

武俠
長篇

還珠樓主著

黑孩兒



第三集



正氣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2194B

還珠樓主著

武俠小說

黑

孩

兒

三集

正氣書局印行

武俠小說

黑孩兒

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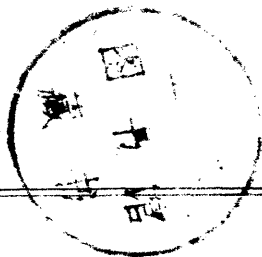
前 提

鬥三關神拳驚巨寇

臨大敵鐵掌救嬌娃

苦意最憐卿愛重愁深中宵對話

癡情誰似我甘來苦去二女同歸



遺俠
列傳

黑孩兒 第三集

還珠樓主著

同來賊黨當中，有一明白的，知道再如動武，不論勝敗，均要丟人，忙使眼色止住，小賊原是一時怒火，猛然醒悟，暗忖報仇不在當時，祇得勉強忍住，假裝大方笑道：我因兄台武功高強，不知內家勁功如何，稍爲領教，不料兄台小題大做，到顯小弟小氣了，請到山上一談罷，元初暗罵，任你有多狡滑，難逃惡報，接口笑道：余某才疏學淺，不知寨主有意相戲，致多失禮，望勿見怪，小賊隨問三人姓名，陪同上山，到後一看，原來平崖後面，地勢窪下，還有大片盆地，後寨便在裏面，風景更好，小賊將三人安置在崖側小峯旁，一所小樓之內，因離正日已近，凡能到達山頂後寨的，不是主家至親好友，便是接到請帖的對頭，和江湖上成名人物，因此款待也極隆重，各大小賓館均派有專人陪侍，並設了兩處戲台，候客消遣，元初見山上人多，急於想知秦瑛黑孩兒兄妹到來也未，入樓坐定，方想如何訪問，馬雲見各賓館，都是地大人多，小樓上下祇兩大間，孤懸小峯腰上，好似主人平日遊觀之所，臨時用來待客，料知不懷好意，便將辭退知賓賊黨胡仁義辭退，元初見人退淨，就說欲去外面走動，訪兩朋友，馬羅二人，祇當往尋呂氏雙俠，答說自己也要和金刀錢正春，與鐵爪孫十五，見上一面，祇是徐兄與小賊仇恨已深，雙俠曾有會前不可交談之言，如尋別的朋友，也須留意，小賊凶橫，什事都做得出，言動之間，最好審慎一些，須防冷箭才好，元初見他情意殷殷，隨口謝了，三人剛要出門，忽有人送來一信，大意說元初種毒已深，最好

暫時不要走動，晚飯後便可任意所如，否則，此時賊黨添了兩個能手，出去必要遇上，一個不巧，吃虧還要誤事，最好晚飯前，誰也不要出去，底下不會具名，祇畫了一個小黑人，當是黑孩兒所寫，筆跡偏又不對，書法秀勁，於是疑心秦瑛所寫。本極信仰黑孩兒，何況來書又似心上人所寫，立止前念，馬羅二人本甚機警，料知發信人必非庸流，又見雙方竟把自己認為同道，元祜已有那高本領，此人自更高明，無意中得此大援，好生暗幸，隨又向元祜探問來歷和此行用意，元祜因來信把馬羅二人連在一起，明已認為同道，也就不再隱瞞，便把來歷說出，祇將秦瑛報仇一節隱起，二人才知元祜是天門三老門下，越發喜出望外，傾心結納，晚飯後，二人見先前知賓未來，另由一名章金龍的賊黨作陪，是個久跑江湖的老賊，不住探詢元祜來歷，席散辭去，知道賊黨十分注重，二人悄悄對元祜道，老賊知知你是天門三老門下，決不敢於侵犯，照適才貴友來書，好似另有高人暗助神氣，我雖不知徐兄出外何事，但料小賊，自來凶橫好勝，初次當衆丟人，必不甘休，此行定有事故，也許有人尋事，徐兄畢竟人地生疏，多高本領，也要小心，我二人不才，意欲陪同前往，不知可否，元祜不便說是往尋秦瑛，再三推謝，力說無妨，二人料有難言之隱，祇得罷了，隨將寶劍暗器帶上，一同下樓，假作閒遊，並往各賓館中訪看朋友，元祜初意想訪看三蒙面男女來賓，是否有黑孩兒在內，等尋到所居賓館一間，說這三人，晚飯前離開，想在附近遊行，或在看戲，元祜重又尋到戲場，見看客甚多，祇不見三人踪影，問知崖下大寨前面盆地上，還有一座戲台，疑心三人在彼，改道尋去一看，那戲台設在寨前一片大約十畝的廣場之上，搭有高大大席棚，火把燈燭，象若繁星，男女客人都有，繞行了兩週，一個人也未找見，覺看回去

也是無聊，便在台側尋一人少之處坐下，暗忖黑孩兒，原令事前將小賊氣功破去，在未翻臉以前，一主一客，如何尋他動手，方才連尋不見，也許黑孩兒不願自己先見秦瑛，有意避去，照此情勢，分明在未破小賊的氣功以前，見不到人，正想不起如何下手，心中愁煩，忽聽隔坐，有兩人低聲談論，元初雖不懂江湖黑話，見那兩人神情不善，時向自己斜視冷笑，便留了神，一會後面又來三人，也在低聲說笑，猛一回顧，正是呂氏雙俠，另一人好似賊黨知賓，因雙俠不理自己，想起羅幹傳話，料有原因，便不再回顧，隨聽雙俠說道，想不到英雄會前，還有這等熱鬧好看，使我們長了不少見識，少時貴山主如率來賓上台，愚弟兄不揣冒昧，也想上去獻醜一回呢，陪坐賊黨答道，敝山主原因小狗欺人太甚，身是主人，不便當時計較，料定小狗狂妄無知，必要逞能，爲此少時將戲停住，衆來賓如有雅興，不妨上台，一試身手，還請二位小俠助威把場才好，雙俠笑道，我弟兄雖然才疏學淺，最恨不平之事，對於雙方也無嫌怨，祇過得去使好，賊黨似因雙俠口氣，隱寓不平之意，有些不快，陪笑答道，其實雙方比武，勝者爲高，都是單打獨鬥，無什不平，真要恃強，清風道長，和洛陽三傑，均已來到，如有偏袒，隨便出場一個，也將小狗打發回去，敝山主本定英雄會上，與他一分高下，爲了方才有人說話，敝山主覺着小狗欺人太甚，看得起他，才想試試他的功力，行家對面，點到爲止，雙方素昧平生，身是客位，便有多大來頭，也不應如此欺人，如若放他過去，情理難容，少時上台，小狗祇稍知進退，也不與他一般見識了，元初終是忠厚，明聽對方連罵小狗，因未指出姓名，仍然不想發作，正在暗中生氣，賊黨話未說完，忽然住口，因賊黨對面罵人，不願回看，正覺奇怪，隨聽雙俠笑道，這是那位愛抱不平的明公，

大概嫌這位不該出口傷人，點了他的啞穴，本領也是真高，愚弟兄與這位同在一桌，會連聲音都未聽見，竟被他將人點倒，你說我們丟這大人，有多冤枉，總算手下留情，沒有魚目混珠，把愚弟兄認爲一黨，再連我們一齊點倒，以後如何做人，也不知點穴明公，是什家數，妾自分解，恐有誤傷，那位高親貴友，請抬貴手，把他解開，省得外人見了笑話，元初回顧，那賊本在指手畫腳，忽然變作目瞪口呆，泥人也似，言動不得，雙俠說話再一帶刺，引得旁觀諸人，除賊黨一面，全都嗤笑起來，那賊身不能動，心內明白，耳聽雙俠，肆口譏嘲，又急又氣，臉上汗珠都有豆大，偏生坐處在人行道的邊上，雙俠均坐對面，三面同黨，無一外人，誰也沒看出有人經過，穴是怎麼點的，雙俠話雖難聽，所說多半實情，其勢又不能任其乾着，隔座兩賊，一名花刀王春，一名鐵沙掌陸連芳，本是河南有名水賊，與小賊佟元亮交厚，剛來不久，平素強橫，也不知道來人深淺，聽人指點元初在場看戲，少時還要激他上台比鬥，信口開河，大撒野火，想激元初動手，代主人出氣，一見同黨當衆丟人，又聽主人說過雙俠利害，身後那人，更是難惹，聞言空自氣憤，但又不明解法，王春便往後塞送信，陸連芳最是粗豪，以爲雙俠放刁，起身走過，強陪笑臉道，二位兄台，我們都是主人請來的外客，不能坐視鼠輩，暗放冷箭，請先把人解開，主人出來，率性將英雄會提前，外來鼠輩，誰不服氣，上台見個真章，明後日痛飲壽酒，雙俠正要答話，忽聽陸連芳剛說得一個我字，沒了下文，原來三不知，也被人點了啞穴，衆目之下，並未見有一人近身，不知如何，被人點中，當時一陣大亂，內中祇元初，發現陸連芳正指手畫腳之際，相隔第三桌上有一瘦矮老人，手指微動，心中明白，意欲就便與雙俠親近，忙走過去笑道，小弟雖未看清這兩人，

如何被人點中，許是那位前輩高人，聽他們話太欺人，用神沙手法點中的吧，二位兄台，雖然素昧平生，大名久仰，將他解開再說如何，雙俠驚道，這飛沙打穴粒米穿金的絕技，當世除天門三老外，連家師共祇三人，倒有兩位不曾見過，照此說來，打的一定是羊車穴，兄台想也高手，我雖不會，解法尙知一二，你我各解一人如何，說完，六呂把手一拱，元祢知他成心要自己漏臉，也拱手道一聲請，雙雙伸手，朝兩賊脊骨上，伸二指一捏，二賊同聲怪叫，當時醒轉，衆人又是一陣大亂，台上也早停住，佟元亮恰陪兩個新來能手，飯後遊山玩月，聞報大怒，立即傳令趕來，佟元亮進門，見元祢已將人解開，正和雙俠敘談，越發不是意思，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同來惡道清風道長，人甚陰險，恐其不照預計行事，先就發難，暗中扯了他一把，佟元亮會意，強捺怒火，手朝三人一拱，道聲多謝，便縱上台去，被點兩人，帶愧交代兩句，閃向一旁，佟元亮到了台上，二次拿手一拱，笑道，後日家父七旬正壽，本來不想舉動，後經親友門人力勸，家父也因人生七十古來稀，江湖上的朋友，有好結果的甚少，自從金盆洗手，隱居納福，直到如今，始終過着太平安樂日子，便小弟不才，蒙各地高親貴友，水旱英雄，照應抬愛，也創了一點小基業，養活不少苦朋友，因而想起江湖上朋友結局不好，多半由於互爭意氣，以致身敗名裂，雖然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實與江湖義氣有違，自來二虎相爭，必有一傷，意欲借着家父壽日，請天下英雄，來此赴會，借着三杯薄酒，與平日有過節的朋友，釋嫌修好，以全江湖義氣，一面請各位貴賓，隨意上台，施展本領，使那無知之輩開眼，長點見識，真要雙方有仇不能化解，也請就此一會，一對一，高下，不論勝敗，當場揭開，從此不許循環報復，否則，便由愚父子，與到場諸位老少英雄

仁兄仁弟，羣起而攻，過這三天，不許江湖上再有仇殺之事，萬一有什爭執，也由英雄會到場人出來公斷，本定後日舉行，適才清風道長，鐵指禪師，席間談說此會用意固好，但是牽脚刀槍無厭，壽日乃是喜事，萬一傷亡太多豈不掃興，本想今夜提前開會，又恐在下交遊不廣，以及聞名未見，住址不明，無法下帖的各位高人奇士，駕臨稍晚，正在爲難，適才接報，本山有兩位來賓，被人無故點穴，今日還有幾位素昧平生的來賓，也似有心賜教而來，既然賞臉，自然不便有違雅意，不過以武會友，來者是客，會期祇管提前，仍請諸位按照原議，單打獨鬥，勝者爲強，在下本有對頭，因是主人，不得不讓來賓先上，除非有人定要當時賜教，那是無法，否則就先請別位登場了，元初早就躍躍欲試，聽完正要起立，呂氏雙俠暗中止住，緩得一緩，忽有一個大漢縱上台去，笑道，在下姜飛熊，爲了小徒前日冒犯虎威，久欲拜山請教，因往外省訪友未回，日前回到江西，蒙山主賞臉，賜我一封柬帖，星夜趕來，與老山主拜壽，就便領教，自來開場沒好戲，身有要事，難於久留，隨便山主賜教幾招，今日不能討得公道，在下學藝不精，死而無怨，萬一保得殘生，回家抱孩子，也好早作打算，姜飛熊原是北省有名鏢頭，今春徒弟保了一趟鏢，被小賊奪去，等到由外趕回，得知此事，正要尋來，忽接小賊請帖，忿怒交加，特意來此拚命，到後一看，見賊黨中頗有幾個能手，惟恐不勝，勢成騎虎，心想小賊比那一僧一道好鬥，意欲拚他一下，如被打敗，便回去變賣田產，賠還客人，由此隱姓埋名，永不出世，人本豪爽梗直，身又高大，聲如洪鐘，看去甚是威武，小賊本意當日對頭甚多，無端來了一個徐元初，當衆丟人，顏面難堪，欲借獨鬥暗器，找回場面，先將元初打倒，說完斜視台下元初，正在冷笑，準備先讓兩場，然後

出場，指名要元祜上台比鬥，不料姜飛熊縱上台來，方要答話，台下忽又縱起一人，先朝雙方把手一擋，說道，老山主會規最是公平，無論多大本領的人，至多每人祇比三場，以免車輪戰法的流弊，我知今日上門生事的人甚多，如若挨個動手，便是天神，也無此長力，姜朋友說開場沒好戲，實在有理，我楊老么雖然不才，與山主交好多年，也還能代作一半分主意，憑我手中一枝蛇矛，想代山主和姜朋友見個高下，勝了不說，如若打敗，我代主人賠鏢如何，小賊知楊老么乃長江有名水寇，武功甚好，心想今日強敵甚多，一齊指名索戰，也實討厭，隨口笑答道，鏢銀小事，當初原因姜鏢頭手下欺人太甚，一時誤會，既承光降，便不上台賜教，會後也必發還，楊兄既願代小弟向姜朋友領教，遵命就是，姜飛熊聽出楊老么語帶譏刺，神態凶橫，心中氣憤，聞言拔下金背虎頭刀，自去下首站定，懷中抱月，把手一拱，說一聲請，楊老么見他神態激昂，連名姓也不問，便亮刀相待，不說自己無理在先，反到冷笑喝道，姓姜的認得我楊老么麼，姜飛熊道，在下走動江湖二十多年，連聞名帶見面的老少英雄，高人奇士，也實不少，對於閣下還望恕我見識不廣，耳生眼拙，姜某鑢行飯已然吃傷，勝敗就這一天，不必多言，發招吧，楊老么最是手黑心刁，動手時照例借着說話，引逗對方，分神發怒，冷不防乘機暗算，一見對方說話無理，口喝得一個好字，手中亮銀點鋼蛇矛，早縱身刺到，姜飛熊久經大敵，遙望老賊四手天王侈越，已由一夥賊黨，衆星捧月，擁了出來，在主位上坐定，小賊正趕過去，暗忖半生英名，成敗在此一舉，不乘頭一陣佔了上風，將鏢討下，一起混戰，就老賊父子瓦解，起鏢也是麻煩，口中發話，主意早已打好，一見矛到，單臂橫刀往下一掃，楊老么以爲敵人不知他這一矛，虛實兼用，剛往回抽，打

算讓刀擋空，再用金鷄亂點頭，照敵人上三路扎去，不料對方疾如風雨，刀沈力猛，早看出他有此一着，刀祇微微往下一掃，看去勢猛，等對方矛尖往回一撤，早就反腕一刀背，向上架去，未容敵人，二次抽矛，單臂往上一振，喝一聲開，楊老么見敵人這把刀，如同粘在矛上一般，便知不妙，心方一驚，猛覺手臂酸麻，矛被盪開老遠，忙卽往後縱退時，敵人的刀，已順矛桿滑下，朝左肩斫來，心裏一慌，想逃無及，姜飛熊手中刀往前一送，一下刺中左腿，抬腿一脚，踢倒在地，姜飛熊將楊老么砍翻後，逕去台前，抱刀拱手說道：佟山主，在下蒙楊朋友相讓，可還有什賜教麼，話未說完，一賊已由側面飛上，見面喝道，姓姜的不用發狂，你那區區鏢銀，誰還放在眼內，現在就發傳牌，命人與你送去，祇是我吳泰不才，還要和你走上幾招，你意如何，姜飛熊知道來人，便是本山二寨主，總領長江分寨，鏢便是他所劫，還打傷了自己一個徒弟，仇人相見，分外眼紅，說一聲好，剛把刀一擺，吳泰已拔刀斫到，雙方都是力大刀沈，身材雄壯，手法又快，一上手便轉風車般，鬪將起來，祇聽琤琤琅琅，兩刀相觸之聲，響成一片，打了個棋逢對手，不分上下，楊老么平生自負，成名多年，照例左手用矛，右手發箭，輕易未遇敵手，不料上來輕敵，未等迎門三招使完，回身再發暗器，人已受傷倒地，姜飛熊人又忠厚，不肯趕盡殺絕，倒地以後，因傷不重，還能支持，不等賊黨上台扶他，略一定神，就地縱起，揚手一魚尾箭打去，姜飛熊沒有想到他羞惱成怒，暗放冷箭，正鬥之間，瞥見眼前不遠，兩點寒光一閃，鏘的一聲，火星飛濺，兩件黑器，同落地上，百忙中，瞥見地上落下一枝魚尾箭，和一枚鋼丸，方想喝罵，又見一條人影，縱上台來，台上兩人，均當對方來了幫手，各自縱向一旁，立定觀看，原來是個青衣少

女，朝楊老么喝道，無恥鼠賊，已然打敗，還想暗箭傷人麼，這時賊黨已有兩人縱上台去，想將受傷的人扶下，被楊老么搖手止住，不知何意，見他突然放冷箭，方覺此舉丟人，不料台下飛來一粒鋼丸，將箭打落，跟着縱上一個佩劍少女，戟指大罵，恐楊老么負傷吃虧，正要搶前答話，台下佟元亮，見那少女，生得美豔非常，身法又極輕靈，先前賓館中，未見此女，知是三個蒙面少年男女之一，不由色心大動，飛身上台，先朝楊老么問道，二哥你忙什麼，如不認輸，少時再比暗器，也是一樣，快往台下紮傷去罷，二賊黨會意，扶了楊老么往台下縱去，少女正要發作，小賊已回身陪笑道，女英雄貴姓，且至台下一談如何，少女見小賊，嘻皮笑臉，不禁有氣，嬌叱道，你姑娘東方霞，誰與你這小賊說話。這大一片地方，再添幾個動手，必不礙事，有本領祇管施展出來，找死容易，少說廢話，佟元亮聞言大怒，同時姜吳二人，見來人不會助戰，二次動手，也分了勝負，仍是姜飛熊，佔了上風，本還有人上台，老賊倏越，看出當日來客，好些異樣，又聽說起人影不見，因黨殺人點穴之事，越發驚疑，恐激衆怒，惹出混戰，不好收拾，意欲維持單打之局，再見少女，縱上台去，小賊跟縱上台，深知賊子好色性情，少女身法，得有高人傳授，也想查看來歷，爲示大方，忙即傳令，說勝敗當事，方才有言在先，既然姜鏢頭，佔了上風，如願擾我，一頓薄酒，過了後日，再行上路，否則，適才已發傳牌，命分寨送回原鏢，去留任便，姜飛熊巴不得早離賊巢，忙卽下言稱謝，交代了幾句過場，自去起鏢不提，台上男女二人，也動了手，小賊淫刁狡，想佔便宜，笑說雙方無仇，想比拳腳，東方霞怒喝，似你這樣惡賊，天下人都是你的仇敵，有本領祇管施展出來，說罷，寶劍已然出鞘，小賊聞言，將手一招，賊黨早把小賊

自用兵刃，送將上去，乃是一對純鋼打就的仙人掌，佟元亮拿在手中，仍是笑嘻嘻問道，東方姑娘，我久聞你大名，你我素無仇怨，何苦相拚，點到為止罷，東方霞怒喝道，你這小賊，惡重如山，你姑娘今日特來會你那一掌七飛刀，有什本領，祇管施展，少說廢話，說完仙鶴亮翅，搶向上風，小賊貪淫好色，那知惡貫滿盈，死期不遠，因見東方霞貌既美豔，人又英武，早就心動，雖聽對方辱罵，毫不爲意，以爲當地無異天羅地網，銅牆鐵壁，自己又有一身好武功，不怕此女，飛上天去，還恐刀槍無眼，萬一受傷，正想此女英俠之名，早聽傳說，想不到長得如此好看，如能到手，真乃三生之幸，祇是如何打法，才不致使其受傷，正尋思間，忽聽台底一聲呼叱，縱上一人，見面對東方霞，拱手說道，我與主人，還有過節，須要領教，賢妹請先下台，我如不是對手，賢妹再上如何，佟元亮見上台的是元祜，想起方才闖關拜山，雙方較量之事，立時氣往上撞，搶前一步，正要發話，東方霞已向元祜噴道，你怎不懂規矩，等我死在小賊手下，你再上前，不是彼此都好麼，佟元亮一聽對方口氣親密，加以武功都好，年貌相當，料是情侶，不由生出醋意，越發怒火攻心，冷笑一聲，將仙人掌，朝元祜一指，喝道，我今日借家父壽辰，以武會友，因爲天下高人固然甚多，一時不能遍請，如蒙光降，都是賞識，不過江湖上朋友，第一講究義氣，第二禮數過節，似閣下這樣狂妄無知之輩，我佟元亮，生平尙是初見，我久聞東方姑娘，今之女俠，蒙其光降，得見仙容，已是三生之幸，雙方素無仇怨，方才苦苦相逼，必是受了小人蠱惑離間，我因他年輕女子，成名不易，本來不願動手，你既逞強出頭，再好沒有，等打過一場，我敗不說，萬一承讓，東方姑娘定要賜教，我寧肯認輸，決不還招，甘拜下風，以全江湖義氣如何，元祜單

手背劍，環抱一拱，剛說得一個好字，忽聽一聲清叱，一條人影，帶着金刀劈風之聲，由斜刺裏飛來，照準修元亮，迎頭一劍，口喝我先斬你首級，看你還招不還，修元亮一面縱避，方喝且慢，東方霞已氣得粉面通紅，跟踪趕到，舉劍就刺，元初一則想破小賊氣功，好使心上人，明目手刃親仇，沒料到仇敵，忽然變計，既在當晚，提前比武，黑孩兒和心上人，一個未來，不知能否當晚趕到，蒙面客是否心中所想三人，小賊武功，來時已然試過，並非真強，自己固然能敵，不過又要破他氣功，又還要將賊命留住，天下事那有如此合式，恰到好處，東方霞的本領，祇由口氣中聽出，并在賊店中，看到一點身法，輕功雖好，總是女流，既恐爲賊所傷，又恐本領高，將賊打死，端的勝也不好，敗也不好，祇不知他何事把小賊，恨得這凶，情急無計，忙趕過去，仍想攔阻，將東方霞替下，身方往前一縱，口喝賢妹日慢，舉劍待將雙方隔開，忽聽台上大喝，小狗男女，想兩打一麼，跟着台下縱上一人，東方霞與修元亮，也動起手來，口喝姓徐的如再管我閒事，我就和你翻臉了，莫非就許你一人和賊有仇麼，我打不過，你再上前，不是一樣，元初目光到處，見來賊共是兩人，好似孿生同胞，都生得又矮又胖，因天尚熱，又各穿着一身藍綢褲褂，足登快靴，一個手裏拿着一對銅錘，比西瓜還大，少說有百餘斤，一個左手一柄鈎連拐，右手一支判官筆，神態甚是凶惡，生得那麼矮胖，身法却極靈巧，踪躍如飛，一同由下蹤上，祇由拿錘的上前，口喝小狗通名受死，元初見他無禮，也是有氣，怒答我徐元初，二賊通名，一齊上前納命，矮胖子猶笑道，瞎眼小狗，你連太行雙虎都不知道，也敢耀武揚威，太爺金毛虎賽元霸陶猛，那是我兄弟金頭虎惡判官陶強，我弟兄照例同上，動手時却是一對一，憑你還禁得住我一錘不成，隨說，

左手錘一晃，右手一錘，便朝元初當胸打去，元初早看出對方錘沈力猛，身法甚快，知是勁敵，暗忖每人祇打三場，已有兩賊對敵，勝後再來一賊，便不能與仇敵交手，豈不誤事，最好東方霞稍落下風時，自己恰巧將賊打倒，跟着接陣，主意打定，一見錘到，立用師傅七字心法中的卸字訣，一面抵禦，就便給敵人看點顏色，微用劍背，往前略擋，跟着一卸勁，往旁一閃，避開來勢，怪蟒翻身，由橫裏反手一劍，照準敵人肩頭便刺，陶猛沒想到對方身法，比他還快，右半身往回一撤，左手錘猛推過去，滿擬自己力大，敵人兵器祇一撞上，立時砸飛，不料元初劍已撤回，身子和轉風車一般，又回復了原位，陶猛一錘打空，暗道不好，最利害是敵人本應右半身連劍帶人，往後撤退，誰知竟會行此險招，剛巧避開來勢，相距不過數寸，銅錘的勁，恰被卸空，未容變招，劍又由上三路刺來，寒光已自耀眼，總算久經大敵，百忙中舉錘一架，敵人劍又織女穿梭，猛撤回去，往下三路刺來，趕忙閃避，已自無及，刺的一聲，劍尖由左腿掃過，綢褲被刺破了一大口，雖因閃架得快，未受重傷，左腿已被劍尖刺破了些，鮮血往外直流，陶氏兄弟，在黃河兩岸，縱橫多年，因和主人交厚，祇聽說元初武功頗好，不曾眼見，自恃本領，想代主人出氣，竟遇勁敵，當衆丟人，自是難堪，性又凶暴，當時激怒，兩柄銅錘，一齊舞動，把全付本領，施展出來，恨不能一下把敵人打死，元初雖然志不在此，見敵人錘法甚高，也頗驚奇，不敢大意，將猿公劍法施展出來，暫時打了個不分勝敗，行家眼裏，看出元初劍法來路，最難的是打了這一陣，劍錘始終不會撞上，竟能應付自如，還不知道元初有意延挨，看到妙處，紛紛喝起彩來，這其中最難受，是老賊天王侈越，台上祇十幾招過去，便看出元初劍法來歷，又聽台上男女敵人，那等口

氣，分明要和愛子拚命，自己雖也約有幾個利害能手，人多勢衆，但是東方霞身後師長親友，雖不好惹，憑自己和所約能手，來時還能與之一拚，這姓徐的來路，極似那家規最嚴，而又最護徒弟，素不肯吃人虧的，天門三老門下，這二人久已不聽說起，突有他的門人出現，決非無因而至，越想越覺事情可慮，心中叫不迭的苦，祇得暗告同黨，不可再和陶氏弟兄一樣，冒失上場，聽命行事，正在盤算，方才點穴人可疑，尙未露面，自己所料如中，想用方法應付，就這一會功夫，台上已見了勝負，元祜本意寶劍鋒利，劍術精奇，制勝容易，心想多延時候，往接東方霞的手，後見對方越殺越勇，銅錘又大，舞了一個風雨不透，本就難得還招，一面還得留意東方霞的勝敗，一心二用，漸覺吃力，又聽旁立觀戰的陶強，不時用黑話，低言點醒乃兄，暗忖二賊同胞弟兄，不如先打發了一個，免得少時作梗，真非限制三人不可，等第三人上場，率性指名叫陣，仍要小賊動手，料他不能不算，元祜畢竟初次臨敵，一心想破小賊氣功，別的全未留意，祇記得每人祇鬥三場的話，主意一定，立即還攻，本想用劍削斷賊錘，制敵死命，也是陶家二賊該死，陶猛見元祜一味閃避，認定對方怕他錘重，又恃天生力大，能持久戰，手舞雙錘，專找敵人的劍，老想一下將劍磕飛，元祜後再停止進攻，陶猛心粗性暴，祇管陶強在旁，不住提醒，說敵人劍法神妙，防他猛下殺手，終未在意，封閉便鬆了些，元祜暗罵該死狗賊，我不殺你，你也殘廢回去，表面仍假作閃避，祇守不攻，恰好陶猛一錘打到，元祜立施師傳絕技，劍朝錘柄上，微微一擋，陶猛見他舉劍來架，心大喜，右手錘往下一落，左手錘又朝胸統去，方喝得一個倒字，元祜手微一偏，就着錘頭下壓之勢，連用師傳粘振二字訣，扁着劍背，滑向錘的右上方，猛用全力，單臂往外

一振，陶猛急於取勝，勢猛且急，用的全是直勁，不料雙錘打下，人影一晃，到了側面，滿擬和方才一樣，至多打空，正待回手再打，猛覺一股橫勁，由右側面，貼着錘旁，急振過來，當時右膀酸麻，虎口生疼，幾乎立腳不定，身子一晃，暗道不好，未及抽身還架，元初早反腕一劍，撥柳葶鶯，朝右肩上刺來，本意想刺敵人右臂，陶猛偏是心慌，吃了人矮的虧，閃躲又快，百忙中，瞥見劍到，脚底再一發飄，一時情急，連忙縮頸低頭，一面縱身往側退避，元初也是忙着取勝，深知敵人，身法輕快，一見縱身想逃，率性一不做，二不休，順水推舟，手中劍朝前一送，哎的一聲，正刺中在陶猛的右耳，直透頸後，就勢往前，微微一縱，到了敵人身後，陶猛負傷情急，反手一錘掃來，元初已縱出圈去，劍鋒過處，陶猛後腦，齊耳根刺破了兩寸深一條傷口，便鐵人也禁受不住，一錘掃空，脫手飛去，震得台板山響，連人帶錘，跌倒地上，當時暈死，鮮血滿地，台下賊黨，忙即搶上，將人搭下，同時，陶強見兄長，身受重傷，早悄沒聲，縱將過來，左手鈎連拐，迎頭先斫，厲聲喝罵，今日有你沒我，元初早防他，要動手報仇，一見來勢絕快，又是啞口，先打後說，一面閃避還攻，心中尋思，此賊所用是輕兵器，率性不令寶劍，顯露鋒芒，以便對付小賊修元亮，免被看破，一面偷覷東方霞，已然有點氣力不佳，原來修元亮，對他越看越愛，又看出對方，性情剛烈，當衆丟人，定必不快，老想賣好，一味軟鬥，守多攻少，等東方霞有了破綻，故意讓過，却用言語點破，好使知情，東方霞本是滿腔幽怨，抱着氣憤而來，不會想小賊，如此利害，又見敵人神情詭詐，越發有氣，棋差一着，氣再一浮，越發吃虧，先還打個平手，後來陶猛一死，小賊瞥見台下衆人，交頭接耳，對頭一面，更有譏笑神情，老賊又在怒目相視，猛

想起此女剛烈，軟做十九不成，自己心計，已被衆人看破，身是主人，易受指摘，陶氏弟兄，又傷了一個，放着強敵對頭，尙未交手，再讓下去，重色經友，被人見笑，莫如先將此女打倒，假作養傷，避往內寨，事完強迫順從，反倒痛快，心念一動，立以全力應戰，東方霞幾次想用暗器，心神略分，手法更散，那禁得起這一來，但是天性剛烈，自覺敗不如死，立意拚命，情急之下，也不顧再取暗器，把平生之力，全使出來，所用多是險招，雖幸修元亮，始終不捨下那毒手，但是破綻多了好些，眼看情勢危急，元初恐有失閃，忙把手中劍一緊，專用劍背，架隔遮攔，一面劍走中心，去刺敵人要害，一面覷準來勢，猛下殺手，幾個照面過去，陶強看出敵人，不用劍鋒，劍光如虹，寒輝耀目，明是神物利器，便留了神，故意用拐上鋼尖，冷不防一撩劍鋒，果然挨着便折了半寸來長一段，不禁大驚，自知有敗無勝，方想喝破，左手拐朝劍一擋，右手判官筆，剛朝敵人胸前點去，爲了胸有成見，惟恐寶劍鋒利，一個擋不住，直斫下來，連拐帶勝，全被斫斷，雙方手法又快，架時微一疎神，猛聽敵人，一聲大喝，忽然連手齊用，左手一隔判官筆，反腕一點，右手脈門，竟被點中，當時右臂全麻，判官筆先被敵人，空手入白刃，就勢奪去，左手拐又被敵人撥轉劍頭，分波撥浪，反手向外一綳，虎口立被震裂，兵器脫手，大驚欲逃，已自無及，原來元初，本心不想殺人，當奪筆以前，忽聽台前棚頂上，有人低語，此賊萬留不得，心中一動，也未尋思，將筆奪過，隨手一鬆丟下，就勢運用內家劈空掌法往前一按，陶強正往後縱，沒想到敵人，未用劍刺，劈空一掌打來，因快縱出圈外，不曾防備，等到發覺，掌風已似千斤重力，當胸壓到，不由臟腑皆震，頭昏眼花，口裏一甜，兩太陽直冒金星，噯的一聲沒喊出，翻身倒地，閉

過氣去，台下賊黨立時大亂，紛紛喝罵，剛有三四人，想搶上台來，忽聽嘩喇一聲，棚頂簾蓬，掀去一大片，碎屑塵沙紛飛中，猛又聽棚上有人，大喝且住，聲如巨雷，老賊倏越，正在台下高座觀看，首先聽出來人口音，忙喝衆人且慢時，全場人衆，已被那一聲怒吼震住，緊跟着，棚頂橫樑上面，現出一個，身材高大，白髮銀髯，面如重棗，長眉鳳目，手持一根長大鐵拐的黃衣老人，手指倏越，哈哈大笑，想不到你居然還做生日，老夫擾你三杯生日酒，就便看個熱鬧，與你們作個公斷，少傷幾條人命如何，倏越先頗驚慌，聞言略一定神，搶出位去，雙手朝上一拱道，區區賤辰，本來不想舉辦，祇爲衆親友，說老朽洗手多年，七十古稀，又想借此一會，爲江湖朋友，釋嫌修好，沒想到驚動不少對頭，勢成騎虎，真人面前，不說假話，老前輩今日光臨，實出意外，但有吩咐，無不遵命，請先入坐，再說如何，老人隨即縱下，笑道，我和你一別三十年，也許當我不在人間，你說事出意外，到是一句真話，我已多年不管閑事，此外還是一半爲你，一半爲人，我無什別的話說，也不能平白擾你，祇爲你們作個公斷，好在你今日所定會規，本與昔年差不多，祇要互相遵守，不論有何難過，雙方一對一上場，分個高下存亡，便無話說，天池弟也在上面，我本約他同來，他因方才有幾個鼠賊，說話欺人，他看了有氣，用兩粒米豆，點倒兩人，方始上棚見我，你們不合出口無禮，有心計較，又覺不值動手，祇在上面看熱鬧，作一公證，不願擾你，除非有人討厭，或是指名領教，不會下來，你也不必請他，老人身既奇偉，聲如洪鐘，說時，雙目睜合之間精光四射，威風凜凜，望若天神，凶僧惡道，見主人起立迎客，已避一旁，一則，連日誇下海口，自恃煉就驚人武功，和各種毒藥迷香暗器，當時雖爲老人神威所攝，因不知

這兩人的來歷，幾次想要開口，均被佟越止住，老人明明看見，故作不知，談笑自若，說完，佟越以爲事情還有轉機，心神略定，心想此老，最重情面，如若應付得宜，至少身家，可以保住，全勝固然無望，當不致引起羣毆凶殺之局，祇棚頂那位怪俠，不好說話，此老與他至交，既肯入坐，也許無妨，一面暗止賊黨，切勿妄動，一面諾諾連聲，口答後輩在屠老前輩指教之下，無不惟命，老人微笑不語，佟越因這兩人一來，心中驚疑，沒顧得留意台上，等到話完再看，不禁暗中叫不迭的苦，原來老人到時，小賊佟元亮，見陶氏弟兄，全受重傷，凶多吉少，又急又怒，正趕東方霞，用一險招，現出破綻，佟元亮怒火頭上，更不尋思，手中仙人掌，往外一綳，寶劍立被磕飛，東方霞虎口震裂，鮮血直流，小賊素來手狠，祇顧想和元祜拚命，腰間飛刀，也自出手，把生前憐香惜玉之念，丟了一個乾淨，跟手又一飛刀將東方霞打傷，當佟元亮下毒手時，元祜剛將陶氏弟兄打勝，本就想上前接應，因見台下羣賊嘩噪，內有四人，似要一擁齊上，元祜初經大敵，又是孤身虎穴，雖具有一身驚人武功，終覺敵強人多，秦瑛，黑孩兒兄妹，人影未見，到底有些發慌，祇顧備準應付後來之敵，稍停得一停，便見棚頂上，有異人飛墮，將羣賊震住，正自驚奇，猛聽噲的一聲，一眼瞥見東方霞，寶劍脫手飛出，寒光閃閃，飛向台板之上，暗道不好，忙卽縱將過去，佟元亮飛刀，也自出手，一面東方霞早就氣力不佳，劍一脫手，得知不妙，仗着身法輕快，忙不迭一個驚燕穿窗之勢，身子往側就勢斜縱出去，無如佟元亮，連珠飛刀，又準又快，本來非傷不可，東方總算命不該絕，元祜縱身趕到，一見仇敵飛刀出手，因是救人情急，又恨小賊刺骨，那還計及利害，連劍連手，一起用上，人還未到，左手先一劈空掌，呼的一聲，掌風到

處，將飛刀劈空打歪，由東方霞肩側，斜射過去，直落台下，差點沒將台下的人打傷，人也縱到，舉劍待斫，佟元亮見是元初，不由急急攻心，竟連東方霞，也一齊恨上，一見劍到，也不還攻，怒喝一聲，身子往側一偏，元初素知他練就獨門發暗器的手法，祇當想逃，百忙中，忽想起要留活的，與心上人去手刃親仇，意欲用暗器，破他氣功，不特未追，反到就勢，人往側縱，佟元亮原想用風捲落花，化爲怪蟒翻身的解數，發那連珠飛刀，初意敵人相隔這近，數刀連發，萬無生理，便東方霞也非死不可，做夢也未想到，敵人會未進招，反往側面縱退，心疑刀法被敵人看破，越發忿怒，心氣不免浮躁了些，又見東方霞，愧怒交加，玉容已氣成了青色，正往台中心，拔那寶劍，認定二敵人是情侶，心中更恨，妄想一齊下手，竟把腰間明插的一套飛刀，乘着轉身回顧之際，分朝二人飛去，說時遲，那時快，元初還不知自己，無意之中，脫去危機，自己一手三暗器，也準備停當，一見刀到，正合心意，忙將九口月牙金錢鏢，亂準來刀打去，噹噹三聲響過，佟元亮頭三把飛刀，全被打落，另一把本朝東方霞打去，元初百忙中，早看出東方霞滿臉悲憤，手上流血，人已氣極，又見小賊刀法精奇，恐有失閃，一面還刀，一面縱身往側掩去，揚手一劍，正將頭口飛刀磕飛，跟着又是三四口飛刀，分頭打來，元初看出小賊身帶七口飛刀，先後打完，手又伸向鑰囊之內，料知還有別的暗器，便不等下手，將手中金錢刀停發，先把兩枚金丸，看準方向，照着小賊頭上打去，佟元亮飛刀原有三套二十一把，因素狂傲，武功也實真好，從來對敵，永遠不會用過三把以上，敵人不死必傷，當日還是爲了來敵太強，將另兩套，也暗藏身上，這時見先後七刀，全被敵人打落，也自驚急，手剛入囊，另兩套飛刀，還未取出，猛瞥見兩點金星，迎

而打倒，心中一慌，忙用右手仙人掌去打時，不會想元祜急于傷敵，也亂了次序，并未按照師傅一手三暗器的打法，這一臨時變計，反到如了本來願望，否則，佟元亮不必遇見仇人，早被元祜，當時打死，這一仙人掌，雖將金丸擋開，但覺金丸雖小，擊力奇大，震得虎口酸麻，幾乎打歪，心中大驚，方道不好，眼前一花，三四片酒杯大的寒光，已迎頭罩下，一面縱避，忙用仙人掌去擋架時，不料元祜師傅月牙金錢刀，發時宛如穿花蝴蝶，忽左忽右，上下翻飛，祇在刀光籠罩之下，敵人不論是擋是躲，均無倖免，佟元亮如用兵器，護住頭面，暗用硬功勁力，拚着挨上兩刀，或者尚無大害，因為元祜飛刀，已先用去，祇將面部要害避開，氣功不破，再遇秦瑛，便不致死，那金錢刀，乃天門三老，獨門手法，來勢疾如旋風，電流星飛，逢硬便轉，吃仙人掌一擋，立由兩側，斜轉而過，祇聽刺刺連響，沿着掌邊，急錯過來，一刀刺中鼻孔，當時出血破氣，另一刀竟釘在左眼角上，幾乎連眼打瞎，祇有一刀，被仙人掌擋開，雖未受傷，仍將右臂外衣，刺破一條半尺多長的裂口，佟元亮雖然受傷，因不甚重，還不知道敵人用意，衆目之下，自覺難堪，情急暴怒，妄想拚命，恰好囊中飛刀，也在百忙中取出，於是運用右手一擺仙人掌，左手將特製的刀套抖落，先是一套七把，用連珠手法，朝元祜打去，緊跟着第二套七刀同時并發，寒光閃閃，滿台都是刀花，好個徐元祜，本想殺死小賊，一見十四把飛刀，雪片飛來，口喝得一個好字，人早飛身而起，連人帶劍，縱入刀雨之中，祇見劍光如虹，在刀光影裏，連擊動了幾下，耳聽一串叮叮琮琤之聲響過，飛刀全被打落，洒了一台，有的還被寶劍斫裂，台下也飛落了好幾片，祇未傷人，佟元亮到此，方自胆怯，但又羞於敗退，上來還想用仙人掌夾攻，因元祜來勢，急如狂風之

掃落葉，未等上前，便吃對方寶劍，激撞回來的，飛刀斷片，迎面打到，差一點沒有打中要害，緩得一緩，飛刀全被打落，情知再打沒有勝望，無如多年盛名，當着許多外來的江湖能手名人，初次登場，便爲一個無名後生所敗，太已丟人，越想越氣，心中恨毒，先前應敵匆忙，明知台下，來了異人，既未看清，也未分出敵友，心還以爲老賊佟越，智勇雙全，看出自己吃虧，定必命人接替，何況還有凶僧惡道在座，決不坐視，敵人本領雖高，怎麼也能抵擋一陣，等有人來再退，比較就此下台，要好得多，心中尋思，舉掌就打，元祢先橫寶劍，用力一擋，大喝且慢，人隨縱向一旁，又喝道，無知鼠賊，惡貫滿盈，死在眼前，還敢兇狂，我殺你易如反掌，但是另有一人，要親手取你狗命，如非你太驕狂，我也不會動手，現在你當知道利害，曉事的，快滾下去，靜待伏誅，還可多活半日，否則，我不殺你，也必殘廢，不說別的，我這口劍，便非對手，早要你命了，說時，佟元亮吃元祢劍背一擋，震得右膀酸麻，虎口生疼，一個忍不住，人也被震退了好幾步，不知元祢，竟是暗用內功，全身真力，一齊運在右手之上，猛然一擋，自吃不住，以爲天生神力，越發情虛胆寒，暗忖這小狗，是什麼來歷，從未聽說，如此利害，武功暗器，已甚高強，又有驚人神力，休說自己，便在場諸能手，恐也未必能勝，本想就機下台，無奈老賊佟越，被新來兩位異人監視住，照例雙方比武，非有一面死傷，或是敗退認輸，不能命人相助，所約兩個幫手，全被老賊暗中止住，無人向前接替，又聽仇敵，這等喝罵，心中憤愧，雖受微傷，勝敗未分，終想保留一點顏面，急怒交加，二次舉掌上前，這次不敢硬打，剛把仙人掌一晃，分心刺去，元祢本還想給他吃點苦頭，忽聽棚頂，有人喝道，元弟夠了，一聽正是黑孩兒的口音，料知心上人，必

已來到，不禁大喜，口喝小賊，你要找死，我偏不如你意，去罷，口說着話，身子一偏，避過來勢，撥草分花，用劍往外一撩，瑣噹兩聲，仙人掌立時被劍斬斷，飛出老遠，落向台上，佟元亮一掌刺空，覺着手上一鬆，掌頭斷落，才知敵人寶劍，斷金削鐵，不由心寒胆裂，忙想縱身逃避，已自無及，吃元祜飛身一腿，蹣跚向跨骨之上，橫退出去七八步，幾乎跌倒，身形還未站穩，元祜已飛縱過來，佟元亮知道敵人寶劍鋒利，一見寒光耀眼，以爲凶多吉少，剛怒吼得一聲，準備等死，元祜已戟指喝道，我不殺你，快滾，佟元亮平日何等威風，衆目之下，受此奇辱，打又打不過，雖然惜命，就此敗逃，以後如何見人，當時一急，一句話還未出口，口裏一甜，眼前一黑，翻身仰跌，氣暈過去，同時元祜話剛說完，猛覺腦後風生，知有敵人暗算，忙往側一閃，反身回顧，見是一個豹頭環眼，滿臉橫肉的和尙，空着雙手，悄沒聲由台下飛縱上來，到了身後不遠立定，兩眼直視元祜，似含憤恨之意，並未動手，先猶笑道，我看你小小年紀，頗有一點門道，你是何人門下，快說出來，免得死我手中，將來你師長說我不留情面，元祜還未及答，猛瞥見一條黑影，由棚頂貼台柱溜下，身法輕快已極，方覺身形與黑孩兒相似，來人已輕悄悄到了凶僧身後，揚手照臉就是一下，凶僧正在口發狂言，覺着身後有人，忙即回顧，不料來人身法，快得出奇，這一回頭，人未看清，眼前黑影一閃，左臉上早挨了一個大嘴巴，吧的一聲，半邊牙齒，幾被打落，當時腫起老高，不由怒火上攻，一面縱身閃避，厲聲喝道，何方鼠輩，通名受死，話未說完，來人已如影附形，跟踪飛縱過來，右手一晃，左手又是一掌打到，凶僧也是驟出意外，沒料到敵人身手，如此快法，又被先那一掌打昏，急怒交加，口正發話，嘴裏又疼，於是乎鬧了個手忙腳亂，祇

顧擋那右手，妄想用重手法，就這一擋，將敵人手腕斫斷，誰知一下擋空，吧的一聲，左臉又挨了一嘴巴，這一下打得更重，負痛情急，暴怒如雷，更見來人，直像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看去身材不高，穿着一身黑衣，頭戴黑面具，急切間，看不出是什麼來路，也不願再說話，立時猛撲過去。黑衣人一邊回手應敵，哈哈大笑道，你氣不服麼，誰教你不等交待明白，上台欺人，我是先給你一點教訓，少時包有你的好處，凶僧忽想起自己，練就一身好武功，尋常刀劍所不能傷，這兩掌怎會打得這重，敵人年紀不大，身手如此輕靈，是那老頭的門下，豈不大糟，心中一動，方要喝問，忽又聽台下有人喝道，師兄且退，我與小狗，仇深似海，等我死他手裏，你再上前不晚，說時，元祢四顧東方霞，已早不知去向，一個穿黑衣戲弄兇僧的人，果是黑孩兒，心想等他打完，向其詢問心上人來未，忘了下台，聞聲一看，正是秦家門外山坡上，向香谷子，黑孩兒，尋仇的凶僧，鐵魚羅漢，右臂已齊腕斬斷，前穿鐵袖袈裟，也脫了去，穿着一身短裝，斷腕上綁着一柄二尺多長，三稜出鋒的鬼頭槊，由台下方叢中，拔地飛起，落向台上，聲到人到，端的輕快已極，一下落在台中心，單臂一擋，將台上二人隔住，二人也自停手，元祢本想上前，黑孩兒乘着二凶僧，說話爭論之際，抽身縱過，拉着元祢的手，笑道，你已打過三場，今晚有人主持公道，正好台下看熱鬧去，如不耐煩，隨意走動，也無人敢放冷箭，呆在這裏作什，元祢覺着手上，塞進一個小紙團，知有原故，忙即應聲，待往台下縱落，先上台的凶僧，正是那在第三關，用真假人，排羅漢陣的，鐵指禪師神拳羅漢大元，因和主人至交，對這兩個敵人，全都恨極，正和鐵魚和尚爭論，搶先動手，一見元祢要走，便着了急，大喝小狗休走，現存正是兩個對兩個，並無不公平處，

怕死休上台來，話未說完，耳聽台下，有人接口笑道，想打容易，隨即縱上一個黑衣蒙面的少年，穿着神情，均和黑孩兒，差不許多，上前便將大元攔住笑道，方才主人說過，每人祇比三場，這位徐朋友，已經連勝三次，理應歇息，好在他又不走，祇爲還有點事，打算辦去，懶得在此便了，你和他真有過節，把我打敗，再去尋他，也是一樣，隨向元初揮手，元初雖不相識，料定是自己一面的能手，剛把手一拱，想問姓名，黑孩兒已和鐵魚和尚，動起手來，也在抽空把手連揮，料有原故，就這微一遲疑却顧之際，蒙面人不等對方答話，笑說一個請字，朝着大元一掌，先自打到，大元雖然恨極元初，想爲小賊報仇，無如來的，也是一個強敵，話完手到，神情強硬，不由激怒，大喝鼠輩，你有多大本領，敢於如此放肆，通名領死，蒙面人冷冷笑道，你這禿驢，枉在江湖上，橫行多年，連衡山迴雁峯的小墨龍神手鹿生，都看不出來，我師父天池先生，也在棚上，實對你們說，今日照着小修所說約規，公公道道一對一，各憑本領，強存弱亡，雖有幾人必死，或者不致把事鬧大，祇一放冷箭，倚多爲勝，把棚上看熱鬧的，另一位老前輩鬧翻，一個也休想整人回去，凶僧大元一聽，蒙面人竟是江湖怪俠，天池先生鍾雲汀的愛徒鹿生，知他師徒，極不好惹，尤其乃師生平，祇收這一個徒弟，平時隱迹江湖，行踪莫測，輕不管人閒事，也輕易見他師徒不到，此人本是人家棄嬰，幼受一老鹿乳哺，到了三歲，才被乃師收去，從小神力，身輕如燕，乃師又最護犢，和他動手，勝敗都難，不由氣餒情虛，笑道，你便是小墨龍鹿居士麼，你我無仇無怨，何苦相拚，定要貧僧奉陪兩招，請以半柱香爲度，如無勝敗，就此停手如何，鹿生笑答，和尚不必多言，我知你練就羅漢神拳，自稱無敵，休看家師在場，似你這樣，他老人家決不致於

出手，今日好歹也要分個勝敗存亡，有本領祇管施展出來便了，大元無法，祇得進招，二人隨即打了一個難解難分，元初已早尋回暗器下台，先想尋呂氏雙俠同坐，回到原位，雙俠已不知去向，台下看客，全是一般成名人物，尤其金刀錢正春鐵爪孫十五這一面，見元初年紀不大，如此本領，又聽羅馬二人，說起元初來歷，和訂交經過，越發忻喜敬佩，紛紛上前請教，意圖結納，元初和這般江湖上人，雖難投緣，對方以禮來見，自不便拒絕，性又謙和，隨去孫十五桌上，略爲敷衍，獨自走往棚外隱處，打開紙條一看，上寫瑛妹念切親仇，必欲手刃仇人，今晚敵人所約能手甚多，事情本難如願，也極危險，幸有叔青所約高人到場鎮壓不致引起羣毆，秦瑛黑女，先定上台交手，途中耽延，沒料提前比武，晚到了一步，小賊現往後寨鬻傷，二女到後得知，定必暗中同往下手，少時如發現兩個鬻插白紙花的白衣少年，便是二女改扮，可速尾隨身後，不到敵衆勢危，不可上前，成功以後，二女必由後山祕徑原路，帶了小賊人頭逃走，黑孩兒本人代香谷子，除去鐵魚凶僧，也必趕往同行等語，元初看完，才知黑孩兒，由祕徑上山，剛到不久，二女尙在途中，賓館三蒙面少年男女，并非熟人，大功將成，自是忻喜，正要回棚等候，忽聽山石後，有人低語，說許七姑這個淫婦，真個機警，本來非死不可，仗着一套花言巧語，竟把那姓秦的女子說動，反到合成一齊，你說婦人的心，有多歹毒，另一人道，你那知道細底，那還不是小賊見他受傷貌醜，情愛不專，惹出來的，惡貫滿盈，遭報無疑，我祇可憐先上台，和小賊交手的一個，偏想不出兩全之法，師父令我暗中相助，這類事，我又弄不來，正煩心呢，前一人答道，這個你不必愁，我已想好方法，可笑這位朋友，幾千里遠來，眼巴巴代人報仇出氣，先用月牙金錢刀破了小賊氣

功，眼看功成一半，還呆在這裏做什，元初越聽，越覺是說自己，剛剛輕掩過，探頭一看，兩條人影一閃，已往後寨小路竹林中，如飛馳去，這時天還未明，又正起霧，後半夜的中秋，已不似先前那等光明如晝，雖因主人壽日，全山點滿紅燈，但因霧氣太重，山風又大，吹得那些紅燈，宛如千萬點鬼火，似明不滅，在暗影中搖曳閃動，離身丈許以外，便看不清眼前景物，元初本借解手出來，就着殘燈，看那字條，寨中途徑不熟，所去恰是最隱僻的所在，雖有幾個嘍囉，一則，夜深風寒，準知當地不會有人走動，二則，棚內打得正在熱鬧，以爲山主父子，本領高強，又約有許多能手，老賊佟越，又曾發令，說當夜外來敵人，無一弱者，暗中已有準備，所有執役人等，對於外客行動，無須過問，反正無事，俱由棚隙往裏偷看，元初出來，本有二賊黨暗中尾隨，因被一高人假裝酒醉，攔阻去路，引向一旁，事有湊巧，元初走這一面，全是本山敵黨，前二賊又被高人引走，以致無人發現，竟被容易易，混了出來，老賊心中有事，無暇顧及，等到發現仇敵不見，心中生疑，再命手下查探，已自無踪，元初因聽石後兩人所說有因，心想小賊已往後寨，就心上人未到，先往一探虛實，少時下手，也較容易，便乘暗霧無人，朝那兩人追去，後寨房舍甚多，樓台林立，前面正在比武，多半出觀，僅有一些防守燈火，和執役的下人，也都躲在屋內，恣意飲酒說笑，過信主人威力，一毫不以爲意，元初不知小賊，和許七姑的居處，急切間，無從查探，惟恐錯過，正在進退兩難，忽見左角，有一高樓，黑影裏似聽有人，說了句這樓就是，正是先前所聽，二人口音，忙即趕去，到後一看，那樓在大片花樹林中，地勢較偏，樓前有畝許大一片廣場，四外點着好些風燈，霧氣越重，光景甚是昏茫，樓外欄杆上，坐着兩個侍女，正在交頭接

耳，四外張望，元初由樓側大樹後掩出，并未被其發現，便借樓前梧桐隱身，側耳靜聽，相隔七八尺，雖聽不真，但已聽出那是女主人所居之處，侍女奉命守望，彷彿樓上有事，怕被人來撞見，先拿不定是否許七姑所居，也不知二女是否在樓上，務聽侍女口氣，似說女主人胆太大，已然失寵多年，如何還敢隱藏少年男子，山主知道，誰都休想活命，一個想往告發，一個說，主人待人寬厚，理應爲他出力，本事又大，萬一弄巧成拙，被他知道，更活不成，還是耐心些好，元初聞言心動，惟恐侍女真往告發，冷不防飛身直上，侍女見有人來，剛噤得一聲，已被點倒，元初匆匆走進，見那樓房，上下兩層，共祇四大間，佈置甚是華麗，下層空無一人，剛順樓梯走上，便聞樓內女人說話，內中一個，正是心上人秦瑛的口音，不禁狂喜，方要走進，猛想起黑孩兒原令暗中相助，未殺賊以前，不到危急，不可出面，忙又止步，見樓上燈光如晝，無處隱藏，祇外間有排大櫃，左角空處，放一花架，有一人高，後面可以藏人，便悄悄掩了進去，朝裏屋側耳靜聽，果是秦瑛黑女，和許七姑三人，在裏密談，意似七姑因恨小賊，薄倖無情，一味淫凶，向二女再三分說，自己當初本報夫仇而去，無奈武功不濟，被迫失身，中間也曾喪心病狂，忘仇事敵，後見小賊昧良，悔已無及，身落虎口，插翅難飛，祇得隱忍至今，日常以淚洗面，今晚小賊提前比武，先以爲他約有不少能手，勝多敗少，那知剛一上場，便被一姓徐少年，將他打傷，却又不殺手，自己聞報，趕往探看，好心向其慰問，不料被他寵妾，惡罵一頓，小賊偏心，反說自己，不應前去，忍辱回來，路上聽說，方知今夜來了幾個前輩異人，料如凶多吉少，正在傷心愁急，二位小姐，也自尋來，自知罪重該死，還望念我一時無知，怕死降仇，情非得已，并看在昔年服侍小

姐那點微勞上面，寬其既往，情願助小姐，報此殺父之仇，祇等說好下手方法，容我事完出家，了此殘生，我便將仇人引來，手到成功，萬一賊黨衆多，也願以死相拚，助二位小姐出險，二女答說，賊黨雖多無害，我們已有準備，出路也早想好，本來去往前面，當衆報仇，無心至此，難得小賊受傷，就此下手，可少好些手脚，我已饒你，快將小賊引來，便沒你事，七姑答說，小賊前練金錢鏢，已甚利害，前數年又從一惡道煉了三套飛刀，對敵時，必須留意，小賊所寵淫婦陶采珍，恨你如仇，稍爲引逗，立即尋來，與我爭吵，小賊怕他吃虧，定必來助，今夜前面，來了許多強敵，小賊回房，一半醫傷，一半想發毒藥金錢鏢，此鏢多年未用，尚須上藥，有些耽延，此時命人往引，正好，說罷，便朝樓外，喚了兩聲，未聽侍女答應，驚道，我這裏原用四人，兩個已被支走，這兩個是我心腹，本令守望觀風，忽然不見，多半胆小，不知小姐男裝，疑有隱情，前往告發，我們還須早作準備，黑女笑道，我們祇要他來，誰還怕事不成，七姑方說，小賊人多，還是謹慎些好，又道我還忘了，小賊金錢鏢，原藏這裏，便不去引他，他必來無疑，二位小姐，快將長衣脫掉，準備起來，我想不久就到，無須往尋了，正說之間，忽聽樓下步履之聲，有人驚訝，高呼夫人可在樓上，有奸細了，七姑忙卽趕出，二女隨在後面，元祢見秦瑛，身着男裝，長衣已脫，背插雙劍，腰繫鑰囊，穿着一身對襟密扣短衣，上下純白，越顯得英姿颯爽，人同玉豔，許久不見，驟睹容光不禁又驚又愛，喜極忘形，差一點沒有喊出聲來，七姑見二女跟出，忽然搖手，令其退回房去，二女剛一縮退，便聽樓梯亂響，上來三人，當頭一人，正是小賊佟元亮，後面隨着一個妖豔女子，和一同黨男賊，七姑迎頭冷笑道，你無事不登三寶殿，這樣大驚小怪做什，這

是我的地方，要來自來，帶什零碎，有話下邊說去，否則，祇你一人在此，別人請出，話未說完，隨來女子，罵得一聲賤婆娘，是你的地方麼，上前就是一掌，那女子正是小賊愛妾陶采珍，最是淫悍凶潑，本領不高，仗有小賊袒護，以爲七姑，不敢傷她，那知七姑，已然橫心，想起小賊薄倖，當夜又受奇辱，立意拚命，隨了二女同逃，見他動手打罵，不由怒從心起，立施家傳武功，還手一架，就勢當胸一掌，陶采珍沒想到情敵，會下毒手，想躲無及，已被打倒，小賊也出意外，見狀大怒，口罵狗潑婦，敢當我面打人，縱身上前，也是一掌，七姑往側一縱避開，回罵道，你這喪盡天良的狗賊，我當初本來尋你，報我夫仇，被你強迫失身，後來你聽人說，我家小姐，練成武功，恐留後患，命人往訪，我因前夫祇此一點骨血，恐遭毒手，討令前往，意欲兩全，誰知詩八毀去容貌，由此色衰愛弛，近三年娶了淫婦爲妾，越發對我薄情，時受惡氣，今日前面已來了不少強敵，料你惡貫已滿，不久受報，今夜豁出一命，再想我低頭，直是作夢，話未說完，佟元亮一掌打空，耳聽愛妾，臥地不起，連聲哭喊打滾，知道傷重，大爲心疼，不顧打人，忙往抱起，正說心肝不要哭鬧，我必代你出氣，又聽愛妾哭喊，右膀已斷，性命難保，越發怒火攻心，將愛妾抱向一旁，惡狠狠縱將過來，大罵潑婦，我不殺你不爲人，佟元亮本定上好傷藥，取了毒刀，再往前面尋仇，臨時想起，刀在七姑房內，欲往取用，到時，發現兩侍女，被人點穴倒臥地上，知有外敵來此，先還當七姑，也中了人的暗算，忙即趕上，陶采珍素來恃寵驕狂，先前又和七姑口角，一聽陶元亮，要往取刀，疑向七姑陪話，強隨了來，那知種下殺身之禍，佟元亮連喚兩聲，又聽回應，萬沒想到七姑，忽然變心，見面沒說幾句話，七姑便將他愛妾打傷，小賊索性淫

凶，那還再念昔日情分，罵完，二次動手就打，七姑自從失寵，久懷怨望，祇氣在心裏，無計可施，因是從小隨父，奔走江湖，又落賊中多年，見聞既多，人更機警，一見當夜形勢，便知不妙，再見秦瑛的面，想起前夫恩情，激動天良，秦瑛來時，本要殺他，及見七姑愧悔，再四申敘苦衷，想起幼時，老母多病，蒙她服侍攜帶，當老父受傷回來，比時年幼無知，欲與賊黨拚命，不是七姑強阻，早無生理，於是心軟下來，專尋小賊一人報仇，祇對七姑所說的話，還未深信，正和黑女，以目示意，打算姑寬一步，相機行事，如見是詐，殺他不遲，黑女天性疾惡，還自不快，小賊佟元亮，忽然尋來，這才看出真情，依了黑女，七姑既請暫避，不如聽這三個狗男女火併，等有傷亡，再行出去，秦瑛為人厚道，已被七姑說動，想起他一個孤身少婦，去向虎狼尋仇，被迫失身，情有可原，准知不是小賊對手，方要出去，就這略一延緩之際，小賊已下毒手，七姑也是受辱多年，懷恨已深，又見小賊，偏袒愛妾，如此狠惡，怒極心昏，妄想拚命，明有兩個後援，不但沒有出聲招呼，或是逃往裏房，反想借此，表明心跡，往上迎去，本來非敵，小賊下手又辣，才一照面，便吃小賊分心一掌，打中前胸，當時眼前一黑，內腑受傷，倒退出好幾步，幾乎跌倒，陶采珍見狀大喜，狂呼山主快殺潑婦，與我報仇，小賊剛回手拔刀，惡狠狠待下毒手，猛聽一聲嬌叱，又是嚶呀一聲，迎面三數點寒星，已先飛到，內中兩點寒星，先由身側飛過，陶采珍首被打中，當時畢命，同來賊黨，原是寨中好手，奉了老賊之命，來阻小賊，說今夜之事，凶多吉少，最好就着受傷下台，不必再到前面，小賊強橫已慣，始終信任所約惡道凶僧，又因當眾丟人，如不扳回場面，半世威名，從此斷送，以為老賊，早想收手隱退，故意如此說法，祇圖晚年溫

飽，却不想以後，如何見人，當晚來敵雖強，自己這面也多能手，好便能，不好也可集衆一拚，就敗人手，也須有個交代，如何這等膿包，越想越氣，竟不聽勸，賊黨又是一個喜事好勝的，也未深勸，便同了來，因見小賊鬧家務，先未開口，及見下手殺人，忙縱上面，待要勸阻，不料裏屋門帘啓處，迎面飛來一粒鋼丸，想躲無及，正中左肩，連肩骨都被打裂，同時面而疾風颯然，一條黑影，帶着一道寒光，已迎面飛來，情急暴怒之下，見來人是個手持長劍的，黑衣女子，恰巧先想攔阻小賊殺人，刀在手內，一面喝罵，一面上前迎敵，雙方便打在一齊，原來是室中二女，本要出門，一見小賊如此凶殘，連黑女也被激怒，同了秦瑛，雙雙縱出，因知小賊，從惡道煉就勁功，祇管好色如命，身上依舊刀槍不入，又以初來，不知元祢，是否成功，見還有一賊黨，立時先發制人，揚手先是兩粒鋼丸，分朝賊婦賊黨打去，想先除去黨羽，秦瑛如其不能手刃親仇，再行相助，事有湊巧，七姑中了一掌，知受內傷，心中悲憤已極，不等小賊刀到，一面後退，一面把先前暗藏衣襟下的弩箭，冷不妨朝小賊射去，小賊用刀一隔，剛剛擋開，耳聽慘號，側顧愛妾已死，百忙中，又瞥見縱來一個，身穿素服的短衣男裝少女，貌更絕美，急怒之下，忽生妄念，口剛喝得美人二字，底下便宜話還沒有出口，秦瑛長劍，已迎面刺來，忙將準備和元祢尋仇的一口寶刀，取在手中，往上一架，忽又聽七姑悲聲哭喊，這惡賊先前爲人所傷見血，也許勁功真氣已破，他那要穴，在左右肩窩，小姐祇須留意他這口刀，我到房中，去去就來，賊黨人多，這裏是我居室，雖然素無人來，到底下手越快越好，佟元亮聽出七姑變心，并與敵人勾結內叛，越發激怒，偏被秦瑛絆住，所用也是一口好寶劍，連經兩次對擊，互無傷損，劍術又極高強，七姑說完已走

，空自切齒，無可奈何，當地隱僻，離前面遠，上時匆忙，忘將二侍女，先行救轉，連人都無法喊，正在厲聲咒罵，同來賊黨，不知何故，噤了半聲，忽然倒地，吃黑女一劍殺死，看出二女，本領甚高，心正着忙，猛聽連聲斷喝，立有三人，穿窗飛入，正是有力同黨，不由心胆一壯，剛喝快將這兩賤人擒住，但要活的，話未說完，黑女已先迎殺上前，同時，窗外一聲清叱，一片玄雲，突然斜飛過來，勢急如電，內中一賊，連手都未交，先自劈爲兩半，秦瑛見那來的人，是一個身材清秀，黑衣蒙面的少女，邊打邊問，姊姊貴姓芳名，少女方答，妹子嵩山薛紫烟，來與東方姊姊報仇，說時，裏屋中又奔出一人，正是七姑，小賊因毒刀不在手內，又聽後來少女，是嵩山二女俠之一，心料關中九友，也許同來，再見賊黨劈死一個，又驚又急，想起身旁，還有兩把飛刀，乃愛妾無意中插上，如何不用，心念才動，七姑正好奔出，自然眼紅，更不尋思，揚手一刀，剛發出去，瞥見燈光下，迎面飛來一篷黃光，剛認出此是自己多年未用的金錢毒刀，耳聽七姑怒吼，人已中刀倒地，七八片毒刀，也自飛到，正待架隔縱避，猛由斜刺裏，飛來一支小鋼鏢，正中左耳，深深透進，小賊任是天大本領，這等制命所在，也禁不住，秦瑛還不知仇敵受傷致命，見他怪叫，刀法散亂，祇當毒刀太多，亂了手脚，跟手一劍，當胸刺進一絞，再抬腿一脚，當時慘死，尸橫就地，剛將首級割下，另二賊一個被薛紫烟，斷去一臂，想要負傷逃走，恰好黑女，殺了另一賊黨，追將上去，一劍殺死，大功告成，二女正和薛紫烟，稱謝之下，猛一眼發現左側林燈上前，有好些人影飛馳，正往樓前趕來，柴烟忙道，賊黨追來，人多勢衆，且喜秦姊姊父仇已報，祇是東方姊姊，先前負氣，已由密徑出山，準備騎了火龍駒，回去別母出家，姊姊此次一半仗他

暗中相助，令楊姊姊，告知一線天，和懸身峽，這條祕徑，才易成功，否則，事尚無此容易，雙方均有淵源，最好騎上原來的馬，追他回來，事不宜遲，快由後寨下去，妹子斷後便了，秦瑛方答老賊也還未死，那有姊姊獨留之理，紫烟笑道，這個無慮，當初老伯，本小賊暗算，老賊乃我仇人，不然，還不會來，今夜尚有兩位異人相助，決可無害，快請先行吧，二女自然不肯，後見紫烟，不住跳腳，說二位姊姊，你我一見如故，怎不聽話，不將東方姊姊追回，事就要鬧大了，這裏賊黨，算得什麼，黑女聞言，忽想起來時所聞之言，忙答姊姊說得不差，拉了秦瑛，就往後樓跑去，口說二姊，我們速行爲是，少時再說，薛姊姊之言不差，秦瑛料有原故，忙即回顧，紫烟已朝室角笑道，徐師兄，秦姊姊已走，你大功告成，該出來了，同時樓前人聲喧嘩，似有多人趕到，元初已由花架後蹤出，心中一動，已被黑女，強行拉走，同由後樓窗縱下，帶了仇人首級走出，元初本未見過紫烟的面，因其曾助二女，又聽賊黨多人追來，聞呼師兄，心中奇怪，剛縱出去，想要問話，先有五名賊黨，撲上樓來，一見樓上，小賊夫婦同黨，尸橫地上，一面高聲急呼，小山主夫妻遇害，傷了多人，樓下諸位留意，四面包圍，休放仇人逃走，一面刀槍並舉，一擁齊上，二人忙向竄敵，樓窗中又跳進好幾個賊黨，紫烟邊打邊喊，徐師兄，樓上地仄，我們樓下殺去，我不似秦姊姊那麼好高，如遇老賊，還望助我一臂，說完，便往窗前退去，元初見又有多人，由樓梯趕上，自己無妨，紫烟終是少女，恐其寡不敵衆，一擺手中長劍，將身一縱，搶向前面，迎頭遇見樓窗中，飛進兩人，吃元初一個撥浪分波之勢，當先一劍，將來敵手中刀斫斷，連肩斫下，一脚踹倒，緊跟着，化爲鳳凰展翅，將第二賊，連兵器帶手臂斬下，就勢左手一掌打倒，剛上

窗台，又有一賊飛上，手中鐵拐，剛一揚起，元祢右手用劍一揮，腰斬兩段，左手接拐，往下一甩，帶着大股鮮血，往下飛墮，這原是晃眼間事，元祢連殺三賊，耳聽身後嬌聲喊好，紫烟也自飛身上窗，羣賊也追殺過來，元祢恐傷紫烟，一着急，便把方才打掃，台上所拾殘餘的幾片月牙金錢鏢，隨手取出四片，左手一揚，便有三賊打中面門，死傷倒地，羣賊紛紛倒退，元祢喝聲隨我快走，忙施師傳絕技，神龍鬧海，驚燕投懷的解數，連人帶劍，頭上脚下，飛縱下去，到了下面翻身落地，紫烟也隨同縱落，這時，樓下羣賊，因尋小賊修元亮，得知樓上，來了強敵，正在惡鬥，還不知人已死，立即趕來，老賊修元亮，因台上先打了個落花流水，凶僧惡道，連鐵魚和尚等能手，均爲黑孩兒，呂氏雙俠，小墨龍鹿生所傷，羣賊和鐵爪孫十九，金刀錢正春，羅幹，馬雲，這一面敵黨，俱都不聽招呼，仍然引起羣毆，好些人已打向棚外，正叫不迭的苦，棚頂異人，和先來的黃衣老人屠霄，天池先生鍾雲汀，忽然一齊出面，雙方一聽棚頂異人，竟是呂氏雙俠的師父，獨臂韋護沈鉉，知道此老，手狠心辣，疾惡如仇，又聽說徐元祢，乃天門三老愛徒，奉命而來，全都大驚，那裏還敢倔強，再見台上下，許多傷亡，全都停手，祇在沈鉉未現身前，內有二十多名賊黨，聞說後樓有警，紛紛趕去，還不知道大勢已去，就要瓦解，老賊奸容易盼到兩方停手，以爲人雖去定，身家當可保住，及聽後樓有警，情知不妙，但在場諸異人，尙還未定，不得不耐心等候，聽其話完人去，敵黨雖有多人，不曾起身，話已講明，料可無事，才往後樓趕來，到時，望見樓上，兩道寒光，宛如驚虹飛墮，才一到地，便傷了三人，又驚又怒，方白大喝，前面擂台，蒙沈屠二老前輩，與天池先生，出頭講和，已然停手，話未說完，忽見一黑面少女，迎面

飛來，大罵老賊，還我哥哥命來，舉劍就刺，同時，又聽賊黨羣呼，小山主已然遇害，休放小狗男女逃走，倏越百計求全，無非爲了小賊身家性命，一聽賊子被殺，不由怒火上攻，心痛欲裂，情急神昏之下，一見仇人劍到，急於報仇，竟未留意對方寶劍，斷金削鐵，不是常物，加以平日，養尊處優，自退隱以來，從未親自出手，又恃有一身驚人武功，兵刃暗器，多年未帶，當夜雖然覺出情勢凶險，發現已遲，二則，所約能手甚多，如真輪到自己出手，已無倖理，爲示大方，依然手無寸鐵，準備到時，把事情推到小賊和同黨的身上，再老着臉，去求那黃衣老人，出頭調解，那知昔年，爲惡太多，報應臨頭，一念輕敵，不知仇人，竟是嵩山二女俠之一，以爲一個小女孩，能有多大本領，意欲憑着空手，將仇人活活生擒，爲小賊報仇祭靈，剛伸左手，去擋那劍，右手金龍探爪，往前便抓，猛覺手指生疼，暗道不好，忙卽撒手縱身，想要逃避，取兵器再打時，手上一空，鮮血直流，手指已勒斷四節，成了禿掌，敵人也跟踪趕來，二次用劍刺到，原來紫烟見老賊用手抓劍，手法絕快，雖知劍甚鋒利，但是老賊成名多年，內外功均到上乘境界，久有耳聞，胸懷成見，再見仇人，咬牙切齒，鬚髮怒張，神態甚是威猛，惟恐劍被奪去，吃他抓中，一面用力回奪，一面閃避，因正有霧，本看不出敵人手指割斷，也是老賊惡貫滿盈，每一行動，照例前呼後擁，跟上多人，小賊被害，手下賊黨，聞風紛紛趕到，爲防仇敵，乘着大霧逃走，俱將火把油松點起，照得當地通明，但都知道老賊父子性情，祇一出手，決不要人相助，各自圍成一圈，欲任老賊，親自下手，不奉命誰也不敢上前，這一來，紫烟便佔了大便宜，百忙中，瞥見老賊，收勢縱退，火光之下，好似左手斷去半截，猛想起手中劍，乃是神物利器，多強內功的人，遇上也

不能當，分明左手已廢，更不怠慢，一聲清叱，二次縱身，舉劍就刺，老賊受傷之後，知道利害，多年威望，才一照面，便敗在一個小女孩手內，也實難堪，手上鮮血，更在流個不住，敵人劍又刺到，不敢用手去擋，又無稱手兵刃，急急交加，愧憤填膺，也忘了發令，命羣賊一擁齊上，祇得往側閃避，正在手忙腳亂，打算由旁立諸賊手中，取一兵刃，劍已電舞虹飛，跟踪殺來，說時遲，那時快，就這兩三個照面的功夫，旁立賊黨，見老賊忽然改進爲退，身手散漫，有兩個明白一點的，發現手已受傷，忍不住大喝，山主手爲賤婢所傷，諸位弟兄，速將狗男女圍住，等老山主來親自擒他，剝成肉泥，報仇洩恨，羣賊聞言，一看果然，全都憤怒，同聲咒罵，嘩噪不已，可是不奉令仍然不敢上前，老賊却被提醒，暗忖我成名多年，枉有家業，祇一獨子，事已至此，祇率與仇人一拚，有什麼顧忌，忙喝爾等還不動手上前，團團圍住，速與我將小狗男女生擒報仇，更待何時，羣賊巴不得有這一句，不等話完，便紛紛殺上前去，元祜一落地，便見紫烟，飛趕上前，去殺老賊，恐有失閃，正待助戰，不料樓下賊黨中，有兩個能手，一名大力金剛張錦，一名小喪門裴玉，尤其那張錦，手持兩柄大如栲栳的鐵錘，舞起來潑風也似，又沈又猛，元祜劍斫上去，雖然斫裂了兩條深口，因對方生具神力，錘乃純鋼打就，又是實心，竟奈何他不得，裴玉更是狡猾靈巧，知道敵人寶劍利害，並不助鬥，抽空便用單刀拐進攻，見劍就躲，賊黨又是越來越多，元祜圍在裏面，雖殺傷了兩個，要想飛身應援，却非易事，一見紫烟，也受羣賊圍攻，便着了急，抽空摸出殘餘的幾片月牙金錢鏢，拿在手內，正趕張錦錘到，情急之下，仗着師傅絕技，故意用劍去擋，張錦雖見手中鋼錘，斫了兩條裂口，仍想憑着猛力，將劍磕飛，一見用劍來擋，正合

心意，左手鎚往下猛壓，右手鎚照頭就打，不料敵人劍法神妙，那一擋竟是虛的，才一挨近鎚面，猛的往回一撤，身子似轉風車一般，條地轉向左側，張錦左手用力太猛，勁被敵人卸去，右手鎚又復打空，喊聲不好，元初反手一劍，朝左腕斫到，張錦情急，偏身用鎚想擋，吃元初寶劍往下一斫，將鎚柄斬斷，鎚頭落地，吶叭一聲，石火星飛，將石地打碎了一大片，張錦覺着手上一輕，鎚被斬斷，心慌情虛之下，往側一閃，元初本意金錢鏢所剩有限，敵人力大，恐被擋開，打算由側發鏢，一見無心中，將鎚斬斷，就勢反腕一劍，朝腿腹間斫去，當時迎刃而過，齊腿斫斷半邊，再一腿踹倒，尸橫就地，側面恰有二賊，橫刀殺來，裴玉又由身後趕到，舉拐就打，元初先不回顧，左手一揚，先是一鏢一個，側面二賊，全被打中面門，噯呀連聲，翻身栽倒，就勢舞起一片劍花，正往前衝，聞得腦後風聲，故作不知，條地往側一偏，翻身一劍，裴玉看出敵人急於應援，自恃身法靈巧，手疾眼快，輕輕追縱過來，意欲暗算，沒想敵人，得有多明傳授，動作如電，剛瞥見寒光耀眼，知道不妙，想逃無及，瑣的一聲，左手拐先被斬斷，右手刀還未及擋，元初劍已就勢斫下，連肩斬為兩段，重又回身向前趕去，賊黨見他晃眼之間，連殺傷了六人，多是能手，尤其那劍利害，正何兵器，挨上就斷，全都胆寒，不敢似前硬拚，一個個沒了主意，紛紛驚避，元初還未追到賊黨叢中，紫烟以一敵衆，雖仗手中寶劍鋒利，終覺勢孤力薄，老賊又在厲聲喝罵，暗忖擒賊擒王，老賊是他仇人，如將首級帶去一同祭靈，豈非絕好祭禮，心念才動，人也趕近，老賊心中悲痛，恨毒仇敵，看出對方，劍均神物，欲以暗器取勝，雙手血流不止，年老血虧，已難禁受，乘着有人接戰，打算縱出圈外，紮好傷處，再行回鬥，剛到外面，喝令賊黨，準備鏢弩，

元初已由側面趕來，火光照處，見老賊滿臉悲憤，正在暴怒，喝罵發令，因自己來勢特快，還不曾被他發現，心中暗喜，雙腳點地，一個穿雲拿燕的身法，冷不防急縱過去，人還未到，手剩兩鏢，先自發出，同時，舉劍就斫，老賊久經大敵，耳目原極靈警，這時氣瘋了心，加以流血太多，左膀酸麻，心中恨毒，欲置仇敵死命，全神專顧一面，先未留意，等到瞥見元初，連人帶劍，由人叢中飛起，猛撲過來，同時發現樓前，倒着幾具賊尸，方自急急交加，隨手搶過一把斫刀，因見敵人劍光如虹，比女的寶劍，似更鋒利，心中微一驚疑，敵人劍已隨身斫到，不敢招架，正待閃避，猛瞥見兩點金星一閃，知來暗算，相隔祇三數尺，如何能躲，元初又是立意殺他，鑣劍齊施，休說是躲，連念頭都未容轉，一鏢打中面門，一鑣將左眼打瞎，深嵌人腦，當時致命，還未倒地，元初早就勢一劍，將頭斫下，一脚把尸首踢倒，羣賊立時一陣大亂，正在紛紛搶上，忽聽巨雷也似，一聲大喝，由側面縱落一人，緊跟着颼颼連聲，斜刺裏又有四條人影，如飛馳到，當頭一人，是個面容清秀的矮老頭，雙方一到，分喝停手，羣賊認得先來那人，正是方才威鎮全場的異人，獨臂韋護沈老俠，去而復轉，又見老賊父子全死，那裏還敢動手，元初認出後來四人，爲首正是師叔石雲子，同了黑孩兒，和呂氏雙俠，忙卽上前跪拜，石雲子笑道，今日事已辦了，且喜元凶授首，傷人不多，這裏有沈師伯，和我料理善後，雖可無事，遣散賊黨，還有好些零碎，前山和諸分寨，賊黨尚多，如全除去，又覺太過，現由我和你沈師伯師徒，以及今日在場的人，分頭曉諭，令其各分財帛，洗手歸農，外來江湖中人，已經聽命，回去洗手，此舉爲江湖行旅，除去不少禍害，實是好事，至於你婚姻之事，我已託人，代向秦母求親，等你回轉仙都山，便可成婚，

祇你本身，尚有枝節，雖是女的癡心，不能怨你，終以善處爲是，前山賊黨，未得老賊死信，遇時，不免爭鬥，你雖不怕，到底討厭，秦瑛來時，巧遇湘江奇女子楊飛雲，因而得知後山祕徑，由此入山，得報父仇，現往楊家，當還未走，老賊人頭，你也無須帶去，拜見呂師伯後，可隨紫烟，仍由秦瑛所來祕徑，趕往六里坡，小桃源楊家，與秦瑛姊妹會合，速將東方霞追上，秦瑛如效英皇，與東方霞一同嫁你，承祧兩門，無須堅拒，見完沈師伯快走罷，說時，沈老俠正朝羣賊誥誡，羣賊久聞此老威名，內有多人，又曾見過他的威風，何況盜魁已死，勢成瓦解，全都諾諾連聲，拜伏在地，元祢情有獨鍾，雖是師命，終非所願，等向沈氏師徒，分別禮見之後，實忍不住，忽然走向石雲子身前跪稟道，弟子尚有下情回稟，望乞恩師恕罪鑒察，雲子把臉一沈，命起喝道，你家門丁衰薄，一子承祧好幾房，我方才所說二女同歸的話，你不願意麼，元祢見師父面有怒意，雖然害怕，仍然委曲答道，弟子實是該死，祇爲身受秦瑛救命之恩，起初本不敢妄有他念，後經段王二位師兄示意，二位恩師深恩，傳授木門心法，似有默許，方有求婚之想，終覺彩鳳隨鴉，配她不上，又因此行會效微勞，他雖手刃父仇，小賊並非弟子所殺，到底不免挾惠相求，似此天人，自然求之不得，但一想到好些難題，秦瑛對於弟子，又祇同門之誼，自從病中一別，不肯再見，心情可想而知，本已絕望，現蒙恩師作主，自是萬幸，秦瑛女中英俠，才貌無雙，弟子蒙他下嫁，已屬非分，如何敢有雙妻之念，東方霞才貌，原也少有，無如弟子，本定此生無望，便以獨身終老，或隨恩師出家，既蒙恩命，還望深恩成全，念在弟子，發情止禮，對於東方霞，不特未通款曲，更無絲毫失檢之處，允許弟子，祇向秦家求婚，感恩不盡，雲子朝側面看了看，忽

改笑容道，東方霞也是才貌雙全，你當真如此忘情麼，元初慨然恭答道，弟子並非不知東方霞是女中英俠，才貌雙全，無如心許秦瑛，甘爲他死，此外便是天仙下凡，也實無動於中，弟子曾讀詩書，最敬師長，如非心志難移，怎敢不顧羞恥，當着師長同門，負愧陳情，本無情愫，怎說得到忘情二字，寧受重責，此志不移，務乞深恩憐念，實是萬幸，說時，似見兩三條黑影，由左側高林薄霧影中，往樓後一帶飛馳而去，也未在意，雲子聽完，作色道，既然如此，由你去罷，元初不敢再說，方喜口氣未再相強，紫烟已將面具脫下走來笑道，徐師兄還不快走，前途有人等你，再遲就追不上了，元初本是情急不得已，負愧陳說，聞言祇當說的是東方霞，面上一紅，也未答話，黑孩兒忽向雲子道，我陪徐師弟同行如何，雲子點頭，元初巴不得與黑孩兒商計，心中暗喜，忙同拜別，由紫烟領路，繞樓往後山祕徑走去，元初礙着紫烟同路，不便當面明言，邊想邊走，由一密林中穿出，微一疎神，紫烟和黑孩兒，忽然不見，心中驚奇，一看那地方，已到危崖盡頭，這時霧氣漸散，山月重明，疎林高秀，清陰在地，回顧來路並無人影，方想這兩人，怎會無故走失，忽見前側面崖石後，似有半截人影，因是後山最僻靜的所在，危崖百丈，下臨無地，平日無什人跡，又當賊黨勢敗之際，全都聚在樓前一帶，敬聽沈石二俠發落，靜悄悄的，當是紫烟在彼相候，忙趕過去，方喊薛師妹，我黑師兄呢，目光到處，覺那女子背影不似，知道看錯，剛一退步，對方已回身笑問，你怎此時才來，定睛一看，不由喜出望外，原來崖石上坐的，正是每日刻骨相思的意中人秦瑛，月光之下，越覺翠袖單寒，丰神絕代，珠嬌玉潤，冷豔無雙，當時驚喜交集，臉紅心跳，喊了一聲二妹，便呆在當地，說不上話來，秦瑛見他癡立凝望，嫣然微笑，手指旁石

道，元哥爲我勞苦，少坐歇息，等他們來再走如何，元初見他，秋波送睽，隱蘊深情，越發受寵若驚，不知如何是好，強捺心神，走近石旁坐下道，二妹本領，真個高強，恭喜大仇得報，足慰老伯父在天之靈了，秦瑛笑道，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元哥爲我苦心，實是感謝，我非庸俗女流，並有天門三位師伯作主，母親已然允婚，似你這樣至性至情的人，得偕終老，藉報深情，我復何憾，但我素來固執，心中有事，必須辦到，蒙你相愛，我如有事相煩，你能依麼，元初做夢也未想到平日豔如桃李，冷若冰霜，那麼難說話的心上人，以前求見一面而不可得，此時竟會並肩同坐，笑語如珠，以身相許，一往情深，不由心花亂放，喜極忘形，脫口說道，我蒙二妹，憐我情癡，許偕連理，深情大德，刻骨銘肌，以後常侍妝台，永爲臣僕，香花供養，尙恐不及，我以凡愚，得配二妹天上神仙，但有使命，無不遵從，焉有違背之理，秦瑛笑問如此說來，你愛我甚深，無論何事，決不使我失望的了，元初惟恐不得玉人歡心，忙答那個自然，秦瑛笑道，一言爲定，此時我尙無事，到時如有推辭，却休怪我反臉，元初正在越看越愛，祇顧應諾，未想到別的，聽完笑說，二妹是我心目中的天人，今日之事，幾疑夢中，實不相瞞，以前自覺一介凡夫，實不敢存什妄念，心中却是愛極，甘爲情死，時刻都在念中，萬不料會有今日，如非月白天青，直疑是在做夢，秦瑛嬌嗔道，你怎說個沒完，也不怕人聽去笑話麼，元初見他，似嗔似喜，越發愛極，笑道，我雖愛極二妹，一向尊若天人，並無失禮，難得此時無人，蒙二妹憐我情癡，又有師長岳母作主，雙方本非世俗男女，傾吐心曲，就被人聽見，怎會笑我，話未說完，忽聽身後有兩人同笑道，你這樣獸頭獸腦，怎見得我們不笑呢，元初忙卽起立回頭，說話的正是黑女，同了黑孩兒，薛紫

煙，還有一個長身玉立，青衣背劍的少女，臉方一紅，紫煙已指少女道，這便是湘江奇女子楊飛雲，這是我二妹夫徐元初，你看多好一對，飛雲笑道，我們走罷，遲了恐追不上呢，元初心中一動，方要問話，秦瑛答說，此事已有安排，姊姊放心，元初雖然生疑，見秦瑛妙目含嗔，當人不便詢問，祇得罷了，悶在心中，甚是納罕，左思右想，也猜不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來，衆人隨由祕徑，攀援而下，六里坡徧在後山，地更隱僻，衆人趕到楊家，天早大明，元初背人問黑孩兒，才知秦氏母女，昔年逃往南京時，因秦瑛貌美，途中被一惡霸看中，眼見危急，全仗東方霞母女二人解救，才免於難，感恩多年，秦瑛來時，途中相遇，雙方年貌已變，秦氏母女，當初又隱姓名，匆匆一見，便即分手，故未認出，後在楊家再遇，東方霞同了紫煙，鹿生在彼，認出耳後紅痣，疑是當年救已脫險的恩人之女，剛向飛雲問知乃母姓名，欲與細談，東方霞得知秦瑛，是元初的心上人，自知無望，已然先走，約了薛鹿二人，穿上黑衣面具，先由祕徑入山，本意先將小賊殺死，不料竟非對手，一時負氣，意欲回去，別母出家，天門三老，與他母師，俱都相識，乃師并有極深淵源，秦瑛也有報恩之意，本欲相讓，自以丫角終老，石雲子力言，元初情有獨鍾，你如不嫁，元初也必不娶，可效英皇故事，後將小賊殺死，由後樓逃出，想起元初，志誠苦心，紫煙初交，便出大力，賊黨勢盛，惟恐二人失閃，正要趕回，忽遇飛雲趕來，說一切之事，均有三老安排，決無可慮，秦瑛仍不放心，強了黑女飛雲，繞回前樓，就這來去耽擱，一會功夫，老賊已然伏誅，因聽雲子，正向元初說那二女同歸的話，心想黑女常說，男人心性不定，欲聽元初背後真意，情愛是否專一，及聽那等回答，知他爲人謹厚，最敬師長，居然爲了自己，敢於抗命，情

有獨鍾，雖願與東方霞同嫁，芳心也頗感動，便往前途崖口等候，欲使元初心喜，並拿話將其套住，再由黑女，暗中迎來，將黑孩兒紫烟引開，元初正想心思，故未發現，這時一聽心上人所說，竟指東方霞婚事而言，好生不願，但知心上人的性情，不敢違背，黑孩兒再加力勸，說東方霞母師，最是偏愛護短，你如不允，連二妹也必受累，元初無法，祇得勉強應諾，在楊家稍爲歇息，飽餐一頓便即起身，不料依然鬧出事來，原來東方霞之母，銅仙掌，八指神姥東方燕，和他另一位師父，衡山祝融峯，玉真觀主，惡麻姑褚慧，都是川湘間，前輩女俠，昔年名震江湖，又都手黑護犢，對東方霞，最爲鍾愛，東方霞人品武功雖好，但因母師從小嬌慣，姊夫陳叔青，又是最有名望本領的俠盜，舊部衆多，交遊廣泛，祇管美貌少女，孤身往來江湖，行俠仗義，到處打不平，從來無人，敢於侵犯，東方霞也頗以此自豪，於是胆子越大，眼界日高，人又極美，休說綠林中人，他看不起，便是許多有名武家子弟，向其求婚，均遭拒絕，有那苦纏不捨的，什九還吃了他的大苦，有時稍吃人虧，回向母師一說，乃母近年歸佛，比較昔年心氣平和，還好一點，那位惡麻姑，年已八旬，除頭髮花白外，望去仍是畫圖中人，本就心辣手黑，疾惡如仇，犯者必死，認定愛徒貌美，對方好色，生出邪念，就不，也是欺他孤女，目中無人，一聽吃虧，立即下山趕去，非使對方傷亡，不肯罷休，一味袒護，不問情由，上來便下殺手，東方霞有此幾位靠山，雖未倚勢橫行，事却鬧了不少，這次乃母，見愛女年紀漸長，眼空一切，誰他也看不上，沒奈何祇得寫了一信，令其投奔姊夫，請爲物色佳婿，事有湊巧，元初愛上秦瑛，心雖非此不娶，却無把握，叔青一探口氣，尙是孤身，心想對方人品家世，文才武功，無一不好，又是天門三老門下，這

等好姻緣，那裏找去，以爲小姨美貌女俠，元祜當無不願之理，又知小姨，素來大方，並無不嫁之言，每談婚事，總說男的不配，果如我意，自然肯嫁，來時因母哭訴，平生祇生二女，你如不嫁，母心不安，你姊夫眼界甚好，決不肯把你妄配庸人，事情由你作主，切不可再選擇太苛，自誤芳華，東方霞始而迫於母命，不得不行，又想姊姊，等到香螺渚交信第二天，元祜便來，叔青祇想令雙方同路，自生情愫，便去裏面，告知小姨，看出他對於元祜，不似別的少年厭惡，心還暗喜，一面佈置行事，並向元祜重託，請其照護，也是爲了小姨難說話，恐中途生變，除託元祜，同舟照看外，毫未明言，以備萬一小姨，發現對方弱點，心中不願，立可中途作罷，那知東方霞，竟對元祜，一見鍾情，女子心性，多半難測，用情還在其次，第一是緣或孽，尤其東方霞，自負絕色武功，平日所遇少年，十九對他傾倒備至，低首下心，甘爲臣僕，在男方是用情，女方却認爲對方，卑躬屈節，一味獻媚求愛，毫無一點丈夫氣，不特不肯動念，反到加了厭惡，起初偷看元祜比武，已覺此人不差，及聽姨夫，示意撮合，得知對方未婚，雖未公然承諾，已然心念微動，上船以後，見元祜儀表非凡，英姿如玉，舉止談吐，又是那樣從容儒雅，由不得更生好感，祇嫌過於端謹，先當是書香世家，尙有男女之嫌，有意矜持，後來元祜凭窗望水，直不回顧，一面感覺到對方有點書獃子氣，一面又覺自己，才貌無雙，豈不值人一顧，有些氣不憤，便拿話引他，滿擬對方，不是木人，祇爲少年老成，守禮君子，而嫩拘謹，又礙着主人情面，有些顧忌，惟恐露出破綻，所以把臉朝外，不敢平視，經自己拿話一引，定必乘機結納，終於傾吐情懷，那知對方，情有獨鍾，一任輕飄淺笑，薄怒微嗔，用盡風情，全無用處，除一味端謹外，竟未正眼相看，當是

書毒中得太重，越是這樣人，越發可取，祇一有心，情愛也必專一，於是故意裝睡，元初倚坐對榻，連身子都不敢臥倒，夜寒又重，其勢不能降低身分，勸其就枕，心方憐惜，覺着這人，默得可憐，又好氣，又好笑，元初忽然倦極入睡，喚了兩聲未應，便下床去，喚來姨姪，將其扶上枕去，把被蓋好，心中有事，又遇見了一次水寇，想起年將花信，尙是孤身，母師對已婚事，近更屬望，苦無常意之人，似此佳士，到也少見，祇不知他是否顧慮嫌疑，或是無情於我，正自心亂，元初苦憶秦瑛，形於夢寐，竟說起夢話來，東方霞聽他夢中，連呼二妹，又在嘆氣，所說雖聽不真，但已聽出心中有人，不禁失望心酸，本想起身盤問，探明細底，對方果有意中人，便即中止前念，不料男女情關，最是難渡，真要絕望灰心，決不再談，必和沒事人一般，越是這樣，表面似想斷絕，實則無形中，已被情絲綁住，越來越緊，休想掙脫，元初偏又不說，女子善懷，妬念一生，便如春蠶自縛，到死方休，當時負氣，未再答理，冒雨登岸，立騎龍駒馳去，滿腹幽怨，氣憤已極，到了中途，忽想起以我才貌，難道他那意中人，真比我還強不成，越想越有氣，決計暗中尾隨，看他前途，有無約會，那女的是否值得他如此顛倒，等由賊店中，向元初報警，令其騎馬渡江，再走不遠，忽與至交姊妹，嵩山女俠薛紫烟相遇，二人交厚，無話不談，紫烟見他，面有憤色，問出細底，正商量如何查探，又遇賊黨，事前紫烟本聽路人，說有一騎紅馬的少年，到處打聽，是否走過，及遇東方霞一談，正是元初，初意元初渡江以後，必要沿途探詢，打算將機就計，買了一個鄉民，令其往尋，引使追趕，不料弄假成真，盜黨人多，還在其次，臨時忽又添了兩個能手，二女寡不敵衆，眼看要敗，秦瑛忽同黑孩兒兄妹，由別處訪友繞來，路過當地，嚇退盜

黨，東方霞先救元初渡江，一半心愛元初，意欲借此見好，一半爲代陳氏父子出氣，過江以後，再令人引元初來追自己，一見秦瑛，不特貌美，武功更好，照着雙方神情，分明一雙兩好，各有深情，連自己和紫烟，尾隨元初，黑店報警，指點渡江之事，全都落在對方眼裏，不禁愧憤交加，心中一酸，直冒涼氣，情敵偏又助他脫難，越發不是意思，氣極之下，問知秦瑛此行用意，氣到急處，把心一橫，決計連夜趕往湖南，先尋到天池先生的門人鹿生，假裝黑孩兒兄妹三人，帶了面具，同往西陵寨，不等元初趕到，或在下手以前，先將小天王修元亮殺死，使元初白費心力，無法向心上人討好，及將元初的馬，借與秦瑛，和紫烟趕到西陵寨左近，忽想起有一好友，湘江奇女子楊飛雲，在後山六里坡居住，必知賊黨虛實，可以向其求助，到得不多一會，鹿生剛被紫烟尋來，秦瑛等三人，也拿了飛雲之師，應明師太手書尋到，請其指點後山祕徑，這時秦瑛，因得異人指點，說元初對他鍾情，身冒百險，代報父仇，孤身入山尋賊，但是他與東方霞，無心相遇，對方鍾情，元初情愛專一，堅不接受，女的偏是癡情太甚，此事十分難處，元初固執，遲早恐要鬧出事來，望秦瑛善處，秦瑛原知元初對他癡心，仇敵勢力強盛，自己就能混入山去，手刃親仇，仍是無望，全仗天門三老，想促成這段姻緣，暗中相助，才保如願，表面連對黑女，也未吐口，實已心許，暗忖久聞此女英名，不知才貌如何，及照異人指點，同黑孩兒兄妹，尾隨到了黑店，見東方霞，果是才貌雙全，我見尤憐，心頗喜他，便不去叫破，祇在暗中相助，三人同乘異人小舟渡江，後來助東方霞脫險，本想告知彼此一家，不妨結爲異姓姊妹，剛把此行心事說明，東方霞越想越傷心，竟和紫烟辭去，後在途中相遇，尾隨不久巧遇應明指點來此見面一會，東方霞

等三人便匆匆作別而去，秦瑛知他灰心負氣，因在途中連經異人指教，胸有成算，也就聽之，自照預計，中秋前夜入山，祇沒想到東方霞，提前入山何意，元祜既不肯將賊殺死，祇在暗中相助，他這一來，天門三老，決無坐視，不論如何，仇都必報，寬心大放，已然拿穩，飛雲之父，和老賊有交，又是近隣，不便出面，祇爲引路，剛到後山祕徑，便見石雲子走來，指示機宜，秦瑛心越放定，三人別了飛雲，由祕徑入寨，果然手刃親仇，他這裏大功告成，夫婿又是那樣情深愛重，自然芳心大慰，東方霞却是預計全未如願，反到受傷，悲憤填膺，恨不欲生，離開擂台，到了無人之處，等了一會，元祜不會尋來，心中冰冷，嘆了一口氣，把脚一頓，立往後山跑去，到了原來祕徑，匆匆取出身帶傷藥，略爲包紮，剛要下去，紫烟忽由前寨尋來，再四勸慰，東方霞祇說，我已看破世情，決計別母出家，說完，便順祕徑，援縱下去，紫烟還想追回，飛雲由樹後掩出，暗中止住，說奉石老前輩之命，令助秦瑛殺賊，紫烟和老賊，有殺兄之仇，便往回趕，東方霞一到楊家，把傷處重新洗滌，匆匆上馬，便往家中飛馳，滿腹悲苦，傷處又在腫痛，正自難耐，忽想起坐下龍駒，跑了一早，還未休息，也未喂過馬料，自己命薄，何苦令馬也受委曲，偏因行時匆忙，未帶特製馬糧，素愛那馬，覺着對他不過，心中一亂，把路走岔，所行又是荒野之間，中秋天氣，竟會變天，一路斜風細雨，吹到身上，方覺翠袖單寒，不耐秋涼，忽然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心想這雨，勢將下大，走得太慌，賊館包裹，忘了攜帶，一身濕透，連換的都沒有，如何是好，跑着跑着，忽然聞到一股桂花香味，往前一看，細雨濛濛中，先前不曾看清，那馬已然走向一片柳林之內，秋光漸老，時見黃花成叢，含苞欲放，柳葉蕭疎，已見黃落，吃秋雨一

潤，柔條飄拂，衣舊芊綿，彷彿佳人遲暮，芳華雖逝，餘妍美韻，仍是可人，當年丰神，彷彿猶現露於憔悴可憐之中，晚霞殘紅，倍增旖旎，柳陰殘蟬，時復曳聲而過，撲向別枝，似知生意將近，鳴聲哀咽，戛然而止，那柳林長約三里，綿亘不斷，一路烟籠霧約，時聞桂香陣陣，隨風吹送，祇看不見花樹所在，方想這麼濃郁的桂花香，老遠都能聞到，可見不是少數，左近必有人家，便順香味，縱馬尋去，馬行甚快，晃眼把柳林走完，快出林時，雨漸下大，風也加猛，瞥見一個瘦小人影，頭帶斗笠，好似左近的土人由側面冒雨飛馳而來，也未看清面貌年紀，是否村童，便由馬旁馳過，連喊數聲，未聽答應，忽然一陣風來，香味更濃，身上並還洒了些黃點，正是隨風吹來的桂花，順那香風來路，目光到處，原來右側，乃是大片桂花林，枝葉濃密，黛色如染，上面綴滿金粟，清香撲鼻，雨中看去，分外鮮肥，狂風一過，上面桂花，紛紛離樹而起，飄洒滿地，宛如金雪，正想這裏，既有大片桂花樹林，決不會沒有人家，勒馬回顧，小人已不知去向，無從詢問，那桂樹多是又高又大，繁枝叢複，行列疎整，樹下草地平整，落花以外，甚是清潔，好似常時有人打掃光景，斷定人家不遠，雨又越下越大，無法前行，急於覓地避雨，正尋路間，忽見花林深處，現出一座廟宇，過去一看，那廟頗大，門有桂林庵三個大字，廟門緊閉，寂無人聲，環廟盡是桂花，間以修竹，景絕幽靜，料是女尼清修之所，身已濕透，忙即叩門求見，先是沒有應聲，一會，聞得裏面，有人低語，聽不甚真，忙喊我是雨中迷路，來此暫避，並無他意，待了一會，才聽老婦回應，隔着門縫，正往裏張望，忽聽落門之聲，門已開放，面前站定一個道婆，髮已全白，臉上縐紋稠疊，看去少說也有七旬以上，手持一根紅漆拐杖，似頗沈重，方覺大殿離門，尚

隔一層大院落，才聽答話，如何便到，心中微動，道婆已傲然問道，小姑娘就是你一人麼，說時，瞥見所騎紅馬，好似微微一驚，又細看了兩眼，帶笑說道，本庵祇師徒二人，向例不容外客入門，我雖在此借住，也能代作一點主意，外面雨大，姑娘又是孤身少女，想已飢渴，請到裏面再說罷，東方霞雖看出對方，不是尋常，因見意甚殷懃，此外無處避雨，自負本領，也未在意，立即隨同走進，老道婆隨將門關好，伸手拉馬，東方霞笑道，此馬性靈，無須管他，如有草豆，給他吃些，否則，由他在院中，吃點野草也好，隨對馬道，你就在前面樹下，等我烤乾衣服，雨住就走，那馬一聲長嘶，便向殿前草地上走去，老道婆驚問道，姑娘你連行囊，都未帶麼，東方霞推說途中遺失，老道婆取來衣服，與他換上，將濕衣拿去，又端了些酒菜冷飯前來，說是廟主師徒，因事他往，祇留我和我孫兒在此，我不喜吃素，帶了小孫兒，單起伙食，這是今早吃剩下的半碗滷鷄肉，可用熱水泡冷飯，將就吃罷，東方霞正將衣服換好，包紮傷處，換上傷藥，見那女衣，甚是整潔華美，端來又有暈菜，好生奇怪，便問婆婆貴姓，因何住在庵裏，老道婆笑道，姑娘你頗像我死去的女兒，我甚愛你，我姓褚，這裏前殿，向無人來，廟主回庵，必在後面，輕易不會到此，我已命小孫，在後面守候，人回即來送信，他們不喜生人上門，姑娘吃完少憩，雨住就走，濕衣少時就乾，這身舊衣，不妨穿去，我也不問姑娘姓名來歷，別的你就不要問了，東方霞聽他，言詞閃爍，越發生疑，暗中留神，首先發現那根拐杖，鋼鐵製成，上有朱漆，又粗又重，約有百斤左右，褚道婆拿着走路，却甚輕便，最奇是不聽絲毫觸地之聲，知非常人，又拿話探詢，褚道婆似已覺查，突把面色一沈道，姑娘一定要問，你那馬的主人，便是我的對頭，你如不是他的親

人，可先明言，否則，這兩越下越大，你就進退兩難了，東方霞聞言，猛然想起一事，心中大驚，不欲示弱，抗聲說道，我雖不是他家人，也是至親，底下話未出口，左手已被褚道婆抓住，厲聲問他道，你與他何親，叫什名字，東方霞覺着對方，手和鐵箍一樣，當時半身酸麻，身又負傷，知難與敵，又見那馬，因為避雨，已尋到窗前走廊之下，探頭向內，怒視對方，兩耳直豎，知他猛烈性靈，恐人馬一起吃虧，一面將馬喝退，回臉怒道，馬主人是我姊夫，我名東方霞，你便是昔年家居清涼山的褚四娘麼，褚道婆聞言，面色轉和，鬆手微笑道，原來你是他小姨東方霞，我祇和他有仇，與你無干，我決不傷你，庵主回來，却是難說，這大雨天，今夜他母女，也許不歸，明早天晴就走，除却自投羅網，這匹紅馬，他不認得，遇上也可無害，好好在此養傷，睡一會罷，東方霞知道對方，乃當年江南女俠盜，賽公孫褚四娘，本是恩師惡麻姑褚慧之妹，姊妹二人，失和已有多年，都是性情古怪，四娘昔年貌美，所適非人，生有一女，甚是鍾愛，無奈女婿，是個淫賊，為姊夫陳叔青所殺，乃女悲慘而死，懷仇至今，對方喜怒無常，如提師門淵源，反到有氣，坐定以後，覺着臂痛未止，暗忖此人，真個神力，庵主想也不是善良，正笑問庵主名姓，忽見一個年約十二三的幼童，飛身縱進，見面急喊道，太婆還不快把馬藏起，庵主和五姑姑回來了，還來了好些男女遠客，說西陵寨，已然瓦解，佟元亮為一姓秦女子所殺，庵主和五姑，剛到山口，便得凶信，把逃出來的，十幾個男女朋友，接來此地，內中還有兩個受傷的，他們都說，仇人乃是一夥帶面具的，少年男女，內有兩個，所騎紅馬，乃香螺渚陳叔青所有，說得和這位姑娘的馬一樣，如被看見，決不甘休，話未說完，褚四娘揮手令其再往探聽，隨即將馬，拉進屋內藏起

轉向東方霞道，庵主之女，便是有名的賽楊妃楊小翠，他母辣美人尤紅仙，雖然隱藏此庵，已十數年，輕易不再出面，你想必有耳聞，他母女和佟氏父子，各有深交，祇爲仗恃貌美，向不俯就，都是男的自來尋他，母女均無長性，雖未嫁與佟元亮，兩下仍是藕斷絲連，常來庵中幽會，情感甚好，這次原定十四夜，同到西陵寨，赴會助威，不料全數瓦解，你雖不是那姓秦女子，必由西陵寨來無疑，如被撞見，決非其敵，大雨昏夜，又沒處逃，好在他們不來前殿，你不可妄動，待我往後面查看，回來再決去留，說完，便往外走去，東方霞幼時，便聽母師說過，這兩女淫賊的來歷，武功既高，心又狠毒，尤紅仙更擅雞皮三少之功，現年五十以上，望去仍是二十幾歲美人，楊小翠並不甚美，但具環肥之妙，一經交接，着體欲融，使人魂消，少年美男，死他母女手內的，不知多少，武功又強，打得一手連珠鐵蒺藜，不知何故，多年不聽提起，祇說遇仇遭報，不料在此相遇，身負鏢傷，越發腫痛，本就不敵，何況還有許多賊黨，總算命不該絕，最利害的褚四娘，竟會暗助自己，否則，豈能活命，如非徐元祜薄情，怎會到此，正想起心寒發酸，忽見褚四娘身後，飛起一條黑影，箭一般急，冒着大雨，往大殿上飛去，一晃不見，四娘那高本領的人，竟如未覺，暗忖這裏，終非善地，人心難測，四娘既住庵中，與兩淫婦，必有深交，所說是否可靠，并不一定，莫如將身藏起，看事行事，回來如問，再想話答覆，後起黑影，武功之高，從來少見，身材頗似幼童，難道四娘之孫，竟有如此本領不成，要是外人，四娘不應毫無警覺，祇不知爲了何事，冒雨越房而過，邊想邊往四外查見，見四娘所居偏殿，共三大間，兩暗一明，馬便藏在當中神像後面，因想先找出路，見離門近，打算查看上鎖也未，沒顧得看馬，走到庵門一看，

不知何故，門上鐵鎖，被人擰斷，門門甚粗，也被齊中斬裂，祇稍爲帶着一點，一扳就折，當時可開門，這樣堅固粗重之物，被人毀去，相去數丈之遙，事前竟未聽到一點響動，好生奇怪，遙聞後面，男女喧嘩，歡笑賭酒之聲，由風雨中，隱隱傳來，越想越不放心，打算把馬牽到門側，堆柴房內，以備萬一有警，立時開門，仗着神駒，冒雨逃走，及至趕回原處一看，馬已不見，原來神像後，門已大開，馬竟被人牽走，天已入夜，風狂雨大，外面黑洞洞的，好似一條甬道，廟牆甚高，那馬性烈如火，怎會乖乖被人牽走，心正驚慌，忽聽廟外，傳來一聲馬嘶，正是那匹火龍駒，猛想起鐵鎖毀得太怪，好似另有高人暗助，但不現形，是何緣故，心中一動，忽聽厲聲喝道，你不聽我的話，要作死麼，回顧身後，正是四娘，忙把心神一定，答道，四娘休要誤會，我那紅馬，被人盜走了，四娘聞言，低喝稍待，再如亂走，我不管你，就沒命了，隨往門外，冒雨縱去，身形一晃，落向廟牆之上，晃眼不見，身法快極，同時，聞得有人冷笑之聲，回顧門外，又是一條小黑影，一閃不見，彷彿頭上帶有面具，心疑紫烟未婚夫鹿生，跟踪追來，連忙追出，再看已無踪影，那雨越下越大，宛如河水倒傾，轟轟發發之聲，後殿男女歡笑，全爲所掩，正要退回，忽見四娘之孫，由後面如飛趕來，見面低聲急喊道，我老婆呢，後殿有警，又聽牆外馬叫，庵主知道廟中，來了外人，正在四下搜索，快到此地來了，東方霞腿傷疼痛，行路艱難，聞言大驚，忙回裏屋，剛把寶劍暗器，取在手內，幼童名叫方虬，乃四娘外孫，甚是機警，方說姑姑決藏不了，打又打不過，快想一套話，率性先告他們，說你是太婆後輩，不是外人，隨聽冷笑之聲，東方霞抬頭一看，門外站着一男一女，各持兵器，望着自己，滿臉殺氣，方自暗中戒備，未及喝

問，方虬已先回身笑道，五姑休要多疑，他是好人，來此避雨，不是對頭，如若不信，太婆也在追敵，好歹等他回來，再說不遲，那女子正是楊小翠，聞言剛把柳眉一豎，同來賊黨，已戟指喝道，這便是賤婢東方霞，小賊徐元祜的情人，饒他不得，小翠還未答言，祇聽窗外，有人接口，喝得一個你字，面前寒光連閃，賊黨首先應聲而倒，隨聽奪的一聲，一枚鋼丸，已深陷門框之內，打得木屑粉碎，小翠總算躲避得快，沒有受傷，不由大怒，縱身往外趕去，方虬也忙追出，隨聽喊殺之聲，又有數人，撲進房來，東方霞情知非打不可，祇得咬牙忍痛，拔劍出門，來人全是西陵寨，佟氏父子心腹同黨，認定東方霞，是元祜的情人，如何能容，東方霞本來寡不敵衆，總算武勇機警，見所來敵人，共有五人之多，室中現有神像雜物，可作掩護，意欲祇守不攻，挨到四娘回來，相機行事，免因傷痛吃虧，便借神像桌椅掩護，持劍應敵，一面連發暗器，剛招架了幾下，覺出腿傷越痛，不能久立，暗道不好，賊黨因嫌地仄人多，反到礙手，對方沈着應戰，守而不攻，一面架隔，祇將暗器，抽空打來，已有兩人，受了浮傷，自覺失計，又看出敵人，腿上有傷的弱點，方喝賤婢狡猾，無須齊上，祇由一人動手，也用暗器打他，賤婢長得好看，擒到之後，大家先拿他快活一陣，再殺他爲小山主報仇，東方霞見發話賊黨，是個瘦長子，手持一柄判官筆，一把勾連刀，正向羣賊發話，得意洋洋，想起被擒，必受污辱，腿傷又越來越痛，再看仇敵形勢，便是四娘回來，也難解救，正在咬牙切齒，憤不欲生，稍不能支，立時回劍自殺，猛聽吧的一聲，面前黑影一閃，瘦長賊噯呀一聲，早挨了一個大嘴巴，倒地不起，下餘三賊，各取暗器要打，另一賊還未退下，持刀迎面斫來，剛被自己用劍一擋，聞聲未及回顧，那來的是個身材瘦小，面如

死灰，好似陳死人的臉子，醜怪非常，從未見過，動作如飛，神速已極，武功更是出奇，由旁窗飛進，祇一巴掌，便將瘦賊打悶過去，跟踪一縱，早到了敵人身後，那麼瘦小一個人，不知怎會具有驚人神力，縱身一把，抓住對面敵人的後頸皮，祇聽那賊負痛驚叫，竟被小黑人，往後拖倒，單手反抓賊頸，就勢把人掄起，朝外甩去，另三賊見狀大驚，各將暗器兵刃，湧殺上來，小黑人空着雙手，一毫不以為意，拿手抓之賊，當了兵器，搆掃過去，三賊的兵刃暗器，打在他身上，紛紛彈落震退，好似白打，再被賊尸一揮，當頭一賊，先被打跌，死賊身上，到挨了好幾下，祇聽叭叭亂響，室中陳設用具，全被賊尸打倒，亂成一片，又聽後面喊殺之聲，似有多人趕來，東方霞先以為來人不是鹿生，也是黑孩兒，帶有人皮面具，故看不出，再一細看，身法不像，也無如此瘦小，心正奇怪，想要喊問，賊黨援兵，也自趕到，擁進多人，小黑人手一揚，先把賊尸，橫打出去，跟着縱身，振臂一揮，疾風過處，面前人影一晃，神前高懸一盞，具有七個燈頭的長明燈，當時全滅，黑暗中聽一女子口音，在身後說道，姊姊還不隨我快逃，事出意外，禍闖大了，這時，屋中黑暗異常，賊黨又在喊殺紛亂，百忙中，未暇尋思，方覺耳音甚熟，身子已被來人拉轉，隨有一油綢套，籠向頭上，耳聽低喝，姊姊禁聲，立被來人，手抄兩腿，指向身上，由後門走出，順甬道往庵門趕去，伸手隔綢一摸，來人也帶有面具，急切間，祇想不起是誰，耳聽大殿一帶，正有多人惡鬥，庵門已開，被來人直指出去，腿傷更重，疼痛異常，知難行路，便不作客套，任其衝風冒雨，朝前飛馳，途中似聞有人在側，低聲說了一句，未聽回答，一會停住，輕輕一躍，便落向馬背之上，覺出那油衣套，十分精緻，因風雨太大，黑夜之中，也看不出，這等情勢

，可知危急，祇得坐在後面，伸手隔衣，將那女子攔腰抱住，二人同騎，往前馳去，再摸前面女子，已通身水淋，知把油衣，讓與自己，心中萬分感激，連問恩姊何人，對方祇不答話，馬行甚快，隔了一會，又聽身後，還有一馬追來，馬上人全未出聲，祇當恐人警覺，便不再問，跑了個把時辰，路已老遠，風雨也小了些，本來傷痛，再一縱馬疾馳，自更利害，幸而馬行雖快而穩，無什顛頓，前面女子，又回轉一手，將傷腿託住，不令下垂，少却好些苦痛，時候一久，仍難忍受，正疼得心慌，隔着油套，似見微光，回手一摸，原來那油套，連披反罩頭上，非另穿過，無法開看，不知救他的人何故不令窺見形貌，心念才動，猛覺手上，塞進一根馬韁，耳聽姊姊坐穩，我還有事，因那油綢雨套，甚是寬大，雖是反穿，雙手仍能前伸尺許，一聽對方要走，忙喊姊姊留名，身前一空，前面女子，已將手解開，縱了去，馬行便緩，隨聽身後另一馬奔馳甚急，一晃老遠，正忍腿痛想摘雨套查看，馬已停住，面前似有燈光，耳聽另一少女，笑呼到了，我指你進去罷，身便被人捧下，已無雨點上身，解開雨套一看，抱他下馬的，是一年約二十，長身玉立的少婦，滿口南音，身已落在一所，極精雅的房舍以內，因見少婦衣履乾淨，爲抱自己，前胸兩臂，均已水濕，料與馬上恩人一家，心方感激，過意不去，少婦已將他，捧向內進臥房之內，到處點有明燈，室中陳設，也頗華美，本想下地拜謝，腿傷越痛，已難動轉，沒奈何，祇得任憑抱向床上臥倒，雨套早解，被褥溫軟，甚是舒適，忙即稱謝，並問主人貴姓，少婦笑道，愚姊朱靈鳳，一向隱居在此，今日好友黑麻勒路過，說起昔年，在他手下漏網的，兩個女淫賊，隱藏離此五十里的桂林庵，新近才探出他母女的細底，因往西陵寨看熱鬧，滿擬淫婦，與小賊有染，必去

赴會，不料未到中秋，賊黨瓦解，途中得信，欲往尋他，路過此地，恰值舍弟江明，冒雨趕回，得知西陵寨，幾個有力賊黨，當時雖被幾位老俠震住，俯首聽命，仍不死心，下山時，途遇淫婦，互相勾結，同往庵中，舍弟因覺一人勢孤，昔年被七指神偷葛鷹老前輩打敗，立誓不再出外走動的，老怪物褚四娘，因有一次，染病將死，全仗淫婦母女照看，又將其接往庵中居住，已有多年，決不坐視，恐一人勢孤，特來約我夫妻同去，外子因事他出，我嫌雨大，正不願去，黑師兄却好遇上，他兩人年已不小，仍是童心，各穿了一身魚皮夜行衣，帶上人皮面具，一同趕去，不料另外有人，追將下來，賢妹又被困在廟內，兩下合在一起，那救你的人，我並不相識，匆匆一見，連話都未得說，我想前途，定能相遇，這兩位妹子，人是真好，我想你們，將來定必情如姊妹，我不知細底，無法奉告，你那傷處，有藥可治，也是救你的人所留，恐不夠用，又問人討去了，明早如不上路，也許還未相見呢，隨說，早命人取來溫水，待將傷處洗淨，取出一包藥粉，用水敷調，果然一擦上去，便覺清涼，痛楚大減，心更感激，祇想不起恩人是誰，彷彿有點像秦瑛，後來口音，又似不對，再想對方，與元祜情深愛重，巴不得一雙兩好，對於自己，祇有厭惡，如何會出這等死力，越想越無此理，又覺多年往來江湖，從未吃此大虧，連受艱危，死裏逃生，全由元祜而起，以自己的才貌，別人求之不得，偏會對他癡愛鍾情，就說因秦瑛，定約在前，不能辜負，怎的便不值他一顧，使我難堪，難道秦瑛就那等好法，越想越恨，心中一酸，不由流下淚來，靈鳳笑道：妹子有心事麼，爲何負傷行路，我還忘了問呢，東方霞聞言，猛然想起前數年，師父所說，幾個男女異人，正與今晚所聞，名姓相同，忙先問道，我因姊姊，不避污穢，爲我醫傷

，心中感愧，忘了請問，姊姊可是昔年隱居永康，後來威鎮川東，與黑摩勒，江明，童興，號稱江南男女四俠的，小皇姑江小妹麼，靈鳳笑道，避世之人，前事不必說了，請問妹子，到底因何至此，東方霞驚喜道，小妹心有難言之隱，此行原定別母出家，永離紅塵，不料誤入賊庵，幾遭毒手，姊姊如此厚愛，又是小妹心目中，想望多年的女俠，真人面前，不說假話，祇好據實奉告，但請不要笑我，靈鳳笑道，愚姊也是過來人，自來烈女怕纏郎，到底還是趁了外子心願，看妹子這等悲憤，又有出塵之想，莫非爲了婚姻之事麼，東方霞不知對方，早已得信，預有成算，氣憤頭上，竟未想起對方怎知自己心事，聞言嘆了口氣，便把前事說出，靈鳳聽他，全是片面相思，癡得可憐，元祜情有獨鍾，正是佳士，如何怪人，試拿話一探口氣，東方霞恨極元祜薄情，知他不會捨彼就此，意甚堅決，便不再深勸，又備了些酒食，殷勤勸用，東方霞見主人，如此情重，自更感激，靈鳳深夜才走，東方霞見已夜深，黑摩勒江明未歸，不知桂林庵，雙方勝敗如何，恩人名姓，也無法打聽，累了兩日夜，連受驚險疲勞，盼了一陣，不覺昏沈睡去，夢中覺着玉腿清涼，傷痛已止，醒來一看，床前站定一個，頭帶面具的女子，正爲自己敷藥，知是救命恩人，忙喊姊姊，你是我昨夜救命恩人麼，少女面具，乃黑皮所製，祇露口鼻雙眼，大小四孔，和秦瑛所帶不同，看不出面貌，但是十指纖纖，其白如玉，身材婀娜，頰如螭螭，明是一個美人胎子，但不發話，先弟手比，令其少安勿燥，藥剛上完，忽然走去，靈鳳隨即進房，笑說這位妹子，天明前方同舍用趕回，因把雨套送你，周身淋得水濕，問他來歷，祇說姓余名霜，和你一樣，也有難言之隱，但他不肯明言，祇說昨夜賊黨，被黑師兄，舍弟，還有沈老前輩的門人，呂氏雙俠，連同

幾位少年英俠，殺死多半，兩淫婦一受重傷，一遭慘死，老怪物忽然趕回，他原因妹子，像他女兒，妄想收爲義女，有意示惠，出去尋馬，中了調虎離山之計，追出老遠，方始醒悟，回庵與黑師兄，打了一個難解難分，後來還是呂氏弟兄，見他孫兒在旁，哭喊可憐，又因老怪物，本身無什過惡，已被黑師兄，引逗得急怒攻心，狀類瘋狂，恰巧南明老人竹符，正帶身旁，取出喝止，將雙方勸住，祖孫二人，負氣冒雨而去，賊庵已被火焚，救你的兩姊妹，也把藥取到，談了幾句，和舍弟同回，你如真個感他恩義，最好暫時不要問他，等見令師之後，人家自會尋去，結交不晚，東方霞想不出是何原故，余霜到晚，方始入房換藥，東方霞感恩心切，又見傷藥靈效，已慚全愈，乘他調治之間，突然縱起，想把人拉住，再行謝問，或將面具揭去，看他是否熟人，爲何如此恩厚，不料對方，機警異常，比他更快，一把未拉住，人已到了門外，次早見余霜，又來換藥，知道對方，身法輕快，已然警覺，更難拉住，便陪笑央告道，恩人姊姊，我受你如此深恩，怎連廬山真面，也不肯現出，話更不說一句，你固俠義心腸，妹子連面都見不到，如何問心得過呢，邊說，邊探身坐將起來，對方早知他，傷愈無事，不等下床，丟了一個紙團，翩然走去，打開一看，上寫我與姊姊，似有前緣，一見便生仰慕，無如你明我暗，尚有難言之隱，不久必往衡山玉真觀尋你，結爲姊妹，如肯下交，結爲姊妹，請回我數字，妹心安矣，東方霞見書法十分美秀，面貌雖然遮住，丰神皮色，那等秀美，就不如自己，也差不多，武功更好，惺惺相惜，認定知己，仍盼事前見面，見筆墨早在桌上放好，也未尋思，便在紙後面，寫了兩行答覆，大意是說，身受救命之恩，以後休說結爲姊妹，爲奴爲婢，肝腦塗地，也所心願，剛一寫完，余霜忽然走進，就桌

上把紙條抓去，轉身便走，東方霞隔坐一把未拉住，暗忖主人甚好，我不會追到裏面去，看他爲何如此藏頭露尾，正往外走，迎頭正遇靈鳳，不便再走，以爲余霜必回，那知由此不見，傷勢已好，前後待了四日，便向人告辭，靈鳳也未挽留，祇取了一個包裹出來，裏面俱是新製，由頭到腳，內外全備，並還件件合身，式樣更好，問知余霜，由廟中發現濕衣，隨手帶回，連夜和一女友，親手趕製，材料乃主人所贈，女子心情，多半愛美，加以自幼好動，又蒙母師，傳了一身武功，日常孤身，往來江湖，雖然俠義名高，所至逢迎，但因母師，多是修道之人，相見時少，從未遇到一個人，對他如此溫情親摯，當時感激得幾乎流下淚來，靈鳳見他感動，笑道，你不必難過，他許有求於你呢，東方霞慨然答道，就算這位恩姊，對我好，是有爲而發，我也感恩刺骨，百死不辭，靈鳳笑道，他求你祇有好事，怎會談到死字，東方霞心方一動，忽見一中年男子，由門外走過，身材微胖，人頗英俊，靈鳳笑喚琪哥，隨聽門外笑答，鳳妹，你這裏來，我有話說，靈鳳微噴道，這裏說，不是一樣，討厭，隨含笑往外走去，隱聞後屋，低聲說笑，祇聽出事已七分可望，後又聽到玉真觀三字，底下便聽靈鳳埋怨之聲，也未聽清，知那男的，便是靈鳳之夫李玉琪，想起主人，化名江小妹，往報父仇時，男的爲他受盡艱危，追逐多年，方成連理，癡心深情，古今少見，久已豔傳江湖，聽他說話神情，分明恩愛非常，自己却是身世飄零，此去別母出家，便以空門終老，不禁心酸，流下淚來，越想心越煩，也未細辨主人背後之言，爲何提玉真觀三字，一會，靈鳳走進，重又告辭，馬早備好，仍是原騎，便往回家路上走去，本意先見母親，路上忽然遇見楊飛雲，和薛紫烟，說起自己當夜走後，二女也冒雨追來，知他必去衡山見師，趕到一問，

人並未到，一算所騎馬快，不應如此，重又回趕，途中才聽說在桂林庵避雨，遇險之事，因此尋來，說乃母也在，聞他受傷，甚是愁急，令其速回，二女因另有事，陪走一段，便即別去，東方霞不知二女由六里坡後走，人却先到衡山，紫烟好意，惟恐乃師，剛愎古怪，萬一誤會偏心，和元祢秦瑛作對，意欲先打招呼，使對方有了先入之見，不致走了極端，把事鬧大，難於挽回，便把事情經過，婉言陳說，自己還覺措詞得體，情理兼全，沒想到這兩位老人，全都性傲偏激，以爲愛女愛徒，如此才貌，對方竟會堅拒，照着所聞經過情形，分明傷心已極，認定男子薄倖，又愛招惹，必是上來虛情假意，末了拋棄，否則，他素來看不起男子，決不會如此傷心憤激，又聽出二女，偏向元祢，明是代他說話，不禁大怒，對看了一眼，面上却未顯出，二女走後，兩老便自商計，一個坐守，一個便在暗中，追趕下來，途中聞得愛女遇救之事，因主人是昔年女俠江小妹，以前曾有過節，不願前往，折回衡山。元祢也自趕到，兩老一齊下手，已將元祢擒去，祇等東方霞回山問明，豁出與三老破臉，至少也令元祢殘廢，東方霞不知情人，已被母師，拘困觀中，滿腹悲憤，別了二女，便往衡山趕去，剛一進門，便見兩老，滿臉怒容，正在收拾行囊兵刃，似有急事快要起身神情，同時瞥見桌上，還放着乃師多年未用的，一口神魚劍，知有強敵，不禁大驚，連心事都未及哭訴，忙問經過，兩老見他回來，又憐又恨，看完傷處，各自氣憤憤喊了一聲冤孽，隨說經過，東方霞聞言，心胆皆寒，忙朝兩老跪下，一手一個，緊緊拉住，痛哭起來，原來徐元祢，本心專愛秦瑛，由楊家起身時，飛雲恐馬步同行不便，又備了一匹好馬，送與元祢，除黑孩兒，照例步行，不喜騎馬先走而外，秦瑛黑女，並騎紅馬，元祢獨乘一馬，一出山口，秦瑛見黑

孩兒，已然單走，便把元祢喚住，告以心事，說此行爲追東方霞回來，結爲姊妹，同嫁與你，照飛雲所說途徑，共是三條，不知他走往何方，那馬又快，他母親還在其次，他師父乃你師祖外甥女，武功甚高，性又剛愎，鍾愛此女，不問是非，就許鬧出事來，你師父師伯，因你師祖，祇此親人，無論如何，也不肯傷他，你家世代單傳，如有不測，我怎對得起你，何況此女，於我母女又有過救命之恩，否則，石師伯和我，也不會強迫你答應這婚事，如若真心愛我，由此分路，將他追趕回來，你先追上，比我還好，見時，可告以不是不愛，對他深情，尤爲感激，祇爲與我，明約在先，惟恐難處，不敢對他用情，不料和我見面，才知我和他，自西大林一見，便即投緣，彼時還不知他心事來歷，既然這樣，再好沒有，又因他負傷回家，萬分懸念，特意分頭追來，好話儘你說，人不尋回，休再見我，元祢還想開口，秦瑛玉容，已帶慍色，說道，我志已決，願否在你，你不是說什事都由我作主麼，說完，便和黑女，同乘馳去，元祢知他心意堅決，再想到師父平日所談，想不到竟是東方霞的師父，仔細盤算，不允不行，又想東方霞，美貌癡情，也難辜負，愛妻既非此不可，祇好依他，心念一動，立時快馬加鞭，往下急追，不料東方霞，氣憤頭上，走岔了路，秦瑛原意，把應行正路，留與元祢，反到無心追上，元祢却未追對，中途又遇大雨，先還冒雨急馳，想把東方霞追上，討愛妻的好，後見雨下越大，便覓人家避雨，直到天明雨住，方才起身，事有湊巧，呂氏雙俠，同了鹿生，也由後追來，本是正路，中途遇見黑孩兒，爲一不平之事耽擱，無意中被一賊黨，引往桂林庵去，殺死淫婦羣賊之後，因東方霞，已有下落，想追元祢回來一路，沒想到途中相左，趕向前去，直到衡山，也未遇上，元祢次早起身，走出不遠，覺着飢

渴，便往鎮店中去飲食，剛一坐定，對面忽來一身材瘦矮的黑衣人，手上拿着一個小包，到時，因值中午，店中人已坐滿，祇對面一個空位，便朝元祜，看了兩眼，笑問這裏有人麼，元祜見那人，雖然生得又黑又瘦，其形如猴，十分醜怪，二目精光外射，是個異相，想起那年雪天，遇見黑孩兒，也是酒店之中，穿的又是黑衣，不由心生好感，忙笑答道，這裏沒人，尊兄請坐，一同吃罷，說時，店夥已將酒菜端來，黑衣人一言不發，舉筷就吃，店夥方要開口，元祜忙道，我二人是一路，可把好酒好菜取來，店夥應聲自去，元祜本見對方異相，目光奇怪，想要攀談，那知黑衣人一味大吃，一言不發，食量又豪，元祜竟無法開口，見他神情舉止，多與初會黑孩兒相似，越動好奇之念，忍不住笑問，尊兄飲啖兼人，必是奇士，尊姓大名，能見告麼，黑衣人笑答，你果然不差，我就姓這個，說罷，指了指身上，便往外走，元祜看他神氣，不會吃完，當是往外解手，等了一會，不見回轉，店家來說，酒飯錢已然會過，說在前途相見，請快上路，才知已走，斷定異人，心想這次西陵寨，江湖上有名人，全都到場，此人是誰，如何未見，因有前途相見之言，忙即起身，沿途打聽，並無一人，見到異人踪迹，祇得罷了，一路飛馳，渡過兩處江河，次日趕到衡山，將馬寄民家，往祝融峯走去，到了玉真觀前，正要叩門，以為東方霞起身在前，騎馬又快，至多在途中，避了一夜雨，定必先到，因觀主是尊長一輩，為示恭敬，意欲叩門進去，先行拜見，再問人回也未，剛一叩門，庵門開處，走出一個身材肥胖的老道婆，開口便罵，野種大胆，敢來我玉真觀前走動，元祜不知對方，以前也是湘江有名女賊，晚年洗手，在此隱居，奉了觀主之命，有意尋釁，先還想身是後輩，不能無理，也許觀中清規甚嚴，向不許人登門之故，強忍氣

憤，陪笑答道，老婆婆不必生氣，我徐元祜，乃天門三老門下，來此拜見觀主，並問東方姑娘，回觀也未，話未說完，老婆婆已迎面啐道，放狗屁，什麼三老東西，也不在我眼裏，本觀照例，不許野男子上門，趁早快滾，少爲停留，便將你殺了喂狗，元祜見他，氣勢汹汹，過於欺人，不禁有氣，方說，我見觀主，和東方姑娘有事，不見也罷，爲何出口傷人，老婆婆聞言大怒，喝一聲野種，便要伸手抓來，元祜見他，一聲怒喝，滿頭白髮，立時往上蓬起，知氣功已臻絕頂，料是難惹，其勢又不便動武，忙往後退，負氣喝道，你休欺人太甚，我走就是，隨聽身後，有一老婦，接口喝道，那有如此容易，查三姑，給我把靈蛇網備好，待我問他，老婆婆應聲，猶笑走去，元祜聲才入耳，猛覺頸皮，似被一把鋼鈎抓住，知來對頭，憑自己近來武功，敵人到了身後，竟未覺查，不禁大驚，忙用師傅心法，身落敵手，毫不掙扎，暗將真氣運好，身後敵人，話也說完，猛用繃縮二字口訣，冷不防將勁卸去，縱向前面，回聲喝道，你是何人，無故暗下毒手，目光到處，見是一個白髮如銀的，瘦長老太婆，似因自己猛用全力，將虎口震痛，顫巍巍戟指罵道，小狗敢脫我手，你欺負我的女兒，我今日教你好受，元祜見敵人手祇四指，又聽如此說法，知是東方霞之母銅仙掌八指神姥東方燕，不敢冒失，連忙搖手分辨道，我未欺負令媛，容我一言，不可聽信一面之詞，元祜滿擬東方霞，必已回觀進讒，致將兩老激怒，那知爲了末一句話，反引起對方疑心，以爲愛女，不知受了多少欺侮委曲，聞言越怒，氣得手抖，却不追將過來，正待往下說時，猛又聽身後，又一女子怒喝道老妹子，不必生氣，小狗跑不脫，且由他裏面說去，元祜知道觀中人，全不好惹，又是長輩，先前吃過苦頭，聞聲連忙驚避，乃是一個道姑，單看面貌，不過三

十左右，髮已灰白，料是觀主惡麻姑禘慧無疑，方要恭身請問，道姑笑道，你就是三老的徒弟，徐元祜麼，人品果然不差，有點門道，才敢大胆欺人，和我裏面說去，元祜聽出兩老口氣不善，方才又吃過苦頭，知道利害，對方是尊長，聽秦瑛說，師父對他，尙且容讓，如何敢抗，又不知東方霞，說了什麼壞話，萬一決裂，對愛妻又無法交待，口中諾諾連聲，心中叫不迭的苦，猛一眼側顧山下，趕來一個華服少年，好似杜良，心中一動，惡麻姑說完，已轉身先走，祇得緊隨在後，同到觀中，兩老先自坐下，元祜連忙禮拜，兩老也未答禮，剛要開口，忽見華服少年，持書趕進，果是杜良，未理元祜，自將書信交上，惡麻姑接過看完，冷笑道，對你師父說去，石雲子祇敢來此，我必和他拚命，這畜生有你師父銅珉在身，念在昔年之情，保全你師父顏面，祇他不強，我不傷他狗命，但我未查明回以前，多少使他吃一點小苦，這類負心男子，休說一門三好，便他悔過求婚，我也不許，說完，杜良便說，急於復命，這姓徐的，實不是人，秦瑛本來不願嫁他，他用盡心機，才得如願，尙未成婚，又去勾引師姊，話未說完，惡麻姑突把面色一沈，喝道，我都知道，不要你說，敢向外人說起世事，休怪無情，快回去罷，杜良聞言，嚇得連聲應諾，匆匆拜辭而去，元祜聽說惡麻姑，年逾八旬，看去貌仍美秀，尤其那一雙細長的鳳目，隱蘊凶光，威棱外露，面色老是冷冷的，令人望而生畏，偷覷東方霞不見，再聽出杜良是大師伯所差，照此情勢，一個話說不好，除却俯首任人處置，更無善策，正在盤算，如何說法得體，惡麻姑不容開口，微笑道，我少年時，頗有幾分姿色，追我的人甚多，後見這般臭男子，無一善良，祇你大師伯還好，但他立志清修，我也以貞女出家，男子的心，我早看透，巧言無用，我全料到，本來你就不死，也

要殘廢，但你兩個師父，不敢見我，由你梅師伯來信，說他銅訣信符，在你身上，自然要給他留點情面，自來殺人可恕，情理難容，爲此開恩，祇給你吃點小苦，你那心上人，如真情深，聞你被困，定必尋來，我祇看出他，比我徒兒真好，立時放走，不再問過，否則，你們就不和我徒兒一樣出家，成婚也是休想，這還是看在梅兄面上，我那靈蛇所製擒龍網，大小由心，可以伸縮，專爲對付惡賊，與負心昧良之人而設，久已未用，常人入網，決禁不住那苦痛，使你腰間那口劍，也斬他不斷，好在你得有師門心法，受苦不多，且委屈幾天，人來自然放你，說時，元初聞得身後微響，側顧偷覷，正是前見道婆，滿臉猶笑，手持一黑色細網，已要當頭套下，知難免難，剛把心一橫，聽其自然，忽聽兩老，同聲喝道，不必如此，他強再說，元初心想，二位師父，明知此事，尙不親自出面，却請大師伯，來書說情，反正難抗，率性放大方些，看他如何，念頭一轉，故作從容，躬身說道，此事本來不怪弟弄，是非久而自明，既有先入之見，身是後輩，任憑處置便了，惡麻姑冷笑一聲，剛命下網，八指神姥喝道，且慢，此網休看細小，乃靈蛇背筋所製，比鋼還堅，又具彈力，緊勒身上，久必深嵌肉內，痛苦難當，我先見你，已得師門真傳，還不運用，要作死麼，元初早自暗中戒備，方說多謝婆婆，把真氣運好，網已當頭罩下，元初爲示此舉，由於敬師，不與尊長相抗，並非真個屈服，暗中運氣，故作從容，爲防彈力太強，一面把內家勁氣，充沛全身，使其堅如鋼鐵，一面把四肢，微微外撐，以免上來，便被網緊，惡麻姑見狀笑道，現將你吊在後進房內，每日仍給你兩餐，看你好漢，能裝幾天，話未聽完，全身已被道婆托起，到了後進偏殿，將人連網吊向樑上，便往外走，元初先未看起那網，祇覺非絲非棉，比鐵絲稍

粗，看去堅韌，上身微覺頗緊，也未在意，及至吊向樑上，道婆突將網結一收，不知用什手法，當時周身奇緊，又是懸空，上下兩頭，還好一點，臂腿等處，却不好受，真氣鬆懈，立被勒得生疼，如非得有真傳，隨時留意，幾被深陷皮肉之內，漸覺苦痛，晃眼天黑，老道婆送來飲食，元祢負氣不用，老道婆冷笑道，想放你下來再吃，那是休想，食水在此，祇肯服輸告饒，高呼查三婆，便來喂你，說完走去，元祢知他觀中香火，神情最是橫傲，想要罵他幾句，又恐秦瑛不久尋來，吃人的虧，祇得忍住，耳聽前殿，經魚之聲，好似觀中一人，正做夜課，心更氣憤，覺着口乾，忽然一條黑影，飛將進來，祇一閃，便到了樑上，身法絕快，心疑黑孩兒趕來解救，悄問是黑師兄麼，敵人師父交厚，不可強抗，來人已插口答道，我不是黑孩兒，這靈蛇絲所結的網，好不利害，這還不是那氣候長的一種，如都和雁山六友釣竿絲一樣，你早沒命了，想不到老東西，如此橫不講理，本來放你容易，爲了東方霞未歸，令師再一託我成全，你對此女，又無愛意，使你看他癡情，此時便又放走了，我不怕老東西，好便罷，如被看破，便來硬的，事情都有我呢，東方霞平日，守身如玉，對你情深愛重，你却辜負不得，且先下來，進點飲食，待我把這兩根主筋，給他破去，吃完再吊，就不妨事了，元祢忙問，尊公貴姓，來人答道，我名黑摩勒，說時，人已連網落地，網扣隨解，黑摩勒忙把所帶食物取出，元祢飽餐之後，又領去外面，解了一回手，盜了一壺好茶，與元祢同飲，說敵人驕狂性傲，此網利刃不斷，決想不到，有人敢來，我看你岳母，還有一點疼你，有我送吃的，主筋已毀，不致受傷，樂得倔強，我還將你吊起來罷，元祢果覺鬆便得多，祇比尋常網緊，不似先前，絲毫不能鬆懈，心中大放，黑摩勒縱向樑上，又和他談了一陣

，聞得前面，經聲漸停，方始走去，一會，道婆來問，可要飲食，元祜怒道，我是尊敬師長，誰還受你凌辱不成，餓死也不會在你手內屈服，道婆欲言又止，冷笑走去，似這樣，過了三日，再有一日，東方霞便到，也是黑摩勒，偏和元祜投緣，竟不捨走，又知觀中，三人行動，皆有定時，胆子越來越大，特意弄些酒食，與元祜抽空同吃，酒量又大，一吃便是半個把時辰，末一夜，竟睡在樑上未走，元祜先還担心，後覺無事，也就聽之，那知酒香濃烈，兩老最喜硬漢，見元祜不亢不卑，英雄氣概，難怪女徒垂青，已自暗中贊許，八指神姥，雖恨元祜薄情，也覺女兒，眼力不差，果然是個佳婿，祇惜被人奪去，雖然憤恨，因想等愛女回來，問明詳情，有無挽回，由不得生出愛意，一聽兩日夜，不進飲食，心情越發矛盾，憤怒漸消，起了憐惜，但知惡麻姑，冷酷無情，不聽勸解，正打算親身往看，放元祜下來飲食，稍爲鬆動，還未起身，事有湊巧，老道婆查三姑，乃金星神狹查洪之妹，曾受觀主和東方母女，兩次救命之恩，忠心已極，性情又和乃兄一樣剛暴，先恨元祜負心，惟恐下手不毒，後聽恩人，口氣緩和，背人示意，令勸元祜飲食，想起對方受激負氣，由於自己而起，先想元祜，早晚屈服，及見吊了三日，若無其事，便着了急，心想小恩人未歸，萬一雙方，尚有情愛，爲了做得太過，不能破鏡重圓，怎對得起人，越想越急，欲往勸解，剛一進門，便聞酒香撲鼻，原來黑摩勒，沒想到他此時到來，剛剛吃完，把人吊起，不特未走，酒罈也還尙在，見有人來，躲避不及，連罈帶上，黑摩勒性剛而急，藝高胆大，久候東方霞不歸，元祜每日吊在樑上，早就不耐，知道難免看破，正在伏樑下視，查三姑也是久經大敵人物，一聞酒香，便知有異，定睛一看，元祜面色紅潤，網形也似有異，怒喝小狗敢在你祖奶奶

前鬧鬼，留神你的狗命，元初原本恨他，也自回罵，時已晚課之後，室中祇有一盞昏燈，查三姑雖然生疑，急切間，還想不出什道理，也未看出樑上有人，因聽元初罵得刻毒，昔年凶威，不由暴發，怒喝小狗，你敢無理，飛身往上便縱，本意給元初吃點苦頭，身才縱起，祇聽刺刺連響，撲了個空，再看元初，已破網飛落，這一驚，真非小可，原來黑摩勒，藏在橫樑之上，知道事要敗露，暗取仙劍，橫插網內，本就一不做，二不休，好在元初已被說動，率性鬧個大的，又知三姑以前，橫行江湖，雖是好友查洪之妹，但是二人，宛如仇敵，查洪前妻，還未過門，便他誤殺，以致苦戀女鐵丐花四姑，幾乎身敗名裂，又見如此凶橫，酒醉任性，不由氣往上撞，所用仙劍，又是神物，手微一動，網便分裂中斷，元初落地，三姑本想一手攀樑，去打元初，一見網裂人下，心方憤急，叭吶一聲，頭上早挨了一酒罈，碎片紛飛中，仗着武功高強，不曾打悶過去，這一下，已挨得不輕，落地之後，急怒攻心，也不知顧那頭是好，因元初含笑而立，就在身前，剛怒喝得一聲小狗，待要上前拚命，猛覺身後，疾風飛墮，昏燈立滅，剛一回顧，瞥見一條黑影，腰眼要穴，早被人點了一下，當時目定口呆，不能轉動，隨見一個小黑人，拉了元初，便往外跑，元初不肯，說恐師長見怪，小黑人道，你本來好好吊在樑上，事情都是我幹的，與你師徒無干，我也不走，遠就在前面祝融峯頂，等東方霞回來，如肯嫁你，二女同歸，老怪物再不講理，或是過期不來，有本領，到秦嶺終南尋我黑摩勒便了，元初還似不願離開，黑摩勒已是不耐，回手便將元初，攔腰抱緊，往外跑去，三姑聽得畢真，幾乎急昏過去，滿擬後面，鬧得這凶，前面兩老，聞聲便要尋來，那知毫無動靜，待了好些時，才見八指神姥，帶怒趕來，見狀大驚，忙把穴道解

開，問知前事，越發激怒，原來八指神姥，正要往裏面來，忽聽叩門之聲，時已深夜，疑是愛女回觀，剛一開門，迎面便是一把沙土，因出不意，敵人來勢又猛，鬧得滿臉都是，怒火頭上，忙用雙掌，劈空亂打，一面急呼，姊姊快來，耳聽左側，有人喝道，老傢伙劈空掌利害，不可再上，惡麻姑一聽有警，知來強敵，剛一追出，不料也挨了一把沙土，總算稍遠，沒有打中，一聲怒喝，忙往外追，猛瞥見左側崖石後，黑影一閃，八指神姥，也說敵人，就在東面，沒顧得細看，忙往左側追去，剛到峯後，又聽峯右，有人笑罵，老傢伙不要臉，回顧又是一條黑影，兩老成名多年，威望輩分全高，從未受過這樣欺侮，先是氣憤頭上，因敵人全是一身黑衣，頭帶面具，輕靈矯健，行踪飄倏，宛如鬼物，當是一人，忘了分頭追趕，後來漸追漸遠，才覺出黑人，同是一般矮小，一個稍胖，互相呼喚，口音不同，內中一個名叫鐵牛的，不時還用石土打來，二人東西分逃，時分時合，追這一個，那個定必現身引逗，嘲笑不休，身法輕快已極，兩老那高武功，竟會沒有追上，又值天陰有霧，星月無光，全仗煉就目力，略辨形影，稍遠便看不見，敵人形如幼童，不特身法絕快，目力也似特強，追近天明，忽想起觀有藏珍，敵人一味引逗，並不對敵，莫要中他調虎離山之計，忙往回趕，忽聽曉霧迷茫中，峯頭有人大喝，鐵牛大胆，誰教你討厭，童三弟也不管他，快到這裏來，抬頭一看，霧氣甚重，並不見人，天色似有明意，知道目力吃虧，惟恐觀中有變，敵人聲影皆無，祇得厲聲喝罵了兩句，一同回觀，分頭查看，問知元祢，被黑摩勒逼走，自是急怒交加，兩老雖知黑摩勒，乃秦嶺飛俠婁公明，和七指神偷，對頭葛鷹的愛徒，身後兩人，固不好惹，本身也是神出鬼沒，不可捉摸，休說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並且也未必能有勝望，

無奈惡氣難消，騎虎不下，一時憤急心橫，便命三姑備飯，把多年未用的神魚劍，和專破內功的獨門暗器，子母飛針，取出準備，先尋黑摩勒，與之一拚，東方霞忽然趕回，一見母師盛怒誤會，竟疑心元祢，欺侮自己，違約負心，不禁想起前事，覺着事情冤枉，實是自己情癡太甚，元祢上來，便以禮自持，連話都未說一句，鍾情一人，原是他的好處，不過，福薄緣慳，相逢恨晚，如何能怪人家，因知兩老心性，非但黑摩勒，遇上元祢，也下毒手，心中老大不忍，便悲聲痛哭起來，兩老本極鍾愛，見狀越發心疼，互相撫抱慰問道，小狗如何欺你，快說出來，我必將他碎尸萬段，爲你出氣，東方霞又想起元祢，對他薄情，剛說得一句，他，他，祇無情於我，毫末欺負，跟着又悲聲痛哭起來，兩老心疼已極，東方霞仍恐元祢受害，把罪過全攬在自己身上，嗚咽着說了前事，惡麻姑厲聲喝問，徒兒你還想嫁他不嫁，東方霞因覺元祢，無意於他，又有秦瑛在前，便以勢力，迫他允婚，也無意思，如說不願，兩老性情，強橫剛暴，早晚必置元祢於死，心何能安，當時伏在惡麻姑的膝上，答不上話來，正自傷心，忽聽身後有人在喊，霞妹不要傷心，我請罪來了，回頭一看，正是元祢，已被擒住，雙手反綁，立在身後，三姑好似恨極，並用雙手，猛力將他左膀抓緊，元祢面不改色，知道三姑手狠，不禁大驚，又聽元祢，回臉怒喝，我爲霞妹，疑我薄情，已被好友，強行救走，特意來此辨白，本是自行投到，你這樣狐假虎威作什，把話說完，殺副任使，繃眉不是男子，東方霞見元祢，被綁甚緊，衣服也被抓破，早就心酸，再聽說是自行投到，越發情急，還未聽完，早縱身搶撲過去，不等三姑，舉手下打，用臂一擋，先將三姑，擋退老遠，然後橫身護住，便要解綁，元祢見他情急，那綁索是根絲帶，打成死扣，急切間，解不開

來，笑道，我因有人不許我還手，才被這老乞婆，見面不由分說，便即動武，我知不可理論，便由他去，我如逃走，也不會來，一根帶子，有什用處，說罷，雙臂一振，絲帶立斷，東方霞原是一時情急心慌，見了元祜，這一對面，反說不出話來，呆得一呆，想起片面思想，對方來意未吐，知是何意，這等惶急，豈不遭人輕視，再一回憶前情，重又勾動傷心，流下淚來，元祜剛喊得一聲霞妹，忽聽惡麻姑大喝道，你敢當我的面逞能麼，聲隨手到，一股急風，已隨人手撲來，東方霞聞聲驚覺，知道師父，爲了昨夜之事，怒火頭上，要下毒手，不及攔阻，隨手把元祜往旁一推，自己飛身迎上，哭喊是徒兒不好，與他何干，如何不尋黑摩勒，却來殺他，元祜忽聽倒地之聲，原來東方霞，情急救人，惡麻姑來勢太猛，竟被掌風掃中，跌倒在地，總算惡麻姑，收勢得快，否則，已無生理，就這樣，受傷也是不輕，惡麻姑因見元祜甚傲，又將絲帶震斷，不由勾動怒火，也未細想，猛下毒手，及至誤傷愛徒，一聽這等說法，八指神姥，又由坐上縱起，搶護在元祜的面前，知道小的未能忘情，老的有推愛之意，念頭一轉，覺着自己，不應如此，但改不過口來，強笑道，你母女既然如此，且將這人，交你女兒，命他拿我傷藥，把人醫好，三日無話，我再尋黑鬼師徒算賬便了，說時，元祜見東方霞，左肩受傷，已疼得臉都變色，知道惡麻姑，曾得師祖真傳，煉就道家罡氣，利害非常，來時，又遇愛妻追來，力言非將此事辦好，不能同回，東方霞也實情深可憐，爲救自己，身負重傷，不禁感動，忙趕過去，伸手要扶，東方霞剛把手一甩，瞥見師父，目注自己，隱蘊凶光，忙忍痛假笑道，恩師和娘，最是疼我，無一不可容恕，我也不怕羞了，我的房還在後院，你還不扶我進去，說時，元祜見他，頭上冒汗，疼得手都發抖，心更不

忍，暗忖他必嫁我，避什嫌疑，忙把玉手握住，左手扶向腰間，半扶半抱，剛往裏走，惡麻姑喝道，徐元祜，這是你造的孽，非你服侍不可，傷藥還不拿去，隨將房內新取出來的，兩包傷藥遞過，元祜說聲霞妹傷愈，再來請罪，隨即扶抱走進，元祜雖然情有獨鍾，一則，奉有愛妻之命，非此不可，二則，對方深情無限，爲他連受艱危，死裏逃生，人是那等美豔，又當負傷之際，本就由憐生愛，再加玉指春纖，入握如棉，軟玉溫香，宛然就抱，初近女色的少年，自更容易動情，把昔日一夫一妻的念頭，早忘了一個乾淨，臥房在後偏院內，相隔頗遠，見懷中人，疼得熱汗交流，嬌喘微微，由不得心疼已極，到了後院走廊，四顧無人，一時情不自禁，便就耳邊，低語道，霞妹你傷太重，我抱你走罷，說罷，鬆了右手，剛想把玉腿抄起，捧抱進去，東方霞忽然面容慘變，回手一推，冷笑道，誰再理你，隨聽噯呀一聲，幾乎跌倒，原來那一推，用力太過，臂傷加痛，幾乎暈倒，元祜忙伸手扶住，隨聽身後，嘆息之聲，東方霞回顧母親，正立在前殿轉角之上，忙假笑道，你看你，連個人都不會抱，掙帶子的氣力，那裏去了，元祜聞言，才明白他是恐怕自己，爲他母師所害，故意故作，實則心已寒透，照此神情，二女同歸，恐難如願，愛妻面前，如何交令，再者，情苗已生，非比從先，心中愁急，暗中叫苦，忙用前法，把東方霞，輕輕捧抱懷中，低聲求告道，好妹妹，不要怪我，並非薄情，到了房中一說，就明白了，東方霞見他，抱住自己，故意慢走，面帶惶急，一張嘴快要湊到自己臉上，心方一軟，猛又回憶前事，不禁心寒，重又傷感，把臉往外一偏，低語道，薄情人，休再理我，這是怕鬧出事來，反正不久出家，不會嫁人，才由你抱去，當我真個輕賤不成，還不快走，我要醫傷呢，元祜忙道，我真該死，祇顧見

你傷心着急，忘了快走，好妹妹切莫傷心，我實愛你，醫完傷一說，自然明白，邊說，腳底加快，一會走進偏院，臥室之內，因主人愛好天然，錦衾繡被，華美異常，東方霞肩臂奇痛，也不再掙，任其放向床上臥倒，元祜將藥取出，事前查三姑早把熱水送來退去，元祜先把丸藥與他服下，再將藥粉，調敷傷處，因東方霞，不肯脫衣，祇將靠肩衣服剪開，元祜見他柔肌如雪，又白又嫩，細膩圓融，滑不留手，祇血浸了三指大一塊，紅白相映，越顯嬌嫩，當時憐愛已極，東方霞面向裏臥，覺着包紮已完，元祜手還未放，側眼一看，元祜正朝自己呆望，頭已快親向玉臂之上，不禁氣道，你還不滾到一旁去，我手不能動，要踢你了，元祜低頭陪笑道，好妹妹莫生氣，都是我不好，容我給你蓋上，還有好些話要說呢，東方霞右耳貼枕，面向裏臥，忙用右手，把左耳按住，氣憤憤道，我不聽鬼話，你此時不能出去，可到那旁坐下，等我傷好，你去洞房花燭，我自削髮空門便了，說完，長嘆了一聲，元祜心越不忍，忙把被蓋好，見東方霞玉腿亂踢，不令坐向床上，祇得端了把椅子，坐在一旁，接着秦瑛所教，歷訴前情，說了兩三次，東方霞先頗動念，後聽他和背書一樣，連說三遍，一字不差，忽然有點醒悟，冷笑道，想不到你一個老成君子，竟會說得這麼動人，誰教你的，元祜畢竟忠厚，不善說誑，呆得一呆，連忙改口，始而分辨無人指教，後因東方霞，越說越氣，認定元祜，是怕把事體鬧大，影響他的姻緣，受教而來，末了，認憑訴說，全不理睬，元祜見他，滿臉淚痕，傷心已極，越生憐愛，一着急，便把秦瑛，如何救他，人又心高性傲，初遇東方霞時，也覺他貌美多情，秦瑛以外，尙是初見，一則，心中有入，不容再向第二人用情，又因陳叔青是好友，盛意相託，孤男寡女，同居一船，不能不避嫌疑，後來看出

生氣，雖想分辨，吐露真情，一則，拿不定是否真對自己鍾情，惟恐冒失，又想勢難兩全，稍一遲疑，人便走去，也曾縱馬急追，不曾追上，中途誤落黑店，蒙他暗中解救，才知真個有情於己，實不相瞞，彼時心意，祇有感激，因不能屈爲小星，再說，心上、也還未見，以爲雙方難處，尙無他念，等到西陵寨，看出他情癡太深，空自愁急，後又因此受傷，心越不安，因知老賊山規，照例將受傷來賓，護送出山，以爲是往賓館未走，自己事正緊急，沒有想到會負傷連夜回趕，殺賊之後，方始得信，同時，會見秦瑛一談，不但不以爲忤，反說他和你一見投緣，願爲姊妹，這才驚喜交集，分頭追來，我才到此地，便被岳母令師，用網吊起，爲憤侮辱，未進飲食，雖蒙黑摩勒救走，但是事由強迫，秦瑛也自趕來，說了幾句，心想不見你人，心迹難明，明知兩老，盛怒之下，決不甘休，爲你癡情所感，冒險自投，果然先被查三姑綁起，受他凌辱，令師又下毒手，均所親見，你想前人於我有救命之恩，曾拚百死，代報父仇，如若見異思遷，這等負心昧良之人，何值一顧，我不負他，就不會負你，前言雖他所教，也爲我二人，全都愛你，因我不善花言巧語，商量好來，至於兩老利害，我並不在心上，一則，黑摩勒已將事情，攬在身上，不問他能敵與否，以兩老多年威望，也應先去尋他，再說別的，我孤身虎穴，那多利害敵人，尙且不懼，況我不會虧心，有何顧慮，話未說完，東方霞忽然翻身坐起，元祢見他起得太猛，面有痛色，忙趕過去，伸手扶道，霞妹留神傷痛，東方霞回手一推，笑道，你不要假惺惺，我不怕痛，也不害羞，你既被我感動，照你所說，人家雖有救命之恩，上來却不愛你，連面都見不到，我已三次，爲你差點送命，雖然自輕自賤，情分總比人家深些，如能祇娶一人，你要誰呢，元祢脫口答道，我不

騙你，他相識在前，救命恩深，義無別顧，元祜說完後悔，那知東方霞聞言，並無不快，又問，我二人容貌如何，如無此事，到底你愛那個，元祜笑答，都愛，秋菊春蘭，各擅勝場，如先遇你，也和對他一樣，東方霞笑問，這話也許不假，要是我兩人，同時遇見，你却愛誰，元祜見他，笑容滿面，祇當回心，情不自禁，挨坐身旁，挽着右手，笑道，你二人能效英皇，天賜奇福，否則，便以雙方緣分，而定去留，你兩姊妹，都是天上神仙，我徐元祜，濁骨凡胎，一個秦姊姊，已覺無福消受，又蒙霞妹，癡情垂青，真乃幾生修到，元祜原因東方霞，任其並肩偃坐，握手溫存，毫不推拒，又是轉悲爲喜，淚光猶瑩，脂粉不施，自然玉豔，祇說大右轉機，一時得意忘形，加以天生至情，始終以秦瑛爲重，惟恐萬一敝齒，東方霞年歲稍大，故意喊了一聲秦姊姊，表示秦瑛，比他年長，那知東方霞，此時心情矛盾，既愛且妬，本在拿話試探，無如元祜，話甚有理，又無虛僞，正心中酸溜溜的，偏又無法挑剔，聽完，把手一甩，重又臥倒，元祜見他，又是珠淚盈盈，哽咽起來，說得好好的，還不知因何觸怒，忙卽俯身慇懃勸慰，問他何故傷心，連問數聲，東方霞嘆道，你的心，我已看透，不必說了，娘和恩師，心狠手辣，以爲我還想嫁你，特意借故，令你爲我醫傷，實則，我心已寒透，但恐累你夫妻，祇得老臉忍痛，由你抱來，既而一想，我縱橫江湖好些年，從未被人沾一手指，已然被你抱過，反正日內，便是空門中人，又不會再近別的男子，便由你去，後聽你說的話，頗近情理，才想試你真心，誰知還是無情於我，這還說他作什，元祜驚問，我實真心，何事多疑，東方霞道，別的姑且不說，我祇問你，既看我二人一樣，爲何又有偏心，元祜力辨，那有此事，東方霞冷笑道，你那意中人，我也見過，可惜不會問他年

紀，你在夢中，都喚他二妹，爲何方才改呼姊姊，分明假說姊妹同歸，不分大小，怕我比他年歲稍大，做姊姊，委屈了他，這點各憑命運的空名分，有無情愛，還在於你，都怕我出生早兩天，沾了他光，你也不是全不愛我，不過遠比不上人家，非做你二房，才趁心意，我沒他量大，也不講理，嫁你也行，有我沒他，有他沒我，你看着辦吧，再如花言巧語，我便死在你前，也不出什家了，說完，閉眼裝睡，一言不發，元祜才知弄巧成拙，知道對方，不可理喻，來時，秦瑛又語意堅絕，回去無法交待，再說，對東方霞，已生情愛，也自難捨，一時情急，便流下淚來，越想越煩，忍不住長嘆說道，霞妹不肯回心轉意，二妹又是那等說法，果然天生佳麗，一個也無福消受，還不如死了乾淨，說時，一不留神，將桌上橫放的寶劍碰落，連忙伸手收拾時，自來情愛越深，妬念越重，女子心細多疑，更善責難，東方霞負氣臥倒，話雖堅決，實則情更熱烈，表面不理，暗中留神，早聽出元祜，傷心愁急，心腸漸軟，事有湊巧，元祜說到生不如死，劍恰落地，東方霞知他爲人，忠厚至誠，以爲就要下手，心中一急，忙喝你敢拔劍，我先死與你看，話未說完，人早翻身縱起，連傷痛也不顧，搶向前去，正趕元祜，將劍拾起，話未聽清，誤以爲東方霞，要想奪劍自殺，兩下便扭將起來，元祜在西陵寨，曾見東方霞，對敵悲壯情景，知他性情剛烈，恐其真尋短見，死不放手，雙方同是誤會，東方霞力氣較弱，又負傷痛，情急無計，朝元祜手上，咬了一口，元祜負痛，再見東方霞，疼得花容失色，伸手想抱，微微一鬆，被東方霞，一把將劍奪去，扔向地上，氣苦急道，我教你死去，不會先殺我多好，省得礙眼，教你爲難，說時，元祜因劍被奪，也是驚慌情急，一把將他抱住，攆個滿懷，東方霞滿腹悲苦，累得氣喘，無力與抗，元祜

也會過意來，忙陪笑道，好妹妹，你對我真個情深義重，放着兩個天人，不到山窮水盡，怎會求死，我到怕你，……話到口邊，又縮回去，改口說道，我兩人全是誤會，那劍剛掉地下，伸手去拾，你誤以爲我要自殺，看你累得這個樣子，傷還未愈，多教人心疼呢，東方霞怒氣已消，聞言才知事出無心，並非自殺，暗忖如換常人，見自己這等情急，定必以假作真，借此要挾他，却實話實說，毫無虛假，又看出對自己，實是真誠熱愛，越發心軟，祇氣不過秦瑛，又無法改口，嬌嗔道，我是不願你爲我受害，以爲就這樣算了麼，傷處還痛，我力氣沒你大，快些放手，元初這次對面撲抱，正在神移心蕩，愛不忍釋，聞言抱持越緊，連聲央告，好妹妹，你和二妹，我一個也捨不得，恕我貪心，同嫁我罷，東方霞氣道，想得到好，你做夢呢，再不放手，我又咬你了，元初見東方霞，目注手上牙印，祇管面帶嬌嗔，却有憐惜之容，又未強掙，自更不放，口中求告不已，東方霞已早心活，見他那樣情急，方說，嫁你也行，剛才不說過麼，要我，就不要他，由你的便，元初急得臉漲通紅，還未答話，便聽門外少女接口道，東方姊姊，你當真不要我麼，容我一見，奉讓如何，二人聽出熟人，全都又驚又愧，忙即鬆手回看，來人是個蒙面少女，元初本不知秦瑛，中途救人之事，初見秦瑛，便教了一套話，迫令回觀，未說經過，因正抱人，惟恐疑他移愛，方自漸惶，忽聽東方霞，喊得一聲姊姊，原來是你呀，人早撲上前去，抱着來人，便要跪倒，來人正是秦瑛，已把面具揭下，將東方霞抱住，不令跪拜，說你我相知以心，相見以誠，你以後是我姊姊，何拘形迹，隨強拉到床前坐下，東方霞料知方才的話，全被聽去，越發不好意思，手指元初道，姊姊這等說法，妹子不是人了，我固不該對他太癡，他也實在令人難堪，我已欲罷不

能，不過見他對姊姊情深，視我如遺，惟恐不是心願，姊姊又是那樣大量，無法生氣，故意如此說法，先還不知姊姊，是我恩人，已然心許，休說深恩大德，便姊姊的才貌，我也自慚形穢，如何敢與相比，祇薄情人，妹子氣他不過，我祇算嫁與姊姊，終身追隨，爲奴爲婢，也所心甘，祇不理薄情人便了，秦瑛聽他，說話矛盾，知是欲蓋彌彰，暗中好笑，故意說道，我也不想理他了，因想姊姊下嫁，費盡心力，他背後之言，不必說了，無故尋死，他家祇此一條根，還叫人麼，東方霞心料方才說話，親熱情形，被秦瑛聽見，心中不快，借題發揮，又見元祜，因秦瑛始終不會理他，本急得心內打鼓，知道秦瑛，外和內剛，話更難說，一生誤會，便難挽回，聞言急得臉都變色，又不知說什麼好，神情甚是愁急，惟恐秦瑛，真個怪他，忙代分辨道，姊姊，不要冤枉他，他對妹子，雖是薄情，對於姊姊，却是真誠熱愛，明明可以哄我幾句，一句沒有，他那背後之言，至多把妹子，與姊姊相提並論，這還是奉命而來，姊姊再要怪他，就太冤枉了，秦瑛笑道，如此說來，你怪他薄情，也是冤枉的了，東方霞人雖天真好勝，也極聰明，聞言，知被秦瑛繞住，面上一紅，拉住秦瑛的手，面帶嬌羞，笑道，姊姊，你盡幫他，就不和救人時一樣心疼妹子了麼，早要有這麼好的姊姊，誰還想嫁他呢，我無一事，不在姊姊包含之中，不管他是非真心，我以姊姊爲主，命我如何，就如何便了，秦瑛見他天真，人又極美，拉着他手，笑對元祜道，我知你太不容易，如今一個，也捨不得放下，我見猶憐，休說你們男子，他又這樣癡情，你該如何報答這位姊姊呢，東方霞抽口道，姊姊，如此稱呼，方才我又爲此逗他，如不改口，妹子不安，秦瑛因東方霞，堅執不肯後來居上，幾經推讓，才定敝齒，二女仍恐對方，故意少寫年歲，最後各取紙筆

背人寫好生辰年月，當面開看，事也甚巧，二女同是二十二歲，並還同月，祇秦瑛早生六天，做了姊姊，傷藥靈效已生，東方霞傷痛漸止，祇紅斑未退，秦瑛又把自帶靈藥換上，元初對於秦瑛，夢魂顛倒，先當無望，不料又多出個東方霞，同是美豔如仙，容光照人，又都那麼文武全才，密愛深情，由不得喜出望外，望着二女，笑口常開，祇不敢過去親熱，正在爲難，忽聽秦瑛道，你不要快活，事情還未完呢，等我和霞妹商量，就知利害了，元初問故，秦瑛見他，欲前又却，笑道，不要這樣書獃子氣，要過來，就過來，我姊妹均非世俗女子，反正是你的人，並坐何妨，元初大喜，紅着一張臉走過，二女本來並坐，東方霞往旁一讓，元初便坐當中，一手拉着一個，方要開口，秦瑛低語道，你竟快活，可知事情鬧大，防被人聽去，喊你過來商量，當是和你親熱麼，元初大驚又問，才知秦瑛之師，女俠婁香，與惡麻姑至好，多年未見，來時恰在途中相遇，問知此事，交了一封信，令其投遞，元初一走，先向黑摩勒，勸了一陣，令其不爲己甚，女俠朱靈鳳，也同了丈夫李玉琪，一同起來，見黑摩勒好友童興，愛徒鐵牛，都在祝融峯上，準備對敵，問知前情，埋怨了幾句，黑摩勒素來不喜女子，對於靈鳳，却極信服，答應見機行事，決不過分，秦瑛便持書信，往見兩老，八指神姥，深知愛女性情，不嫁元初，一有九死，難得秦瑛，如此賢惠，又救過女兒的命，自願二女同歸，聞言甚喜，就吃點虧，也看在愛女佳婿身上，惡麻姑却因多年盛名，年將近百，受一後輩欺侮，立志拚命，明知秦嶺三公，均精劍術，黑摩勒得有師傅，不是好惹，無奈惡氣難消，決計第三日，去往峯上赴約，查三姑忠於主人，知他雖然也會劍術，並有一口好劍，仍不放心，私自趕往嶽麓山，好水溪，想把惡麻姑的好友，老仙童孫壽夫妻，尋來

相助，不問兩家勝敗如何，都是極大亂子，怎麼勸，也是不聽，對於秦瑛，却極喜愛，聽其自往後院尋人，對於元祜，也不再存惡意，事應三日之內，孫氏夫妻，乃有名的嶽麓雙俠，劍術甚高，爲人最重感情，同道又多，雙方勢均力敵，一個不巧，循環報復，永無休息，惡麻姑乃天門三老世妹，曾奉師命，令其時加照看，事由元祜而起，必須在此三日之內，化解此事，黑摩勒性傲胆大，決不服人，惡麻姑皮氣更暴，本來女俠朱靈鳳，可以解圍，偏又被查三姑，將孫氏夫妻引出，除非真有大情面之人到來，誰也無從化解，祇兩三天的功夫，休說無處尋人，就有也來不及，元祜聞言，自是愁急異常，秦瑛暗覷東方霞，始而面帶驚急，忽然低頭尋思，若無其事，笑問霞妹，有何高見，東方霞道，家師性情，我所深知，也許不致於此，今日妹子，受傷雖重，家師與姊姊，傷藥靈效，至多對時，便可復原，待妹子夜來，與家母商量，往尋一人，自有解救，不過，事應慎祕，不能洩漏，姊姊和元哥，不可過問，秦瑛先是將信將疑，後見東方霞，說得非常肯定，也就信了，三人均是屢經患難的伴侶，愁腸一去，全都欣幸，東方霞見時已不早，查三姑外出，觀中無人，欲取酒食款待，秦瑛說傷未愈，不令冒風，意欲代往，八指神姥，忽端酒食走進，說託附近民家買製，送來時，遇一瘦矮少年，拿了許多由城鎮中買來的酒菜，說觀中吃素，託與新來姓秦女客送去，所以這樣豐盛，三人忙起行禮拜謝，老年人多疼女婿，况又未生愛女，未從進門，便見三人，並坐說笑，元祜居中，十分親熱，好生喜慰，朝元祜看了又看，忽然面帶愁容，嘆口氣道，你兩個既然雙方願意，秦賢姪女，又這等大量，不回觀來多好，這都是我這小冤家，惹出來的亂子，還待往下說時，東方霞早走過去，攔道，娘自己先就性急，不問青紅皂白，便

下毒手，功夫稍差一點，還不被你老人家的銅仙掌抓死，人家因是你老人家的女婿，任憑凌辱，也就罷了，又將他吊了三日，黑摩勒是他好友，自然看不過去，如何能怪女兒呢，這都是那老東西的不好，狐假虎威，吊起不算，還不給人家吃的，他不大驚小怪，那有此事，娘也不看看女兒，受的什罪，這傷還沒有好呢，就埋怨人，八指神姥，一把將他攬在懷中，笑說，果然是娘和你師父，心急了些，陰錯陽差，鬧出些事，你師父氣得要瘋，東方霞不等說完，忙又攔道，娘我已有主意，包你沒事，祇不要再提，先機不可洩漏，免得我好姊妹擔心，我相識一個異人，自能化解，並且就住近處，我一去就尋了來，我替娘受過，娘今日也吃一點罷，八指神姥氣道，放屁，爲你不肯吃素，你師父又慣你，觀中祇你一回，就有暈進門，越來越不成樣，連娘多年長齋，也要開了，隨對秦瑛道，你姊妹和賢婿三人，多吃一點，床舖現成，就在裏間，原是查三姑的臥室，讓與賢婿，你姊妹同睡，我吃長素，與你們年輕人，也談不來，免你們拘束，我失陪了，秦瑛還要挽留，東方霞笑道，家母就是這個皮氣，如非爲了妹子，終日打坐念經，誰都不理，由他老人家去罷，人走以後，東方霞便將桌子拉開，三人同飲，秦瑛惦記祝融峯諸俠，想飯後往看，忽見兩條黑影飛墮，走進門來，正是黑孩兒，同了鹿生，說黑摩勒，因知查三姑妄請援兵，特命鐵牛拿信，在峯上等候，約會觀主，三日中午，峯崖相見，告以自己人多，不妨多約人來，一見高下，此係朱靈鳳之教，表面挑戰，實則打算釜底抽薪，免得當日動手，無法下台，留完信，便自走去，惡麻姑果然越想越氣，又聽三姑，約人相助，竟避人獨上峯頂尋鬥，見信大怒，告知鐵牛，到時準來赴約，往迴雁峯走去，靈鳳知道惡麻姑此行，必是往尋他多年未見的一位老尼，依了童興，

也想另外約人，靈鳳恐事關大，說青蓮老尼，本領雖高，人頗講理，閉關多年，未必能請得動，就請了來，也非無理可講，到是惡道太原三煞中的，七煞真人褚法章，因同黨黑煞神伍玉崑，被黑女王孤雲殺死，地煞星史通，被元祢內家掌法打死，本人又被秦瑛，削去四指，懷仇甚深，本意同了凶僧法空等，一般賊黨，趕往西陵寨，打算約人報仇，到後，不料元祢先上，賊黨見仇人武功這高，方自心驚，跟着老少異人，相繼出現，是利害一點的賊黨，多數傷亡，全寨瓦解，知道當時，有諸長老在場，仇決難報，想等會後，另約能手，尋找仇人報復，不知怎會打聽出秦瑛踪跡，帶了人跟踪尋來，到了衡山脚下，正遇查三姑，雙方以前，本來相識，三姑無心中，談起元祢，現在觀內，惡麻姑祝融峯赴約之事，因素看不起賊道，自身又是長輩，匆匆說了幾句，也未詳言，便即分手，惡道並不知對方主腦，是黑摩勒，但他所約的人，也是能手，又知元祢，人在觀內，就許趕來暗算，爲此送信警告，令各戒備，東方霞請二人，入坐小飲，二人笑說，來時已然飽餐，歸途黑摩勒并令童興，帶了酒食，令山民轉送，吃不下了，師弟今晚留意，我們走了，隨即辭去，一會，東方霞推說有話和娘商計，走向前殿，秦瑛見他，披好衣服，也未攔阻，走後，元祢恐秦瑛多心，忙走過去並肩拉手，方想開口，秦瑛把手，捏了一下，笑道，霞妹真好，我極願你愛他，我和他親如姊妹，什事無須避忌，你愛他，我祇有高興，方才情形，我全看見，無須表白，到是霞妹，看事太易，有點放心不下，他受師門恩重，如有差池，我們怎對得起人，元祢始終覺得對不起秦瑛，雖然會意，還想再說兩句，秦瑛先前在外窺探，深知元祢，對他情深愛重，並未得新忘舊，反因自己大量，更加感激，恐東方霞多心，在外偷聽，不願元祢，有所厚薄，見他

還想分說，嬌嗔道，問你正經話，怎不開口，廢話我不願聽，我的性情，你還不知道麼，元初無奈，忙陪笑道，二妹莫生氣，我還不曾開口呢，秦瑛聞言，也覺好笑，轉問元初，對於東方霞，是否真愛，元初見他說時，故意用袖遮臉，朝外把口一弩，又捏了自己一下，忙答，憑良心說，霞妹對我癡情，人又極好，身非木石，焉有不愛之理，起初是恐難處，以致辜負他的美意，不料姊妹，如此賢德，真乃夢想不到之事，此後，對你二位，全都敬若天神，決不違令如何，隨又說起來時，遇見杜良送信之事，秦瑛驚道，杜師弟真不好，起初對我用情，家母已有允意，我嫌他執袴氣重，也不投緣，示意拒絕，那日，忽因報仇之事口角，始而負氣，不再登門，後又百計圖謀，我自不允，未了，又乘我不在家，假作行刺之事，梅師伯本來不肯收他爲徒，祇是記名弟子，見他行爲，如此卑鄙，自然恨惡，重責了一頓，已下嚴命，不許向我纏繞，怎會命他來此投書，正說之間，忽聽颼颼連聲，迎面一蓬寒光，照準二人射來，秦瑛喊聲不好，忙把元初，往側一推，口喝留神臉上，同時，呼的一聲，那一蓬寒光，相隔二人面部，不過二尺，忽由側面，吹來一股疾風，全數擋向一旁，撞在牆桌之上，銀光閃閃，竟有二十來根之多，二人見那暗器，長祇寸半，前頭一個尖嘴，似梭非梭，後帶薄薄三片鋼翎，寬祇分許，來勢又猛又急，又是大片飛來，知道這類暗器，專打人的五官要穴，利害非常，心方一驚，床側已有兩條黑影，隨着方才那股疾風，往門外縱去，同時，又聽外面，一聲噯呀，緊跟着，縱進兩人，當頭一人，手中提着一個，黃衣矮瘦，滿臉寸許長絡腮黃鬚的刺客，與前三人，幾乎撞個滿懷，進門便擲向地上，口喝無知狗賊，也敢來我觀中找死，另一手還抓着一個少年，已被惡狠狠推向一旁，身後跟定東方霞和黑女，

原來當頭一人，正是八指神姥，先前二男一女，乃是黑孩兒，鹿生，同了薛紫烟，去而復轉，刺客已被抓傷，倒地不起，少年正是杜良，滿臉惶愧之容，互相見禮一談，原來黑孩兒，鹿生，算計尋道，既約同黨來此，必有陰謀，送信之後，出觀時，遇見紫烟，說黑摩勒，料定賊黨，必來行刺，令歸暗護，紫烟見時尚早，想偷聽三人說話，以便取笑，特由後房，穿窗而入，見東方霞走出，覺着無聊，方想出見，正趕刺客，暗放冷箭，被黑孩兒一劈空掌，橫打出去，釘向牆上，未及追出，來賊名叫小金猴茹清，本是賊道一黨，前數月因在途中，臥病將死，路遇杜良，見他異相，又問出會打好幾樣毒藥暗器，專破氣功，本想市恩收買，以備將來，暗算徐元初之用，這次奉命投書，原因乃師見門人，均已他出，祇他在側，又因杜良，屢次立誓改悔，想借此查探他的心意，那知冤家路窄，與茹清相遇，本還不敢如此大胆，去與賊道連合，後又遇見秦瑛，黑女走過，知爲元初而來，妬火燒心，頓忘利害，知二女過時，正藏林內，不曾見他，憤激之下，把心一橫，竟想脫離師門，去與賊黨連合，下手報仇，一同隱伏左近，聞報惡麻姑，已然離觀遠出，觀中祇一八指神姥，正好報仇，入觀時，聞得經聲，知正夜課，胆子更大，以爲小金猴，所煉毒藥散花弩，專打人的五官七竅，發時，由特製蓮蓬形的弩筒中，暴雨一般，激射出去，三數丈內，萬無生理，何況相隔祇有兩丈，也是二人，不該受傷，茹賊心計刁巧，以爲相隔甚近，無須浪費，省得取回費事，四十九枝毒弩，祇發了二十來枝，滿擬必中，床側忽飛出三人，將弩打向一旁，心方一驚，正想再發，猛覺頸間一緊，好似中了一把網鉤，筋骨皆折，周身不能動轉，被人擒住，杜良在旁，隔窗偷覷，忽聽驚呼，回頭一看，正是八指神姥母女，因在前殿念經，見愛女走來，正要

說話，聞得後院房上，有了聲息，其實那是黑女，隨後趕來，發現賊黨，往後偏院掩去，故意將瓦弄響，還以為來賊，決非元祜秦瑛之敵，本意想令黑孩兒等三人知道，不料東方母女，聞聲警覺，立時趕到。八指神姥，心辣手狠，所煉銅仙掌，何等利害，上次對付元祜，並未施展全力，想留活口，元祜又得師門真傳，脫身得快，尙難禁受，何況常人，茹賊筋骨，當時被抓裂了兩根，痛暈過去，杜良方自驚惶，總算看在乃師面上，未下毒手，祇一把被其扭住，那裏還敢倔強，到了裏面，八指神姥，怒問杜良，來此何幹，杜良嚇得戰兢兢，答不上話來，目視秦瑛，乞憐求助，茹賊也自痛醒，八指神姥，見杜良未答，冷笑一聲，隨向茹賊喝問，茹賊吃過苦頭，又見室中，全是能手，知逃不脫，到也光棍，便把來意，照實說出，八指神姥，聞言大怒，冷笑道，狗賊胆子不小，話未說完，先朝茹賊走去，茹賊剛剛站起，明知凶多吉少，妄想拚命，無奈頸骨已裂，筋也扭傷，難於用力，口中答話，強忍痛楚，手剛伸入囊中，另另一件毒藥暗器，還未取出，一股掌風，已隨那兩隻鋼爪，當胸壓到，想逃無及，一聲慘嗥，胸前肋骨，立被抓裂，再一掌打翻在地，鮮血上湧，死於非命，八指神姥，生裂完了茹賊，怒喝一聲，二次轉身揚手，又朝杜良抓去，杜良早已嚇得面無人色，自料必死，剛跪地上，喊得一聲，婆婆饒命，忽聽衆人，連喊母親，伯母，且慢，兩旁人影亂閃中，東方霞，秦瑛，首先一邊一個，將八指神姥兩膀抱住，不令下手，元祜更搶在前面，面獲住，連喊岳母饒他一命，黑孩兒，鹿笙，也將杜良拉向一旁，八指神姥，見衆人求情，手指杜良，怒喝道，你這玷辱師門的畜生，如不看在我兩個女兒，和女婿來客分上，今日休想活命，還不快滾，杜良面帶驚愧，未尋開口，黑孩兒對友心熱，終覺同門之誼，相好在

前，手拉杜良，朝元祊使一眼色，喝道，師弟還不快走，元祊會意，忙趕過去，二人拉了杜良，正往外走，剛出偏院，杜良忽朝元祊，回身一揖道，小弟此次，雖蒙你夫妻海量，以德報怨，我也無顏，尤其師父知道，萬難容恕，我與你本來一見如故，同門至交，全由秦師姊一人而起，可見女人，實是禍水，我已決計出家，望見師父，代我請罪，求其原恕，不過，賊道所約的人，大有能者，今晚行刺，本非賊道之意，乃是小弟妬心太重，茹賊又自告奮勇，本想殺你一人，不料茹賊，連秦師姊一同下手，我正驚急，幸而五行有救，全未受傷，賊黨因知觀主利害，本心還想連爲一起，恐生誤會，或者期前不會再來，到日却須留意，黑孩兒笑道，師弟，你真蠢得可憐，連對方主腦是誰，都不知道，便自盲從，賊道以爲約有能手，祇想乘機報仇，却不想觀中兩老，何等威名，如非對手，豈敢招惹，出家不必，不過有此一舉，將來徐師弟，代你求情，容易說話，也好，請自收心珍重，到時，我再尋你便了，三人邊說，邊往外走，剛到前殿，忽見殿前月亮地下，橫倒着幾個死人，一條黑影，正往外跑，黑孩兒縱身一躍，方喝回來，那人也自轉身，正是黑摩勒的愛徒鐵牛，因地下死尸，有六人之多，微聞杜良驚噫之聲，互相一問，原來賊道褚法章，恨極三個仇人，遣走刺客以後，正值所約異人趕到，忽想乘機手刃仇敵，萬一遇阻，便由那異人，去敵八指神姥，自率幾個能手夾攻，好歹也將仇人，亂刀分尸，報完前仇，再打主意，剛到前殿，不料黑摩勒這一面，高人太多，又邵機警神速，他的一言一動，全都知悉，所約異人，恰又是丐仙呂瑄的，兩個門下，與黑摩勒，淵源甚深，越有成算，早在暗中趕來，就偏院說話這一會功夫，黑摩勒先由後面，把所約異人截住，引向一旁，告以經過，異人聞言大驚，反恐黑摩勒，向

乃師告發，打了兩句招呼，便自退去，賊黨還不知道，見殿中靜悄悄的，正往前走，先被童興一飛丸，打死一賊，緊跟着，男女諸俠，一齊出現，賊道迎頭遇見朱靈鳳，聽出是昔年女俠江小妹，知道不妙，未及開口，吃靈鳳一劍殺死，靈鳳心慈，見賊黨已死六人，兩個負傷，還在拚鬥，知想等待援兵，丈夫性已疾惡，童興，鐵牛，更是利害，還在追殺，忙即喝止，自道衆人姓名來歷，羣賊才知對方爲首的，竟是江南飛俠黑摩勒。所約異人，已然知難而退，不由忘魂皆冒，紛紛逃去，黑摩勒也自走進，說賊黨如此膿包，首惡盡除，由他逃走也好，隨命鐵牛，把死尸乘夜棄入深澗，說罷，走去，鐵牛不願當此苦差，想向師父說，惡麻姑以老賣老，不如留給他看個榜樣，正往外走，衆人便由後趕來，黑孩兒笑說，你師父皮氣古怪，如何違背，左近便有山溝，我們幫你棄去如何，隨聽身後咒罵之聲，正是八指神姥，提了賊尸走來，見狀問知前事，又好氣，又好笑，說殺得到是痛快，玄門清淨之地，却被污穢，賢婿回去，諸位有事任便，乘着觀主未回，都交我罷，隨朝杜良，怒視了一眼，黑孩兒忙拉杜良外走，元初也想送去，黑孩兒道，話已說明，你回去罷，鐵牛也自跟出，元初見那多死尸，笑問岳母，由小婿幫同收拾罷，八指神姥笑道，你世家子弟，弄不慣，好在祇有賊道，是劍所殺，流血不多，這類事你不會幹過，其實容易，你快回去，不要看了噁心，不消個把時辰，全乾淨了，進去對他兩姊妹說，害已除去，祇等霞兒師父，這個難題了，元初祇得回走，到了房內，談起前面之事，東方霞喜道，我最愁的就是這些賊黨，剩下師父一人，不論請得誰來，我都不怕，我請那人，面子大得多呢，天已不早，元哥請往後房，我和姊姊，還談心呢，元初平日雖然老成，這時知事已成定局，對着兩個如花似玉的，未來愛妻

，如何捨得去睡，忙對秦瑛笑道，這時不過亥初，難得苦盡甘來，霞妹聽你的話，好在你們的事，不會瞞我，代我講情，讓我也聽幾句如何，秦瑛笑道，自來客隨主便，霞妹是主人，自然得聽他的，你如對他真好，便不應該違背，元初因先前，曾和東方霞，說起秦瑛巧語逼他，不許違背之事，恐東方霞又多心，忙道，我聽，明日早起如何，東方霞見他神情依戀，裝未看見，也不送往後房安置，自和秦瑛，和衣臥倒，秦瑛更是不理，元初無法，祇得去往後房，躺在床上，聽二女啾啾細語，談笑甚歡，雖然暗幸二女這等和美，祇是心癢難搔，越想婚後光景，越得意，正在轉側，不能入夢，待了一會，忽聽秦瑛笑道，我受伯母和你的恩，已然說明，該安心了吧，他兩姊妹，由廟後出去，說來消夜，怎此時不來，東方霞道，娘已多年，不下廚房，爲感姊姊情義，又不願動葷，見有兩樣酒菜未動，又知姊姊江南人，愛吃甜的，特意做兩樣甜點心，連同廟中特製素麵，請秦姊姊，和來客消夜，同住在此，聚上兩日，再同回轉仙都，不是好麼，元初一聽，二女還約有黑女，紫烟，一同消夜，心想二女，又無背人之事，秦瑛恐人多心，自是難怪，東方霞此舉，分明是逗自己着急，此時雖未成婚，不能真個銷魂，飽餐秀色，略爲親近，總可辦到，偏不令出去，令人可恨，反正你是我的，至多挨上一半月，到家成婚，看你如何避我，正在心煩氣悶，想想這個，想想那個，愛恨交集，忽聽東方霞，笑對秦瑛道，姊姊，一會客人就來，教他出來罷，一個人在裏室，怪可憐的，省得他看不見姊姊，恨我，秦瑛笑道，你想他，便教他來，莫要推在我的身上，你以爲我，和他親近麼，連今天算起，見面的時候，恐怕還沒有你多呢，我就嫌他不老實，客到，再教他來也好，元初聽出二女，故意捉弄，忙應聲道，我睡不着，讓我出去，口

都不開如何，隨說，人早起身，往前屋走去，到了床前，東方霞伴嘆道，姊姊還未發令，誰教你來的，元祢笑答，你不是說我一個人在裏面可憐麼，東方霞道，就算我叫你來，我姊姊還未發令，你聽我話，不聽他話麼，元祢見秦瑛，這時，手撫床欄，嬌軀斜倚，一雙秀目，望着自己，一言未發，恐其多心，慌道，二妹教我聽你的話，我聽你的話，就是聽他的話，說完，方覺語病，東方霞笑道，如非姊姊有命，你是不會聽我話的了，秦瑛見元祢，被他問住，答不出來，直說那有此事，臉急通紅，微笑道，霞妹不要逗他着急了，又對元祢道，你真是書獃子，你不會說，你姊妹情如一人，聽他，就是聽我，聽我，就是聽他，話不就圓了麼，元祢見東方霞，在和秦瑛霎眼，才知故意取笑，又見二人，一個體貌稍豐，肥不露肉，一個玉立亭亭，瘦不露骨，又都是那麼玉膚如雪，光豔照人，尤其是秦瑛那雙腳，看去平整瘦小，不加人工，自然纖秀，想見脫將出來，脛跗豐妍，入握如棉之妙，自從初見，便深印心頭，祇說似此天人，能得再見，已是萬幸，想不到皇天不負苦心人，歷盡艱難，終成連理，不久便可隨意把握，着意溫存，再見東方霞，那隻粉鑄脂凝，春葱也似的玉手，與秦瑛半曲的一隻右足，同攔床沿之上，相距才祇尺許，由不得越看越愛，越想越得意，一時情不自禁，雙手齊伸，正想一邊一個，那知手還不會挨着，二女似早防到，一個將腳放下，一個將手，藏向身後，全撲了空，元祢涎着臉皮，還未開口，秦瑛已先嘆道，不放你出來，就爲你不老實，以前見你老成，爲我不易，西陵寨後山見面時，看你可憐，心想我非庸俗女流，已有尊長之命，心許身歸，反正是你的人，才容你並坐說笑，妹妹也因對你癡情，有意相試，才容你稍爲親近，你便由此上臉，不動手，就動腳，固然早晚是你的人，如被外人

看見，豈非笑話，再這樣，我姊妹都不理你了，元初此時，雖對二女，同是愛極，因秦瑛素來端靜，愛中更加了幾分敬畏，當他有氣，慌道，二位妹妹，不要怪我，下次不敢了。隨聽有人接口道，姊夫不要害怕，我們如若晚到一步，你也不會受氣，他這是假話，我們不來，秦姊姊就會說你了，元初回顧，正是黑女，紫烟，說笑走進，東方霞忙問，朱姊姊怎未光降，不肯來麼，此時又無法去看他，紫烟笑道，他夫婦和黑摩勒他們，另有去處，我二人好不容易才尋到那家，主人侯紹也是有名人物，連他兄弟江明，全在那裏，他夫妻說這裏事完，同往浙江，爲二位姊姊賀喜，並攬仙都五雲之勝以問舊遊，期前不會來了，正說之間，查三姑忽來，隱設酒果，跟着，又端來點心，東方霞自免不了埋怨幾句，隨同去廚房，幫端點心，衆人也未在意，談笑甚歡，並在房中，新設一床，四女在外同臥，子夜過去，元初連經二女催促，方回裏房安睡，大家歡聚了二日，惡麻姑始終不會回庵，第三日清早，東方霞推說所尋的人，已令三姑，前往致意，尙須往迎，請衆人先去祝融峯上赴約，那祝融峯，乃衡山最高險處，廟在峯下，峯腰有一平崖，乃雙方約鬥之處，對面有一平地拔起的孤峯，高祇二十來丈，但是下臨絕壑，底下怪石如劍，根根上豎，形勢奇險，稍爲失足，休想活命，元初夫妻到時，黑摩勒這面的人，除李氏夫妻外，已全到達，對方人尙未到，中午將近，先來了一男一女，年紀均在七旬以外，見面便朝黑摩勒道，老夫孫壽，內子李晚，久聞你年紀輕輕，便享盛名，我如和你動手，顯我以大欺小，我今日也不與你比什劍術，帶來三樣小玩意，不妨彼此一試，如敗你手，我夫妻永不出世，你如不能交卷，逸領原人回去，休管這裏閑事，說完，便由身後大革囊內，取出一根鐵棍，兩枚同樣大小的石球，笑道，這石球任你挑

選，我先做個樣兒，試完這兩樣，再說如何，黑摩勒知道好水雙仙，內外功均臻化境，向不服人，但他雖喜感情用事，人却極好，聞言笑道，你不要說了，我知賢梁孟，內家勁功，已到絕頂，承你的情，出此題目文比，我念你成名不易，平日爲人不差，決不使你下不去，祇管先請，我奉陪就是，孫壽聞言，點頭微笑，先將那比飯碗還大的石球，拿在手上，祇一搓，碎石便和粉一般，紛紛碎落，越搓越急，晃眼，石球由大而小，全數成了粉灰，洒了一地，孫壽將手一拍，笑道，你來，黑摩勒道，不忙，率性把那一樣做完，省我洗兩次手，費事，孫壽笑喝一個好字，便把那茶杯粗的鐵棍，拿在手裏，祇一繞，便和長蛇一般，盤成七八圈，繞向背上，然後抓住一頭一抖，立時挺直，又成了一根直棍，笑說你且試來，祇有老夫一半，便無話說，黑摩勒道，各人手法不同，功力深淺，總看得出，隨將石球拿起，用手一搯，便碎了一塊，再用兩指一捏，照樣成了細粉，似這樣，一會功夫，便將那碗大實心堅石，連搯帶捏，成了一堆石灰，跟手抓起鐵棍，結連幾灣，亂盤成一圈，然後故意說道，我人小棍長，沒法復原了，隨用二指，朝那鐵棍夾去，隨手立斷，剪未一半，孫壽面容突變，方喝不必賣弄，還有一件，話未說完，猛聽一聲怒叱，由下面飛也似，縱上一人，衆人一看，正是惡麻姑禱慧，如飛趕上，見面大喝，孫老俠此是查三姑多事，我不須人相助，待我與這黑鬼，一分高下，說時，孫壽已由身後囊內，把手一揚，祇見一根接一根，精光閃閃，一線銀電也似，朝左側一株，粗約兩抱的，大樹上釘去，晃眼那長約三寸，兩頭尖的鋼梭，不下三四十根，一齊釘入樹內，與樹齊平，釘成一朵梅花，未等開口，惡麻姑便自縱到，說完，回手一揚，照準黑摩勒，就一劈空掌，黑摩勒笑喝道，久聞惡麻姑的大名，我到看看

你內家罡氣，有多利害，隨說，把手中鐵餅，往上一揚，祇聽呼的一聲，黑摩勒用多半段鐵棍揉成的鐵球，立被那一掌，打扁了好些，黑摩勒笑道，果然有點門道，我也還你一下，隨將鐵餅甩掉，也用左掌，劈空打來，惡麻姑這一掌，用了九成力，滿擬所煉內家罡氣，曾下一甲子苦功，從未間斷，黑摩勒縱精此道，功力決不如自己，那知對方，天生異稟，得有異人傳授，人更精靈狡滑，先用鐵餅，試出他真力罡氣稍強，表面還手，實則寓守於攻，並不和他硬碰，專用卸字訣，然後乘隙反擊，這類施展內家罡氣的劈空掌，打人時，必須防到對方反擊，否則，無論功力多深，中上一下，也是不輕，惡麻姑因上來一掌，黑摩勒手中鐵餅，雖然打變了樣，人却一動不動，看出利害，不敢大意，又見對方，時快時慢，時輕時重，能躲就躲，並不一味用掌風來擋，稍有空隙，立時反擊過來，來勢又快又狠，暗忖小黑鬼名不虛傳，所用寶劍，更是神物利器，自己那口神魚劍，恐非其敵，萬一失敗，多年成名，付於流水，以後如何做人，不敢怠慢，於是雙方，各在丈許以外，揮動雙掌，環成一圈，劈空對打起來，祇聽掌風呼呼亂響，一下打空，掃在左近樹石之上，立時粉碎，打了數十個照面，棋逢對手，難解難分，秦瑛等見兩下越打越猛，知道二虎相爭，必有一傷，東方霞所約排解的人，怎還未到，方自愁慮，一面和黑摩勒打暗號，令其不可施展殺手，一面元祜夫妻，更朝惡麻姑，連說好話，請雙方停手罷戰，孫氏夫妻，本想出手，一則，雙方單打獨鬥，不便上前，又見對面敵人許多，並無鬥志，反到苦口勸解，漸漸悟出事由誤會，也在旁相助解勸起來，惡麻姑久戰不，又見東方母女，不會在場，以為他母女，偏向敵人，左右為難，避而不見，越想越恨，怒喝小黑鬼，休要逞能，似此打到幾時，我無暇和你糾纏，可

將你那寶劍，施展出來，與我見個高下，說時，伸手拔劍，一道寒光，方自出鞘，黑摩勒知他劍術，不是尋常，大喝我已再三相讓，真要分個高下不成，隨說，伸手一招，旁立鐵牛，早把乃師所交長劍，如飛捧過，黑摩勒手伸處，一枝帶着丈許長芒尾，宛如一泓秋水的長劍，也自隨手而出，惡麻姑見對方寶劍，宛如靈蛇吐焰，閃爍不停，劍術不說，但論敵人的劍，也自相形見絀，心方一驚，自知敗多勝少，剛咬牙切齒，把心一橫，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雙方劍拔弩張之際，秦瑛見東方霞，所請異人不來，還在其次，朱靈鳳夫妻，怎也不見，黑摩勒已將劍拔出，眼看雙方，快成死鬥，除了靈鳳，無人能止得住，心中愁急萬分，正催元初，快將黑大哥攔住，忽聽空中，有一女子，哭喊師父停手，抬頭一看，絕壑對面孤峯上，有一女子，用一根長繩，攔腰繫住，由峯頂向外凸出的怪石之上，懸將下來，手持一劍，高聲哭喊，正是東方霞，這一來，眾人全被鎮住，元初，秦瑛，黑女，紫烟，四人，更急得跳脚直喊，霞妹不可如此，快請下來，有話好說，元初更乘機抱住黑摩勒，跪地求告起來，東方霞懸處，就在對面峯頂，雖不甚遠，但是中隔絕壑，下面利石如林，眾人休說無法飛渡，就過去，也無法走上，必須由下面繞越過去，鹿生，黑孩兒，童興，江明四俠，見狀早如飛往下馳去，東方霞將手中劍，攔向長索之上，高聲哭喊道，師父如念弟子苦命，雙方釋嫌修好，感恩不盡，否則，弟子雖蒙秦姊姊厚愛，親如姊妹，但是恩師與母，親由此失和，弟子如何爲人，祇好用劍，將索斬斷，不想活命了，說時，又聽遠處哭喊之聲，眾人側顧山下，又有兩人，相繼如飛而來，惡麻姑自見東方霞，懸身半空，始而也是滿臉驚惶，趕向崖前，把手連搖，正要開口，一眼瞥見對面峯腰上，有一崖洞，似有人影一闪，再定睛一看，

這面峯上，也有一根長繩，直垂壑底，因在鬥處側面，看不甚全，忽然醒悟，忙即改口，戟指大喝道，徒兒，你要拿死來要挾我麼，東方霞哭喊道，弟子不敢，師父既不開恩，也罷，東方霞原是情急無計，想下這條苦肉計，以爲師父鍾愛，決不忍他葬身絕壑，一聽口氣不妙，暗忖我雖得嫁徐郎，母師失和，萬事由我而起，以後何以爲人，一時悲痛過甚，犯了烈性，那口劍又極鋒利，風力太猛，無形中已被割斷了一小半，那再禁得起橫心一按，當時中斷，由相隔二三十丈峯崖上，往那絕墜之中，直墜下去，衆人見狀，全都胆寒，元初，秦瑛更是跳脚哭喊，飛一般往下想縱，惡麻姑，黑摩勒，雙雙搶上，一人一個，將二人攔住，剛喝你們要作死麼，隨聽身後，有人喝道，還不是你這孽障害的，話未聽完，對面壁洞上，忽飛起一根長繩，繩頭上繫着一個女子，由對峯越崖飛起，東方霞人正下落，吃那女子，喊聲震妹不怕，一把撈住抱緊，二女身形，微微往下一沈，便被那根長繩帶住，臨空往崖這面飛將過來，同時，下面又縱起一條人影，朝那長繩，一劍斫去，當時斬斷，伸手一擋，二女同時下落，隨一老道婆，如飛撲上前去，正是八指神姥，抱着東方霞，便大哭起來，原來靈鳳，昨夜無意中，發現東方霞獨自一人，帶了一條長繩，偷偷跑上對峯，將繩繫在怪石之上，人繩下去，試了試，再援上來，將繩藏起，匆匆回觀，憇憇乃母，令往迴雁峯，去求青蓮大師講和，靈鳳知他，將用苦肉計，惟恐萬一短見，或是一時疏忽，弄假成真，青蓮大師，閉關已久，惡麻姑又不好說話，連夜趕往附近好友小鐵猴侯紹家中，借來多年未用的百丈飛索，令呂氏雙俠，藏在祝融峯頂，以作接應，對面峯腰，恰有一洞，除了呂氏雙俠和丈夫，誰都不曾告知，自帶飛索，天明前，便由對峯，飛將下去，藏向洞內，待機救人，飛索

甚長，先垂壑底，又在峯側，所以衆人，均未發現，惡麻姑本已心軟，因是行家，認出飛索來歷，知道有救，又疑兩下串通，心中有氣，不料決裂的話，還未出口，人已從空下墮，一見衆人哭喊情急之狀，心中也甚憂急，剛趕向前，把秦瑛攔住，靈鳳已照預計，把人救回，李玉琪雖知愛妻，劍俠中人，畢竟形勢奇險，不等盪向這面峯上，縱身接引，將索斬斷，一同走上峯來，雙方已然和解，後來那人，是一白眉毛的老尼，身着白衣，生得慈眉善目，面如紅玉，惡麻姑見是前日叩關不應的老前輩，青蓮大師，忙即跪下，大師隨向二人笑道，出家人最忌殺孽，無論是誰傷亡，都是作孽，如非有人解救，豈非罪過，我與你兩家解和罷，惡麻姑經此一來，已然消氣，東方母女，又在旁哭訴，直說好話，越生憐愛，笑問黑摩勒，你意如何，黑摩勒笑道，青蓮大師，前輩神尼，有他老人家出面，你便打我，也不還手，大師笑道，善哉善哉，貧尼此來，也是多此一舉，我回山去了，東方母女，和惡麻姑，隨請衆人，同去觀內款待，衆人全都應諾，拜送大師之後，同去觀中住了一日，次早留下查三姑守廟，祇孫氏夫妻，作別回去，餘人一同回轉仙都山，男女雙方，見過師長母親，便即成婚，元祢因見東方霞，爲他出死入生，大爲感動，對於二女，一樣恩愛，由此夫妻三人，一同隱居山中，白頭偕老不提，全書完。

還珠樓主：皐蘭異人	二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四十五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冊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二十五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冊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十一
還珠樓主：冷魂嶸	冊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	二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三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一五
還珠樓主：黑孩兒	冊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三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二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一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版

武俠小說 黑孩兒 第三集

基本定價國幣三元四角

著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

特約發行地址

常州青年書店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廈門新綠書店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黎書局	徐州新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還珠樓主
成名傑作

蜀山
劍俠
傳

一至四
集已出齊

歡迎同業批發歡迎整購全部特別優待

神怪武俠小說空前精彩第一巨著
讀者愈久愈眾歷久不衰唯一偉構

情節離奇 興趣濃郁 文筆優美
描寫細緻 結構謹嚴 氣勢充沛

緊張、熱烈、恐怖、詭秘、雄偉

俠客除暴安良 劍仙斬妖降魔

強中更有強中手 能人背後有能人

衆妖魔張牙無爪 各劍俠神出鬼沒

看得你愛不忍釋 看得你廢寢忘食

看得你拍手稱快 看得你俗慮全消

本書爲還珠樓主一鳴驚人刻意經心成名之作。自第一

集出版以後。佳譽雀起。讀者歡迎。如瘋如狂。盼望續集

。如飢如渴。良以樓主學養精深。見多識廣。足跡遍歷名

山大川。博聞天地間奇情怪事。著爲小說。深入淺出。雅

俗共賞。故能不脛而走。使遠近讀者。望風而歸。聲勢浩

大。無與匹敵也。內容雖神怪至於不可思議。而加以阻嚼

。無不合於古今哲理。中外人情。絕非信口開河。胡言亂

語者可比。所有盈虛消長之理。邪正生剋之勢。風雲雷電

之變。情愛淫慾之別。山水花草之美。生死病老之苦等等

。均有極切實之發揮。否則何能抓住讀者心魂。得廣大讀

者之嘆賞哉？愛讀長篇小說諸君。幸勿失諸交臂。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正氣書局 電話九三〇六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2194B

